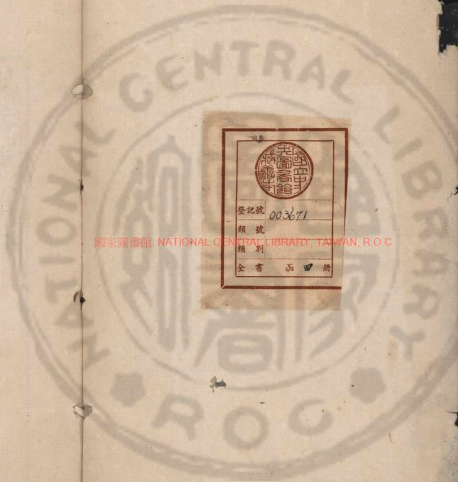




3465919 v.1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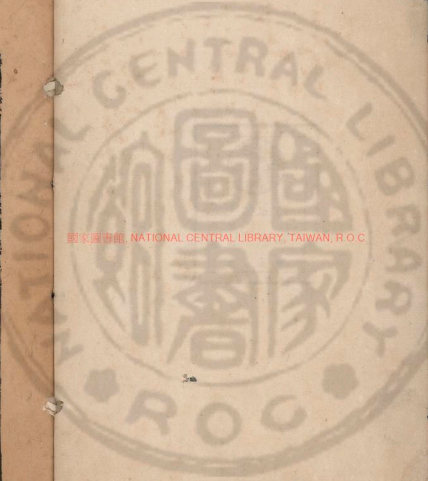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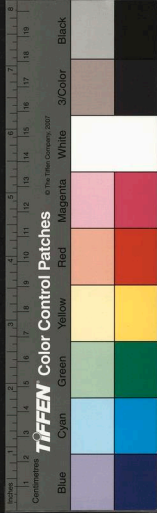




偈庵集自序  
昔年楚遊婁居士賦止弁詩諷令  
斷歌余嘗以月之朔望持八關齋  
止聽音樂自求遠離願當齋日閉  
閣晏坐焚香冥經癖如枯禪而境  
移物誘若或燒之當其水上忽發  
鄰牆自來雖悟聲空終難聞盡所  
謂止動歸止三更彌動也當在武  
昌獨居逾年寢食寤寐專持首  
楞嚴偈及留上黨自署其室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偈庵要令當境了心當處解脫  
庶幾六用一切如淨交蓋如妙蓮  
華不離音聞而得自在於凡應  
俗假借之文在笥記序之作若干  
首分上下卷摠用偈庵名篇四明  
謝侯遂并刻之崇禎己巳松圓老  
人程嘉燧題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閔翁少峯八十序

李翰林遺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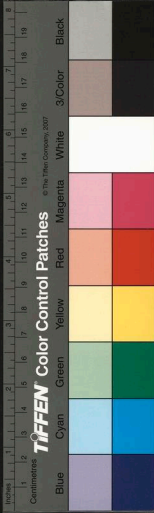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題子柔襍懷詩卷後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張母八十壽序

唐叔達咏物詩序



李毋沈夫人壽序

壽金子夙先生七十序

浪淘集序

松寥詩引

溪堂題畫詩引

李宋倡和詩序

恭賀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 觀序

送分守冀南道大叅新蔡閣公 入賀序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管分巡冀南大叅唐公送行序

從兄懷泉翁偕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奉送巡飭冀南大叅魏公入賀 登極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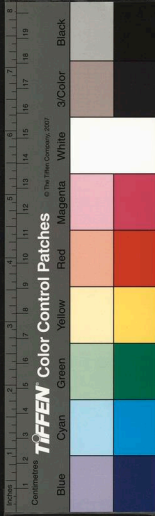
壽聖節序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叅魏公燕喜序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侯氏世畧序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 觀序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亞中大夫 節鎮冀南叅知閣公壽序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楊公壽序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 觀序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臨安至昌化

自昌化至蜃溪

發淳安記 密山諸巖

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

至捨身崖記

遊宮西觀三姑五老峯記

冷泉亭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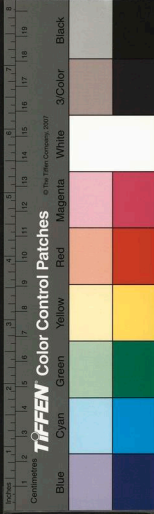
新築皇華館記

重脩四貞祠記

重登百谷山觀泉巖遊記

重建巡視厥庫科道題名記

時氏引約堂記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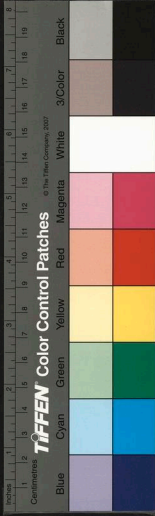
松圓偈庵集卷上

新安 程嘉燧 孟陽 著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萬曆戊戌孟春子柔之尊人壽七十先是先生之女若壻將獻綦履爲壽先生辭焉故凡我親朋皆莫克登堂奉觴以爲闕於綢繆之文嘉燧獲侍先生之日久矣見其家人父子之間深有以自得者則世俗一日讎賀之樂宜其視爲煩且勞也先生少業科舉踰壯不售聚徒授經以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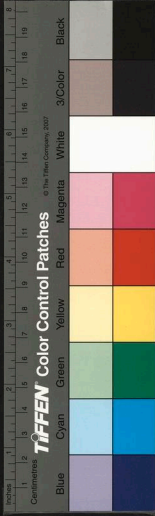
松圓偈庵集卷上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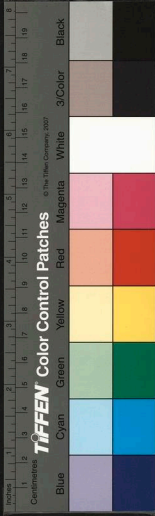
萬曆戊戌孟春子柔之尊人壽七十先是先生之女若壻將獻綦履爲壽先生辭焉故凡我親朋皆莫克登堂奉觴以爲闕於綢繆之文嘉燧獲侍先生之日久矣見其家人父子之間深有以自得者則世俗一日讎賀之樂宜其視爲煩且勞也先生少業科舉踰壯不售聚徒授經以





少闕焉而先生方安步兼食手易漑埽而日便  
甚奕斯亦可以自得也已夫士亦貴於自得而  
已藉令子柔雖早貴顯於時而名譽之不光先  
生樂不樂也先生既不爲樂子柔雖富貴其心  
不能樂也其或顯榮矣聞譽光矣而先生神明  
少衰筋力旣騫子柔樂不樂也夫富貴有時雖  
庸人亦往往取之乃若父子之間相忘於道腴  
以樂性命而順天年茲蓋有幸不幸焉由今思  
之則先生與子柔不已快然自得也哉古之人  
道刪於中而襍之以藝雖榮祿不以加也至若

儒行訓迪其子有田一廛有宅一區足以自老  
温然樂易君子也子柔經明行脩將益光大先  
生之業州郡賢士大夫莫不延領願交思得之  
以矜式其子弟至於是邑者咸禮於其廬思一  
望見先生蓋子柔敦好古義施於文辭能不忘  
於世之汲汲者而猶冥力於已故雖數困有司  
然宜有司愧之子柔弗少愧也中恒亦如時時  
念先生春秋高無以爲二親光榮則爲悱然動  
容而先生實未嘗不樂也家雖食貧然而甘毳  
之味裘帛之奉賓客遊從之歡於先生之志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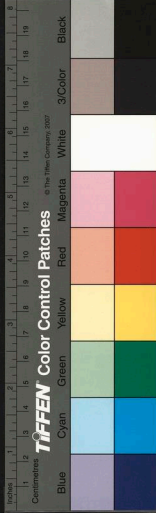


凡杖被服之珍觴酌膳羞之文世俗傲一朝之榮者於先生顧爲煩且勞已予寔兄事子柔嘗遊其家觀慈孝之隆旣不獲申頌禱之辭故竊爲之序以致其欣慕之意焉

閔翁少峰八十序

歲己亥閔翁年八十其夏五月某始拜翁於南京之江東門外策騎出城數里間問所在居人咸知翁名翁於先君爲中表兄弟翁中歲家京師而先君賈於吳當嘉靖甲子嘗一往見翁而翁亦一至海上乙酉之冬也先君與翁同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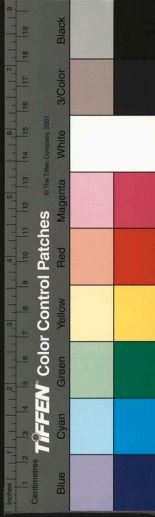
者累日予時留陽羨恨不獲識翁未幾先君棄背不獲聞問者又十五年然翁一見喜見於色雍雍如家人語及先君忽泫然出涕爲歷歷道先世事因出示先公鶴峰詩數百篇又能誦其叔父之遺文其音琅然其容巖然甚矣翁之似吾先君也蓋先君少翁八歲幼育於外氏夙稟諸舅之訓故其爲人咸介介自持伉直潔清不苟訾笑而翁獨善飲酒兼遊閒之戲至若趣舍於仁義而奮決於窮窘雖一言之故介然不俟終日無纖毫濡忍之意未嘗不出於一也以是



翁賢先君以爲有烈丈夫之風誠心相知至於  
流涕非獨以少共艱苦相親暱而已數日予將  
東還意戀戀不忍離翁慨然舉酒笑樂指旁諸  
孫謂余曰某也賢能養我我肌膚腴澤不滌少  
年飲噉不少衰且相去不千里可以數相見無  
戚戚者是日盡設家藏古陶器列精饌食予予  
以是又喜翁之壯而其壽考尚未艾也自今以  
往翁踰大耋以躋百年某願歲時過從揜進几  
杖而諮其詞說焉夫追叙平昔綢繆文詞以樂  
燕饗者古親親之義也是以爲序

李翰林遺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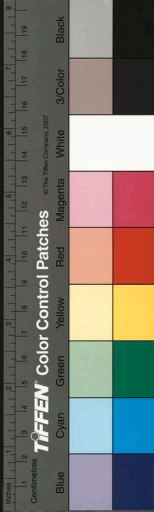
李茂才旣沒十餘年茂初長蘅出其詩屬余叙  
次之余爲之歎息掩卷歛歔累日欲有所云而  
未果又三四年君之子宜之哀諸遺稿總若干  
篇刻之以行復謁余爲序嗟乎茂材八九歲時  
天材絢發已若不可追躡年十四其試文已傾  
動當世之名公鉅人越境踵門來求識面二十  
八成進士擢館職其材名猶焯焯在人耳目宜  
其單詞片語皆爲人所貴重而況所爲詩歌夫  
豈待序而傳況如余者學荒而志褻雖與君最





年余時棄去時文意將工於詩而君顧惜惜退然若無意於其間蓋所爲五言古近體諸詩皆清閒妙麗已能根蒂於古之作者君於是時將一奮於甲科然後究其材力之所極以其發揮貫穿於事業者涵蓄以溢爲奇怪而意有所待也君爲人敏默脩潔於內行尤飾與人渾渾不動聲氣而其中多有所不屑使其仕宦逼遂必將力自淬濯不苟同於時者憎乎旣第而君遂早世矣一時所傳制義於其少作之富尚不能盡至於其詩知者益少若夫志意之淵潔可爲

故唯其平管遊處死生離合之迹與君志節之未盡彰顯於人者宜見於余文而又有不得盡著者此余之枉營欲言壹鬱而不能出諸懷者也余猶記君幼時讀書一過輒成誦日獵子史百氏落筆爲時文皆千餘言而又常出之以鏤心擢賢方未成童其視塲屋可以掉鞅而去故君之知名最先而其怏怏不得志亦最蚤今所傳詩大抵得於斯時爲多余學詩後於君未爲人所知獨君兄弟一見而愛之入城每同臥起譚論吟諷輒竟夕君自弱冠又浮沉諸生中數



痛惜者君兄弟而外殆余一人而已此余欲爲之叙而歎歎不能爲懷者也君之沒其遺孤纔四歲余遊梁宋歸見之出涕慷慨悲吟管人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之詩非徒悼君意自傷也今君之子所爲詩文已駿發若不可禦時值余而是正焉余嘗爲之泐然發愧嗟乎余友爲不亾矣戊申冬日書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已泛愛才力敏給往往不自貴重余皆力篤志類於矜慎而中不能無意於名頃長蘅屢蹶而智益恬貌益腴若能囂然遺世以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樓留連湖上其繪畫爲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如夜遊阜亭龍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時老成皆以爲不逮也管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穀比玉見余詩於客坐遂相求於數千里外歷數年而始相識其艱如是因每與長蘅兄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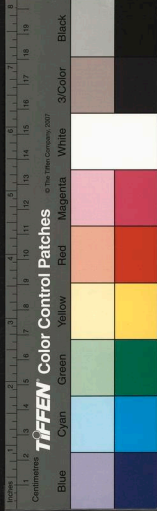


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爲吾儕雖不逮古人亦非  
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  
而役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略不相示使生同時  
居同里所爲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  
人有不同時之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  
之文多收拾於零落散亾之餘而其爲標序皆  
數言而定蓋物之美者不掩而論以久而自合  
物理固然達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爲一病其  
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  
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

一通余猶縮胸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  
前則又不覺手舞口諷纏纏中夜不能已蓋其  
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笑也甲寅孟夏將遊廣  
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爲黃山之遊且令余  
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觀月金  
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  
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余兩人之意如  
此

題子柔雜懷詩卷後

余昨在廣陵客有傳子柔暨陽雜興詩數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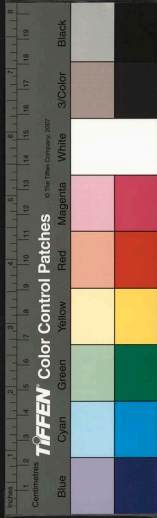


詩云豈謂平生意纔消一領衫道心長自照世  
味總無饒又云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真最憐  
惟穉子難使學時人又云青袍寧再誤綠酒尚  
無情時固已慨然與世違矣近又爲雜懷詩三  
十篇詩皆五言近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  
慮遠蓋其心若惻然有所不得已而形於詠歎  
猶且虞其多忤緘秘而不出也余謂自古感遇  
諷刺之作多矣至以律詩含諷諭剴切忠厚則  
未有若子柔諸詩也子柔爲人和順詳雅而至  
於持論是非獨侃侃無少徇平生恬於榮利惡

衣菲食而好求當世之務晚既逃於寂矣其憂  
天憫人之意老而逾至余貧懶廢學尤不樂聞  
時事獨時聆子柔之論相與扼腕意未嘗不同  
故子柔於近詩不多示人顧私謂余當志之嗟  
乎夫子柔之詩豈獨其言之工而余亦豈徒歎  
服子柔之詩者耶使當世之君子有若古之采  
風者能聽其言則此詩猶庶幾爲中流之壺也  
哉丙辰孟夏塾中樓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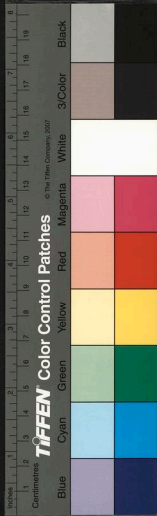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乙巳孟夏劉長卿鼎孫之母夫人年六十於時



松園佩用集卷一  
三十五  
邑之搢紳與夫文學之士與長卿遊者咸相戒  
致詞往舉觴爲壽而少尹陳君輩尤舊而矚來  
徵文於余余於文詞非敢爲役以少好聞先生  
長者之論略觀四方古今風俗之殊又嘗識長  
卿而樂聞其所以爲親壽者輒不自揆借爲諸  
君叙之嘉邑介江海之會其俗喜於析箸散逐  
田宅之便利故雖世家舊族亦鮮有聚廬舍同  
閭井繁育生齒如鄆越山谷之間者獨劉氏居  
邑之東南遠歷數百年皆聚族於斯本文之衆  
不啻數千指世有詩書之澤又多藏二代尊彝

金石圖繪之玩以好古悅禮聞猶庶幾唐宋衣  
冠之遺風焉固非獨時俗鄉里之所無而已也  
今者太夫人之壽凡爲長卿之從祖諸父而上  
若干人疏屬昆弟又若干人諸孫以下若干人  
咸飾冠具衣旅進於堂庭觴太夫人以及長卿  
長卿又卜日置酒烹羊炮羔設屏几帷帳之觀  
羅鍾鼓陳優伶之樂以燕樂其族人如是者彌  
旬日而不厭焉可謂盛哉余觀時俗衰薄至於  
同服之親或歲時蜡社不相往來今以劉氏同  
姓之盛而長卿纍然書生非有聲勢以要結之



何以能長幼誥誥相先如此哉以是知太夫人  
母子之間所以惇睦其族人者厚矣嘗觀載籍  
徃徃稱人子能爲其親多致賓客爲賢夫一時  
車馬僕御之盛夸耀於耳目宜不足爲士重要  
以士之脩行砥名設取予然諾於平日者非苟  
而已也余少猶及侍長卿之大父博士公頽然  
鉅儒長者也弱冠卽識長卿於徐汝廉所長卿  
又與龔仲和李長蘅諸君善蓋一時賢雋之士  
長卿見輒傾慕以是知長卿之取友樂善不倦  
而太夫人之所以教之者遠也今長卿年尚少

充其志意必將有聞於四方太夫人之春秋益  
高將有傾四遠而來賀如載籍之所稱者而今  
日之事猶未足爲長卿道也雖然劉氏之族爲  
一邑之盛而太夫人之壽又爲劉氏之盛則凡  
邑之風俗與夫族之禮讓皆於此有攷焉予欲  
爲諸君致詞於長卿也身能已於述乎

張母八十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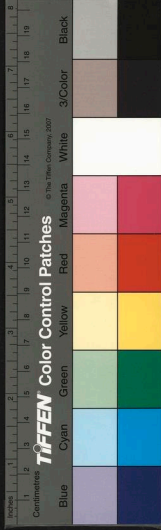
余曩時嘗識張君文卿於余友唐君之坐文卿  
爲人恂恂內文而外慤飲酒溫克余友唐君性  
簡曠不妄交俗人而其子弟以孝謹世其家文





松園集卷一  
卿兄弟皆能與之厚善唐君又時時稱兩家往  
還無無相卹之義非世俗所能及以是知非獨  
文卿賢也其尊人與其大母所以教於家施於  
人者遠矣今年太夫人壽八十適唐君出遊湖  
山之閒故其子弟與凡欲進賀太夫人者來屬  
余爲之致辭余惟今之爲文稱賀往往鋪張富  
貴福澤之事以夸其所以爲樂余獨以爲樂亦  
難言之矣待物而給者物至則役之緣境而取  
者境徙則佚之吾所謂樂淫淫然發於性情暢  
於四肢不言而喻者也亦寓之耳目之近而由

之居室之內終身不厭者也今夫雕墻以爲居  
駟車以爲乘筦簞以爲適曼睪侍側清聲充耳  
者彼豈不足於樂哉然而接其人或卹然若有  
所求行其庭悄然若有所憂嚮萬物之美而不  
能嫌彼蓋有所役而移之者矣故凡俗之所趣  
者非道之所貴也欲之所營者非樂之所存也  
昔子路傷其貧無以爲養而夫子以爲啜菽飲  
水盡其歡斯之謂養夫士雖甚不遇不艱於菽  
水然可以養親而盡年則固樂之而不厭也況  
乎張翁之家有負郭之宅有郭外之田筍茹足



以餽鄰里酒漿足以逮賓客不適異邑無遠遊  
以遠親不行高門無狗色以諛俗以是慈老而  
育幼以是安和而益壽方融融然不知寒暑之  
變與日月之逝也雖其諸孫皆彬彬有文將嚮  
用仕進以致通顯茲同世俗之所艷而非至樂  
之所存也豈足以爲太夫人賀哉余固不媿於  
辭而姑以是應唐氏之諸子且曰姑識之俟余  
友歸而質其可否何如也

唐叔達詠物詩序

壬子冬叔達戲爲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嘆

以爲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  
押而語益豪叔達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  
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  
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亾之故神氣揚揚若身  
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輒掩卷  
棄去蓋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余好讀荀卿之書遙相謂曰吾與君  
皆老矣無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  
言以養生以全其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  
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罕至蓋質質然一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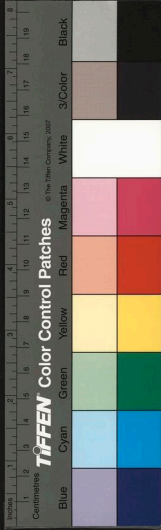


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然萬物無以  
攬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富率  
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  
思致颯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迹  
窈眇浩汗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  
詎非雄俊奇崛之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爲詠奇  
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深潛而山海光怪靈  
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少所爲詩文  
皆氣骨高妙似其爲人然無意傳於時獨前後  
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爲好事

所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  
姑叙其大略俾後之覽者知其無意爲文非特  
詞人之雄也萬曆歲癸丑月日

李母沈夫人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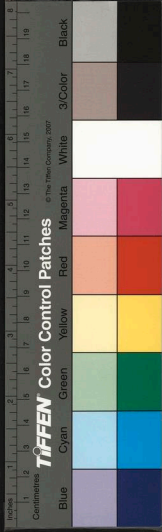
是歲春二月緇仲之母夫人年六十邑之賢士  
大夫與其親戚宗黨咸思徵文爲賀以余幼與  
其尊府相知爲深竊嘗序其遺文而亦屬筆於  
余自顧頽然憂傷流落之餘意思昏耗無復可  
効於文字然而俛仰身世僅五六十餘年閒獲見  
李氏之賢母身享壽考令聞令望爲鄉閭光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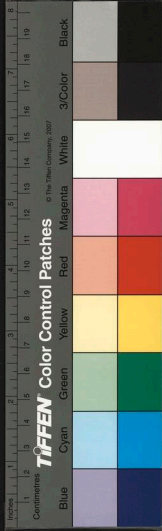
感事且三世矣方孩提時猶及比部公之母我  
程太宜人壽七十首膺封誥之錫其子方邁  
家上壽偕冢婦翟服以朝於時賀客充閭冠蓋  
煌煌髣髴猶若見之蓋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  
而門弟子孫之盛幾甲於吳中或者以爲吳越  
川岳靈秀之氣宣洩而未盡自給諫父子相繼  
登朝吉士以文學居館閣之選雖年位俱未  
究而其後秀彥輩出風雅迭振長蘅遂以文章  
翰墨妙天下縉紳屈首諸生中而文日益奇當  
其筆墨馳騁變化百出諸父嘗自謂不如於是

李氏之文始大行於世大江以南靡然景附雲  
合無不知其家之世有賢母也余嘗客燕趙及  
往來郭越間值其賢豪往往問與長蘅縉紳識  
否至訊其風采狀貌恨無由一識面其爲四方  
人士所傾慕如此余每歸見縉紳覘其學輒益  
進伺其中若益虛羣居咳口談謔時穆焉深思  
雖當微言皆有會於心蓋其爲人志高而慮下  
氣邁而色和故少而不爲猖狂之習長而不萌  
狎侮之意此其得於賢母之涵育者深也邇歲  
里居常抑抑不自得蓋念母氏之勞苦顧久不



得一第以爲親榮以是恒不釋然余謂士之用  
舍遇合雖聖賢無如之何惟夙夜孜孜以學文  
修行爲可無忝緇仲科舉場屋之文攻於弱齡  
出其緒餘已足以夸銜有司屈伏儕偶況於其  
詩文之奇崛雄快進而未已灼然可以追古人  
而俟來者以是克家濟美以彰賢母之教庶幾  
無憾而必以區區榮名誇耀世俗震駭聾瞽此  
庸夫愚婦之所爲艷慕而調足以動賢母之意  
哉管歐陽子四歲而孤母氏矢節晝菽以教之  
至今稱之不衰以沈夫人之賢豈後於歐母哉

雖國風共姜許穆之流殆無以過焉吾欲頌夫  
人之德以爲其美不勝書故特詳其子之賢而  
有文以見夫人之能教育以有成其有功於李  
氏者最鉅也瀕海風土澆薄消歇不常高閨巨  
室類不一再傳卽里中廿年間有崛起登第遽  
以赫奕未幾而聲影消滅子然靡遺獨李氏貴  
盛累百餘年而其世業益昌熾豈直其鄉山川  
靈秀清淑鬱積而未艾蓋其奕世之王姑太姬  
皆有樛木鳴鳩之仁以締構造基而夫人婦姑  
娣姒之賢相繼纘承之如思齊之媚周姜太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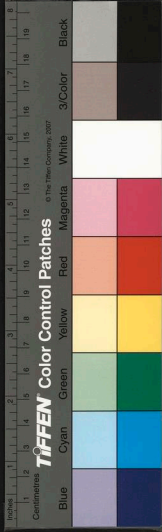
之嗣仲任宜其克開厥後俾益昌大施於世世  
福澤有餘而令聞無窮也詩曰釐爾士女從以  
孫子夫人之謂矣 今上元年茂初長蘅之母  
陳大夫人七十余滯上黨思一拜堂下而不可  
得今雖潦倒衰困猶獲援筆屬詞追叙疇昔以  
從諸公觴祝之後豈非幸歟又嘗聞崑山沈氏  
之先三世貴顯皆有賢聞夫人之祖妣亦以節  
孝聞於 朝旌表其閭論者以爲有世德云

壽金子魚先生七十序

代董宗伯

頃歲屏居上海青浦兩邑之間其與嘉定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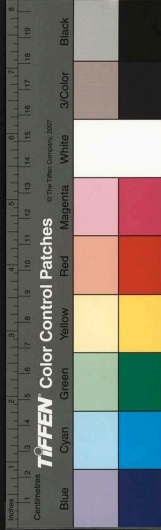
趾相錯也故嘗識其賢士大夫若金先生子魚  
尤所謂卓然有道者也余初邂逅君於南宮君  
年尚少長身玉立儀觀甚偉卽之温然時余與  
太倉王太史方同舉京兆王雅兄事君尤服君  
才氣奇崛後邁爲不可及迨余先後上第而君  
久落落無所遇意且抑鬱有感憤不平之思君  
顧退然安於止足閉門掃迹養親樂志閒居讀  
書悟歌種花飲酒時與鄰翁野老商晴雨逐雲  
月爲務如是者幾三十年日惟養志於恬遊神  
於淡置然重其內而遺其外落其華而滋其實





故能薄利欲之酣豢味道德之膏腴解仁義之駢拇祛智巧之障闕寔是非之町畦油油然寓於無競放於無嗟將於物委蛇而同其波自世之王公縉紳以至販夫牧豎凡薰君之德飲君之醇與聞君之風者皆亡不思愛君而莫能名君之所以賢迹其爲人幾類於列禦寇之居鄭圃庚桑楚之處畏壘彼史傳所稱雖陳寔王烈之徒皆非其儔也聞君中歲亦善病老而益康壯艱於嗣今令子少俊已俱能文章年躋七十而肌膚豐碩顏如渥丹步履輕矯飲噉豪快談

論臺壘日夕不倦若洪範之所陳五福詩人之所詠百祿君皆有焉蓋非獨天之所厚而君之勇退知足挫銳息機早服重積庶幾於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其度越於世俗之所爲賢豪者不啻遠矣余性疎誕少踐仕途誤落塵網者卅餘年雖晚叨國恩冒升大僚然而蹈危穢觸驚濶幾陷不測者屢矣顧今頽然衰耄之餘始獲乞遺骸以思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以是自愧其晚而咨嗟太息益信君之超然玄覽脫屣榮仕以坐進此道爲不可幾及也余方欲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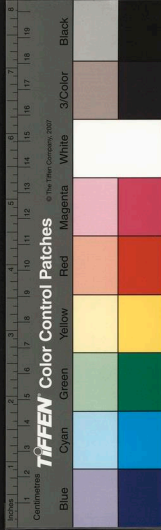


春秋佳日扁舟訪君從容一叩君之所得適新安商山吳生光達等詞余文爲先生壽往歲登白嶽遊商山愛其山水清淑因遍識吳氏之長老今吳生自述其父祖與先生世講之舊固要余一言謹不可以辭遂叙次余之所以慕君者以侑介壽之觴

浪淘集序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輒緣手散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遑也然酒閒備所知口吟手揮卽纏纏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閒士也一

日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若詩牢鋼子藏識奈何余爲矍然子柔又嘗欲採余律詩俊句爲作佳書傳示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爲壬子二月武昌回真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簸蕩掀坼之中搖神滌藏時時以酒澆之半酣起田輒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頽然之餘耶爲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余詩幾盡凡七伯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汪無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本余固不得藏已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爲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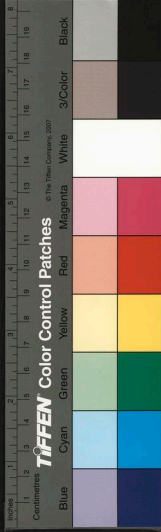


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在  
憶忘之間似沉沙然偶爲驚濤激浪淘汰而  
出之者耳非僭引管賢赤壁詞語也戊午書於  
上黨偈庵

松寥詩引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太江中焦山湛公  
以名其閣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  
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  
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  
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詩於壁云寺外

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窻如  
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  
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  
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爲  
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  
平符皆風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  
山中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  
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別之西  
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宇闌寂低回  
西廊階除聞啞啞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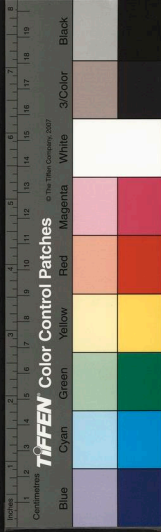


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飯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偁庵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年不好作詩卽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月歸新安故人方伯雨與諸子若煙村溪上首作詩招余靈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伯畱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詩韻作詩以遺孫履

和余遂同作得詩三篇是後過伯雨溪堂俱信宿价伯樂其山川友朋之美遂畱其卒業余亦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百餘步溪流至王村灣環如玦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里間峰巒百疊樵徑漁舍疎數出沒屏列於前余畱此踰六閱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觀晨夕涼燠之氣候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不窮時與升高丘躡磐石攜壺以探遠洲舉櫂以溯清流咏歸一室之內高友于世之上帆影拂於門戶湍聲振於枕簟此皆騷人詩客所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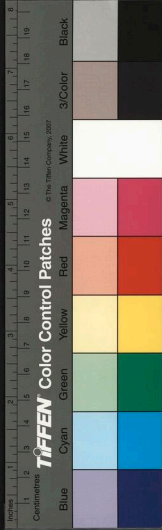


力而未能髣髴者跡余平生之所遊處殆未嘗  
有也與价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  
然酒酣興發往往吮筆畫爲泉石竹木雖零雜  
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  
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於筆墨  
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畫雖散去而異時  
略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  
可沒也

李宋倡和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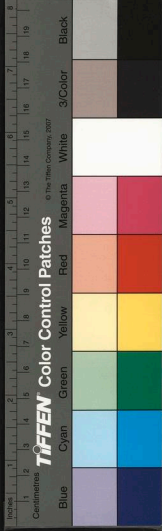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於

平生因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  
詩見懷及讀其山居諸詩令人脩然有拔俗之  
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其前後和韻往復五七  
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詩而屬余爲序  
方余在上黨客有叙程宋倡和集板行於南都  
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於閩中其胸次恢疎  
廓落飲酒終夕不醉當興酣耳熱落筆如風雨  
至數千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余詩輒相求於  
數千里外比薄遊吳越及蜀南雍十餘年其名  
章秀句醉瀋殘墨流散人間往往徧於僧窻邸



壁雖時爲高人鉅公所賞歎而一再試皆擯於  
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洗洋淋漓多山巔水涯  
蕭散娛嬉之詞以余寒拙而顛顛寒餓閒爲滲  
沲之音大氏發於羈旅草野其爲窮人倡和之  
詩宜也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  
士身膺簪紱之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  
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字櫛句比尋聲趁節以  
與寒士角至於層次疊發連篇累牘此又何也  
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方遺斥  
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玉頃年益恬

然浮湛儕俗忘懷得失其心無毫髮坎壈不遇  
之歎此其氣浩然皆出於勢利酬黍潦倒窮厄  
之外故其文章聲氣不俟均節而自合譬則出  
塵之鶴在陰之和琅然高徹雲漢後之誦其詩  
想見其人恍如揖司馬子微李太白之流於千  
載之上必有徬徨欣慕而尚友之者夫豈徒尋  
常文士唱酬之什若候蟲時鳥之所能髣髴哉  
近世朋友道缺士氣不振比玉才氣空海內與  
人交出肺肝雖處窮厄而未嘗以詞色狗人在  
吳獨善余與李長蘅其居南都唯沮脩尤善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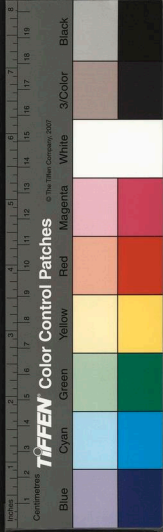


之雖少爲先太守公門下所取士有通家之故  
而二子之交契非以此也丙寅冬北玉還閩展  
墓吳中訛傳宋病且死沮脩舍皇寤寐形於至  
誠矢將經紀其家相與收其遺文庶幾猶有古  
人生死不相負之意崇禎戊辰冬吳下友人程  
嘉燧書

恭賀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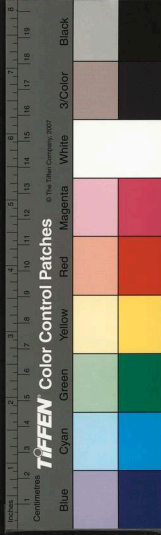
自古列仙長生之士松喬安期羨門之流必之  
寂寞之鄉山涯海峒人世之外剗心煉形而後  
致焉若夫履崇高之地承累世之業身處富貴

逸樂則雖挾人主之勢極天下之力至終身求  
之而不可得豈非守虛寂者易爲鴻冥而安泰  
養者難於蟬蛻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使人心發  
狂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此者皆所論於  
俗也非所論於有道者也夫人心有欲則凡耳  
目焦臍四肢百骸無一非陰陽之害苟其心無  
欲則此身非吾有雖圭組軒裳曾不芥蒂而況  
其屑屑者乎自羲皇以降唐虞之際其德茶讓  
其神清明其化玄嘿其人度世皆壽百千歲下



述殷周詩書所稱殷邦天壽平格畢公弼亮四  
世尚父至成王時爲太師皆不去保釐辟公之  
位而享國長久固未嘗遣人閒逃虛寂煉形以  
爲之也某嘗備位史館恭覲 玉牒得仰窺  
聖祖神宗固本強幹衆建萬國藩屏王室之意  
以及文昭武穆垂恩延祉振振繩繩不啻萬億  
之盛乃若以恭儉忠厚仁厚開國繼服繼體世  
有賢王 列聖以來寵數褒美爲海內諸侯王  
冠莫如潞安之藩藩某在都下時縉紳士大夫  
凡仕於晉及乘輶澤潞之間者無不稱今王之

賢及傳其感遇諸詩竊聽而讀之仙乎遺世  
之垢氛若將出宇宙凌雲氣薄日月令人欲棄  
萬事而從之遊若逍遙於藐姑之上崆峒之巔  
也身雖無由至王所然意其人必湛道德簡嗜  
欲凝神兢業之內合志淡漠之上故能眇軒裳  
如養疾視酬參如藥董遺榮祿如塵垢不越肅  
雍顯相勞謙寅畏孝友嫺睦而其神遠矣夫是  
以鍾鼓不輟於懸玄襍圭冕不釋於躬嬭嬭窈  
窕不斥於御而皇王之道洽和理之化得此真  
有道者已國儉而瘠其供億諸費常不逮諸大



藩然當海外告急 上命出師援朝鮮王首輸  
帑金千萬緡助之餉邇歲宛葉之間頻苦水澇  
民幾相食噉噉厪縣官王又轉粟二千石往賑  
之汝上之民全活者以萬計 今上特降璽書  
嘉寵褒勞錫禮優異以爲親王勸書載典冊乃  
王德愈恭心愈下其視匹夫匹婦常若勝予折  
節敬禮士大夫嘔嘔如恐傷之眞侯王之尚孤  
寡江海之下百谷可謂損之至德之盛矣宜其  
清明在躬心志和平百節均調春秋七十色如  
嬰兒和氣翔溢四時遂茂番番黃髮爲王室祭

酒天子寵之若著蔡國人愛之如神明上下和  
樂中和之詩被之管絃此誠宗祏之慶邦家之  
光也新安方侯今爲潞之長治與某有兄弟之  
好越三千里徵予介壽之詞予以爲古之賢王  
能愛其國人其下必相與歌舞以樂其壽考而  
願其子孫世世長有其國如所謂宜君宜王子  
孫千億假樂之詩是也侯壽王宜首稱假樂繼  
而宜稱旣醉旣醉太平也說者以爲具五福蓋  
醉酒飽德而人有士君子之行則民皆攸好德  
而錫之福矣其詩曰君子萬年永錫胤祚賢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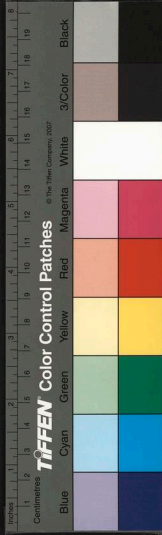


以之若曰昭明有融予攸好德諸大夫國人殆  
庶幾焉請書之末簡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 覲序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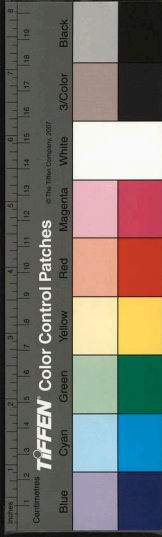
明年歲己未春正月天下當大計州縣藩司舉  
朝京師於時我郡侯楊公以冬月戒行其屬邑  
若長治方侯八君者偕謁余文以贈行夫侯之  
由尚書郎出守潞安也僅數月耳侯之始來也  
不繁爲條教務在愛利其民固未嘗驟有所更  
張而民皆晏然自得於山谷田野之間今侯以  
述職行非久遠也其心皆皇皇然若赤子之去

慈母則何其相愛之深也太守雖號親民乃其  
秩尊上侔監司而俯制州縣其於匹夫鰥寡之  
情非數數也一旦由京朝官奉璽書以出曾未  
數月而民愛之若是此豈威令智力之所爲哉  
夫人有可以致一時之譽而不能服匹夫之心  
力可以制人之死命而不能使人之愛慕顧所  
以感之者異也我侯爲人溫厚而直敦大而敏  
擅經術精法比其郎刑曹也庭中號以不寃及  
爲潞安虛已好善約於自奉而誠於愛人孜孜  
訪求問民疾苦雖令以下至丞尉每降詞色如



恐傷之洞悉情偽而未嘗責以苛細至於蚩蚩之民或遮道擁輿侯一一爲省理撫循未嘗厲聲色孰何之蓋務在得民之疾痛而與之爬搔甦息使僻遠一介之小民不知有官府之難而數百里八州之群吏皆得以行其守令之意支節血脉相通爲一而無復壅隔閉滯之患所謂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侯真其人矣自晉唐虞之盛庶官庶政載於典謨者詳矣其要在不虐無告不侮鰥寡至詩人之所以歌詠君子必曰豈弟蓋善爲政者不拂民之情而非豈弟則莫能

得其情而感民之深也世之君子或好爲赫赫之名厲蠶氣任明作往往遷擢以去而於民之休戚漠如也先是陳侯公平仁恕去而見思蓋賢者也楊侯繼之又賢慈祥和悃皆有三代豈弟之澤豈非吾民之幸哉今茲山谷之老穉閭閻之婦女足未涉侯之庭而聞侯之行皆延頸企踵以遲其來則夫言吾上黨悵懜俗悍而難治者殆亦非民之情也邇者自官府睽隔公卿臺省多不得其職惟外臺監司守相猶可舉其優恤保惠之政誠得如我侯者數公列於雄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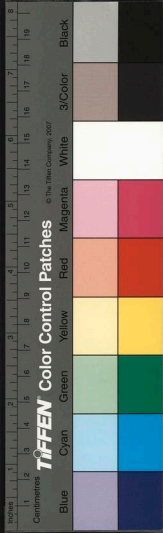
劇郡之閒以宣 朝廷之德意而固 國家之  
元氣寧詎非社稷之功哉頃大司農移徽州縣  
至減真僮顧募之直且加歲賦以給遠餉恃侯  
之仁故增賦而民不知然山右土瘠居有杼軸  
之共行有屯戍之勞侯固恤其不堪命也詩曰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駟周爰咨諏古之  
君子於行道之際不忘咨諏民瘼以入告 天  
子今侯由會城經三河之墟邢洛之閒皆畿輔  
根本要地吾知必有崇論宏議聞於 朝著以  
贊 廟謨而固邦本者當不獨私吾三晉之民

矣

送分守冀南道大叅新蔡閣公 入賀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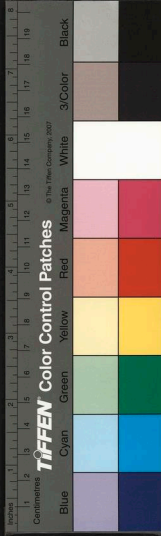
今上御極四十有七年秋八月屆萬壽 聖節  
天下諸侯王及陪京各藩文武臣工當上表稱  
賀於時山西藩司以叅政聞公行而列郡守相  
宜爲文以送之公嘗知太原以治行爲天下冠  
遂陞憲副臈 璽書領備兵使者兼督鹽權軍  
傳諸政尋晉秩大叅持節駐汾州守冀南前後  
豐功偉節山右之文武士庶雖至道路皆能言





之而潞安今泄節下德公尤深郡侯楊公率厥僚屬特徵文以序其行余惟朝廷歲時萬壽節其禮皆雜用前代朝賀之儀漢制設庭燎鹵簿陳羽衛備九賓傳警引諸侯王而下以次奉賀復置法酒殿上百官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然後錫宴賞賚有差又設白獸尊於殿庭求諸司之能直言者以故先朝元會慶賀諸節往往外臺覲被召問上言閭閻疾苦今上久不御外朝其禮皆廢缺頃天子東顧盱食慨然下九卿推用藹臣意者復舉曠典求

直言詢問閭如祖宗朝故事乎比者大臣下徵兵之檄冀南郡縣累月鮮應募者昨歲軍需告匱搜括瑣細至股奪公府輿皂雇募之直時事亦孔棘矣而潞安一郡上供皇紬歲額尚以萬計當孝廟時劉忠宣嘗奏免光祿寺供饋八十餘萬其歲省官府浮濫諸費至數百萬今以潞安一郡推之則夫東南織造之煩官被糜耗之額其可議以資度支而給軍需者尚多已唐開元中上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而張九齡獨述前世廢興爲千秋金鑑以獻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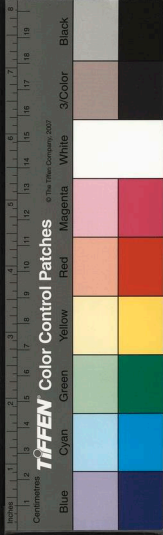


玄宗遇拜宰相每問風度得如九齡否今閣公  
以中州英璋之姿言論丰采傾動當世而且久  
歷晉藩目擊民隱吾知是行也當 聖天子維  
新之政其以崇論欲議婉美前賢垂光史冊者  
必吾閣大夫也敬書以爲贈行之獻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古稱齊魯多辨智韓魏負奇節蓋太行山谷雄  
嶠風氣沉勇澤潞軍鋒號爲天下冠頃者東師  
挫衄 朝廷移檄郡縣徵兵山右而上黨累月  
未有應者乃得郡學諸生牛啓元獨身請行願

爲之倡不旬日而猛士雲集其人皆材勇勁悍  
投石拔距多願從牛生因與治裝俾之俱行余  
聞其大父嘗官隴右幕僚以膽智面折驕虜爲  
制帥所器重生舉於臨洮甫孩而孤毋馮撫而  
教之十六補諸生好學有聲一旦感憤時事以  
爲 祖宗休養數百年顧邊圉警急猝無一人  
思報國者於是投袂倡首時毋馮嫗且老矣而  
身未有子乃樹其應嗣者慷慨遂行生自爲孤  
童孤發相倚爲命相守如形影一朝從戎赴絕  
域母子無幾微見於顏色鄰里觀者或多至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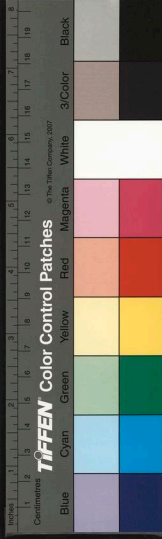
涕皆曰非獨其子賢也乃其母亦烈士也始牛  
生踵門求見余意其人必氣矜好勇倒屣揖之  
恂恂磬折與之言謏然深思無沾沾自喜之意  
私心益重之因徧見之當事者大夫閻公而下  
慰遣有加而太守楊侯具列其事上於中丞今  
生行矣日者虜騎又躡開原 天子赫然震怒  
趣經臣兼道赴遼幕府購士奚翅饑渴經畧公  
素稱濶達折節能得士心以生之賢吾知其必  
有合矣雖然士伸於知已而屈於不知已故所  
濟者大則無以小者亂之所許者厚則無以淺

者浚之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蘭生之屈廉  
頗而圯下之所以摧子房也人情旣已捐父母  
舍妻子置死生矣而或動色於曠笑不亦情於  
輕重大小之智哉生行矣姑以是語之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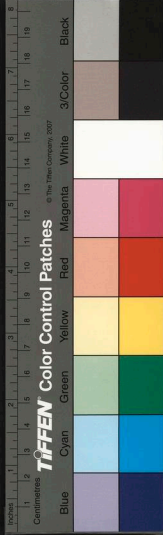
今年春郡國上計山右課最冠天下而藩翰之  
績尤首推冀南未幾 朝命擢閻公爲雲南按  
察使公持節來巡冀南甫二朞矣吏肅民安風  
行化美四時豐樂百廢具舉方且大修郡縣學  
宮崇飾禮樂教養之具一旦被是 命於時所





屬文武有司百執事以及搢紳之賢庠校之士  
閭閻之民莫不奔禱請命思伏 闕借公而不  
可得咸相與咨嗟太息而潞安楊侯滇南人也  
則又幸公往按察其地乃率厥僚佐及諸邑侯  
請文以贈行滇南漢益州郡爲六詔故地 國  
家建雲南布政司監以按察使去京師萬餘里  
於仕宦號爲遼遠閩公家鳳翔嘗以憲使按蜀  
縉著風烈秦隴滇蜀疆徼趾錯非有東南江湖  
之隔又滇中土風清淑四時氣候如春名花香  
藥中州所無而飲食供御水陸畢具然此皆吾

士民留公而不可得故聊計其山川諮其風俗  
以爲公庶幾樂而安此若夫廣視遠聽爲 天  
子使宣風萬里外猶復較道途之遠近擇風土  
之美善豈吾大夫閩公意哉公忠廉明恕有古  
大臣之節其按吾冀南也約已節用斥罷供億  
泊然如寒士其遇有司虛懷推誠易事難悅未  
嘗一動顏色少示威福而至於推按文書甄別  
臧否則必協於情不苟止覈其實不少徇廉而  
不劇寬而不漫察而不激可謂躬行德讓君子  
矣 國初監司糾察守令視漢刺史以六條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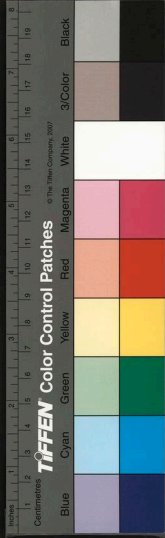


吏其光明後偉皆耿然如秋霜烈日而政平訟  
理亦庶幾兩漢之盛及事權移於兩臺後稍稍  
溺其職近日 朝廷政府靡然成風無所法式  
而公獨孳然勵冰葉於混濁之時凜激揚於姑  
息之日寬明似黃霸公正如歸翁視學如何武  
恟愾愷悌務行身先教化之治宜乎文武吏士  
閭閻疇庶遮畱攀慕咨嗟歎息而不忍公之去  
也滇南民夷錯壤土官竝攝法紀疎濶而士又  
多以雜流居之往往恣其侵漁至不可勝汰今  
得我公之廉重以坐鎮之澄之使自清表之使

自正風聲所樹將使廉隅興行風俗釐革而洱  
海緬甸之區永無犬吠之警矣晉三原王端毅  
公公之鄉人也嘗巡撫雲南奏劾鎮守中官害  
民諸不法事滇民至今頌之我公資望既深  
朝廷將假節鉞付以端毅之任以爲 召入內  
臺之地山右旣屬公藩翰遺愛而三關制府重  
鎮時由三公孤卿出統御之吾知滇南終不能  
與吾晉民爭公也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楊侯以尚書秋官郎出守潞安之明年政和時



豐百物殿阜風雨時至滲漉霑足所治八州山  
澤疆賦之政皆舉諸堂皇之內千里耕鑿經商  
之氓皆臥諸衽席之上里無追呼之吏邑無饔  
餼之召黍苗芄芄桑果油油出作入息民具歌  
舞而公方與僚屬益共爲懍大清寧之政修學  
校崇教化孟秋七月屆公誕辰於是同守謝侯  
郡倅黃侯偕來徵文以爲介壽之詞余以爲今  
之生辰爲壽非古也然而古之燕饗賓主獻酬  
酒酣樂作皆更起爲壽以至田野之民皆躋公  
堂蓋其時上下和樂相爲頌禱之詞如曰願吾

君侯萬壽無彊云爾今侯有惠政阜吾潞民至  
於雨暘和調年物豐成而羣僚之賢能於斯時  
坎坎秩秩具鐘虶獻酬之儀以宣其樂而導其  
和侯雖退然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斯亦燕喜之  
榮觀大平之美談不可以無述矣管歐陽公守  
滌之二年爲亭於豐山之下名曰豐樂而爲之  
記以爲滌於五代之間用武之地自承平百年  
之久剗削磨滅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於是乘  
郡之簡樂歲之豐日與滌人遊焉賓客僚友類  
然琅瑯釀泉之間自號醉翁而後之好事者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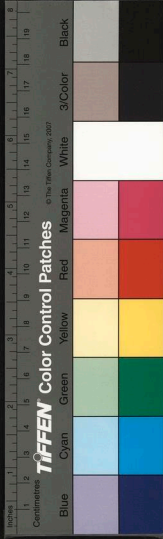


寫之琴曲或詠諸金石至今猶照耀人耳目澤  
潞自古精甲所在晉唐五代其民皆百戰之餘  
所謂用武之地豈特百倍於潞而已哉今 祖  
宗承明德澤涵育且數百年荆棘坑谷皆破禾  
黍至於民不知兵郡僻事簡賓傳罕至其山川  
雄傑秀麗視琅琊不啻遠過侯雖目擊行軫征  
行之勞不暇飭亭榭侈遊觀而文章風節不減  
管賢歲時燕集僚從觥籌嘯咏之適輝映前古  
可以傳矣異時被之詠歌垂之無窮百世而下  
必將俯仰太息追思今日民物之盛溼泳德澤

而與太守樂其樂者亦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宜  
上恩澤原本山川風俗而與民同樂者賢太  
守之事而諸大夫參佐之力也因書以爲燕喜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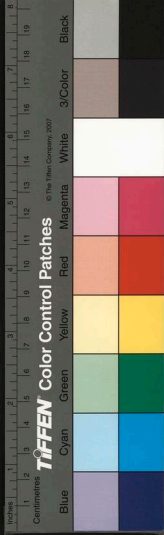
管分巡冀南大叅唐公送行序代

去年夏冀南閩公陞雲南按察使以去歷冬月  
未有代者冀南所統治視諸道號稱遼濶遠帶  
河內諸軍州幾數千里地大政厯控攝爲難於  
是督撫大臣推藩司之長京兆唐公假節徙鎮  
之公於藩司銜爲貼堂右叅政最貴重所管通



省軍政驛傳鹽法諸要務不能久於一道未及  
三月將復解鎮以去於時所統州縣長吏文武  
將士以及黔首莫不相聚歎息潞安近在節下  
則其民尤戀戀於使君之行且曰 朝廷曷爲  
奪我賢使君不遂令長鎮撫我也夫民情亦難  
懷矣世固有需之歲月而上下漠然不相保者  
甚則眈眈焉惟恐去之不速也唐公雖賢曾未  
三月而民何以德公若此蓋自 世廟初設冀  
南分巡潞州始升爲郡迨今甫百年而潞之疲  
敝極矣潞安固瘠土也 今上初年清丈加額

而田畝蹙縮耗已自是商貨括於 皇稅杼軸  
竭於上供租粟殫於 藩祿至於加派搜粟徵  
發閭左買牛解驛羽檄輻集而剝膚椎髓至於  
今而極矣譬之孱弱之夫加以飢羸風寒榮衛  
日削氣息僅屬視其膚廓狀貌非不魁然而去  
捐瘠亾幾矣此固非庸師俗工可以悍藥猛劑  
之所能起也先是閩公寬明仁恕而一時郡縣  
皆古仁牧民所恃以延旦夕之命我公之來務  
爲清淨寧一以煦育之若慈母之撫弱子不餌  
妄藥不邇異物認認然時其乳哺護其風寒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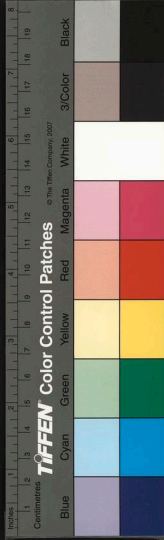
其起居察其好惡洞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誦  
陳臬之義而先撫循之仁緩醫和之功而勤懷  
保之勞去赫赫之名而取醇醇之治故使君之  
仁赤子之愛也潞民之懷豚魚之孚也書曰若  
保赤子惟民乃康又我公之謂矣當此橫征竭  
澤囂然嗷嗷而吾八州之氓獨涵育於惠鮮保  
又之政豈獨斯民之幸哉 社稷之衛藩屏之  
固將必由之今我公行矣田野山谷之小民欲  
借明使君而不可得者其情皆無由以自致古  
者中和樂職道路以歌以頌而今 令甲且有

所格而不得伸則夫道民之情於二老嗇夫之  
口者惟吾黨二三在位者而已是故不可以無  
述也雖然公歸太原必將以所目擊者徧告諸  
在事與今之代公者以及於寬政況公資望日  
深勲德日懋將加授節鉞以鎮撫全晉其所以  
保又元元者尚未艾也余旣不能挽公之行始  
且以是紓吾潞民之思乎屬郡縣大夫調文送  
行遂書以爲序

從兄懷泉翁借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代方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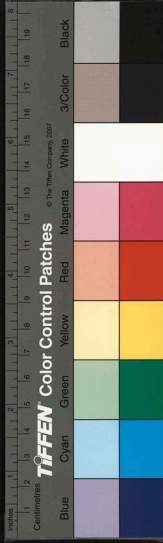
是歲余伯兄春秋六十而從兄懷泉翁夫婦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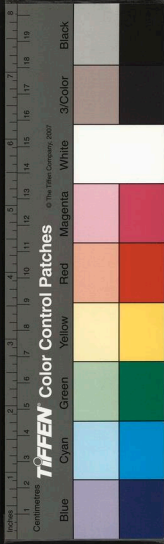
滿七十憶昨丁巳之官時過兄金陵屬余緘文  
以爲壽俟忽遂逾三載滿秩保任秋冬之交當  
得馳 恩然比歲東北多事山右徵發不特區  
畫煩重心力勞費每日夕至不遑假寐遙思鄉  
國九月兄弟觴酌酬勸依然右丞茱萸之感從  
兄生辰尚在十一月宜郵致一言以侑借老之  
觴因念古來曠士以富貴爲勞生誠止足爲至  
樂如馬少游王無功其言固有肯也金陵江南  
自古佳麗之地懷泉樂其風土因畱家焉晚更  
卜宅築舍夫妻欣然如鹿門之遊蓋其江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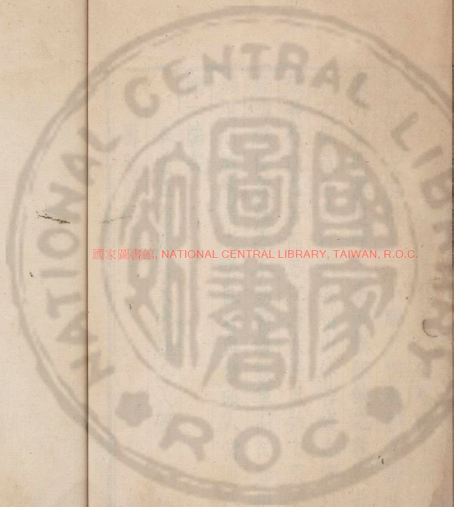
秀人物蒼萃而去桑梓僅數舍宗黨親戚如不  
出於其里徂秋涉冬園菘土芋甘美不論錢魚  
肪酒醞不勞跬步而清涼冶城送目舒嘯有登  
臨之槩信可樂也 國家承平德澤涵煦之久  
士生大江以南世有詩書之緒安閑壽考往往  
身享至樂而不自知嘗觀宋賢倪文節公謂人  
生之樂有四衣食粗足一也身健無疾二也骨  
肉團圓三也子弟循理四也夫四樂者懷泉兄  
可謂兼有之已粵自曾祖而下再從子姓不啻  
七百餘指其幼稚老廢無論已卽或衣食饒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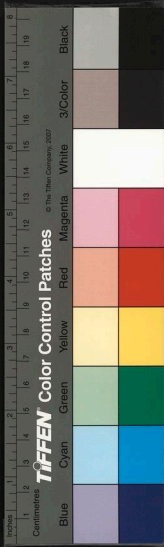
而垂白道塗顧處子孫營營矻矻者若而人況  
如兄之夫婦偕老二子服勞爲養朝夕繞膝舉  
案引滿門無追呼之吏室無離缺之歎豈非希  
有之事哉余蓋往來燕趙山谷苦寒之鄉目擊  
徵發行戍之苦而思江南太平風物之美又念  
身叨祿仕報稱之不易羈離執掌而後知田舍  
鄉里朋酒情話之樂也翁與嫂碩人當道然爲  
酌一觴矣

奉送巡飭冀南大衆魏公入賀 登極萬  
壽聖節序 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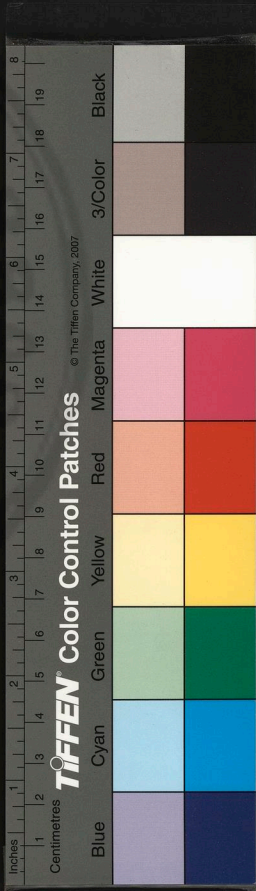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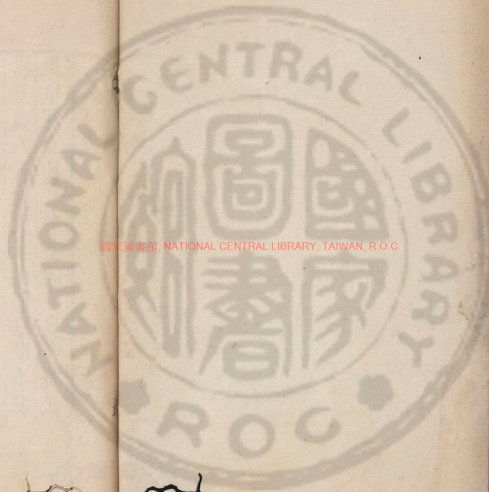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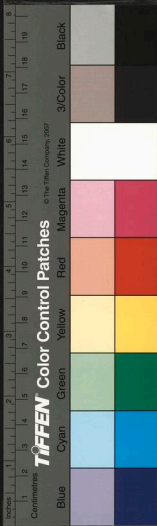




3465920 v.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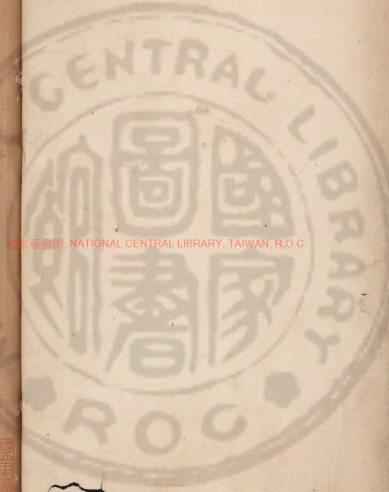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庚申秋九月 冲聖嗣 皇帝位始 詔天下  
以是歲八月紀元泰昌而以明年爲 上天啓  
元年冬十一月屆 萬壽聖節薄海內外天下  
諸侯 王文武大小臣工咸 上表稱 賀於  
時山西推大叅魏公奉表以行公之涖吾山右  
歎歷藩憲前後五稔而其巡飭冀南也且及期  
矣公英偉宏達久負海內之望嘗典校南粵乘  
鐸巴蜀資閩崇懋 朝議將待公以京卿節鉞  
之任顧西人德公睠睠不能釋郡縣大夫咸來  
謁余以贈行之文惟冀南設兵巡甫百年自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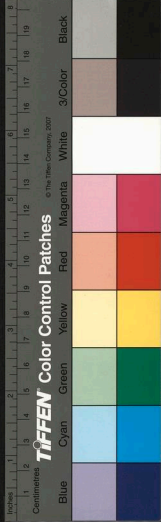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路爲郡而民日以瘠加以邇歲軍興徵調之繁  
閭閻之困極矣在 世廟時公之大父嘗持  
節鎮茲土其風流遺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初  
聞公來莫不欣欣舉手加額伺望公容止於節  
旌車馬之間公旣下車爲能子視其民而以家  
人視羣吏恫然輕刑薄罰一切破檢押捐體貌  
務於推誠庶事則咨庶言則釋如懸鏡執象而  
事無遁情如挹水注地而神無滯用日惟焚香  
燕居翛然不廢圖史之適而刑清年豐閭閻歡  
顏皆有起色庶幾平康正直引養引恬之政可

謂豈弟君子已公文章言語妙天下宜居館閣  
論思之選不當久歷藩服且公嘗以情事乞身  
堅安石之臥已乃其出也則能盡心於庶獄庶  
慎孜孜好事嘗若不及此非其中翹然不以物  
撓已不以已閔物則身能匪躬遺形推誠樂善  
以和庶官擾兆民如此哉自古文臣多薄吏事  
或恬於榮宦者多諛於功名自唐已重內當時  
出藩刺鎮雖名卿達士如李文饒白香山猶不  
能無少缺望以此知公之忠誠樂易度越管賢  
遠矣求之 本朝惟劉忠宣願爲親民官樂居



監司其後柄用以爲得參藩之力蓋有道之士  
不二心之臣不以寵位廟堂江湖櫻其中固如  
此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我公  
是行率西方諸侯躬執奠壤再拜稽首以敬告  
天子所爲祈天永命顧畏民巖張皇六師光  
我高祖寡命其忠言嘉謀必有追媿周誥書  
之典冊以佐 聖天子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某  
不佞烏能贊一辭

賀 整飭冀南兵憲大參魏公燕喜序代  
去年冬十月冀南兵憲魏公以 今上萬壽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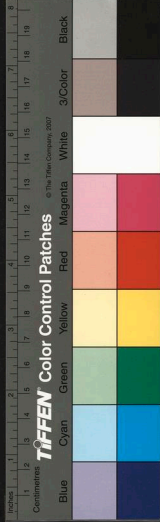
節奉表入 賀是時 朝廷懋簡大僚均佚內  
外公卿建議有欲用監司之望超內臺領機務  
公時承恩歸沐里中而臺臣按晉者特薦公文  
武忠碩緩急可大用宜拜不次之擢今年五月  
會東師奔潰遼左淪陷京輦震驚訛言四馳援  
兵遁逃騷掠畿縣山右惴然如不自保於時督  
撫徐公馳使者數輩促公赴鎮而 天子方宣  
詔中外屬封疆之臣以宣力固圉振揚聲靈公  
卽日單車就道侵冒炎暑犯晨夜日馳二百里  
以趨上黨蓋旣至而親見吏民撫勞師帥訓飭





將領上下屹然有所底定如河流之有防風雨  
之有屢而民喜可知也涖鎮之日隨行無執爨  
者蓋有鬻旅之所不堪而公意泊如也日惟二  
三刻省文案閱軍實受祇謁餘皆脩然焚香晏  
坐而已今冀南所部控扼河朔苞舉懷衛雖古  
天下勁國精甲所在然而猛銳百戰之習已銷  
燼於百年承平之久獨有嬴丁殘伍嗷嗷於壘  
畝機杼之間恐然如朝不及夕所恃者 祖宗  
德澤涵濡之厚以民心爲敵愾而已公當捨攘  
剝削之餘憔悴之日而獨觀化原用清淨寧一

以摩撫而安養之沛然有以浹民之肌膚而寬  
然未嘗繫有司之手足不示恩而民皆得所欲  
不事察而吏自莫敢行其私益公之爲政得詩  
之豈弟易之光大書之正直而鎮以無名之樸  
養以不貸之圃宜乎百姓又安盜賊銷戢間閭  
恬熙訟獄衰熄協氣應而風雨時年穀豐而頌  
聲作也十月某日公之生辰郡邑守令相率稱  
賀余方自浙過家適來徵詞謀所以壽公者余  
聞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雅正直而靜廉  
而謙者宜歌風夫六月之詩載於小雅其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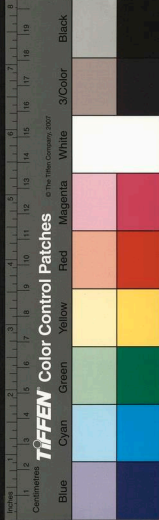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周公  
告成王以王業之艱難而作七月之詩列於鹵  
風備陳田峻婦女衣食之事繼以十月滌場躋  
公堂而稱兕統今公以文武吉甫之才當中興  
非伐之日而能根本王業盡心於民事用觀朋  
酒羔羊燕喜之盛雖以之相天下可也雖然予  
州民也則又稱鹵詩之美周公者曰是以有衮  
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於是郡侯及邑父母咸舉  
手曰此國人大夫之意也願書以爲壽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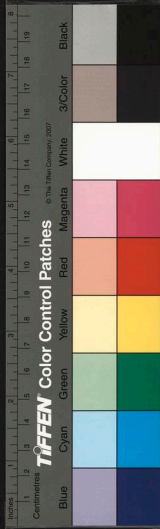
代

光宗皇帝登極一日補臺諫數十人未幾 大  
漸 召言官預 顧命於時中外翕然臺諫諸  
賢爭竭忠昌言以報 主上所陳多 國家安  
危大計 官闈肘腋密議業已傳播天下載之  
典冊若吾鄉侍御汪公其一人也公旣巡按江  
右還 朝廷時予亦叨厠諫列始盡得公前後  
奏議反復讀之真通達國體深切時政一時鴻  
卿碩儒亦旣敘之詳矣而余猶有慨焉者以爲  
宰相臺諫 天子之腹心耳目所謂 國之重  
臣不可一日無焉者也顧 祖宗罷丞相而相



存 神祖輕輔相而相亾何者 累朝閣臣位  
兼師保有三公之尊左右朝夕參決機務有繩  
弼論思之實則雖去中書之名於事權固無損  
也唯 神宗始嫌大臣專恣遂有輕大臣之心  
晚歲倦勤深居端拱疏皆畱中其視宰輔耶若  
贅疣百官日囂然無所顧忌而大臣且畏罪避  
嫌之不暇於是盈廷之議無所折衷聚訟之徒  
沸如蝸蟻無惑乎萬幾隳而四夷橫也蓋 天  
子必使閣臣之權足與 人主爭是非與羣臣  
辟邪正而復令言官得舉其職譬之腹心手足

各有所寄然後臨非常之事有可恃以無恐平  
居自解其肢體自疑其手足苦爲束縛之拘攣  
之恒使之木強痿痺而不仁倉卒之際忽然策  
之効奔禿捍頭目鮮不顛蹙隕越者今大臣凌  
遲僅與庶僚充位備員故雖有憂社稷之忠而  
無所用也然則當 今上訪落之始欲振積衰  
之勢收旁落之權以與天下更始非盡復舉  
祖宗召對之舊則事權終不可一治理必不可  
幾臆哉侍御公之言凡見於章奏者前後不啻  
數十上其言無不可佩而貫而余尤頌其重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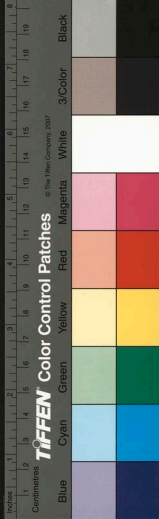




擬復召對之說爲劑時之藥石鎮世之元龜也  
管韓忠獻自叙諫業以爲人臣進言要在理勝  
而將之以至誠理勝則其論不易而可以致  
人主之必行然非至誠則無以盡通萬事之變  
而切中一時之急若侍御者庶可以不愧矣吾  
鄉山川特傑而白岳尤炳然靈奇 國朝名賢  
自程襄毅以諫顯爲 英廟宗臣嗣後代不乏  
人若吾侍御公其諸山川所鍾以爲邦家之基  
而非偶然者也

侯氏世略序

余頃自上黨歸始識侯服長前數年已聞其名  
閭巷間人多稱其倜儻負氣輕財重交能與人  
緩急比相見恂恂磬折欲然下人布衣農冠無  
鮮華衣馬之習獨深心好書忻然有志於古文  
詞顧時時喜從道人釋子遊其遇山林放佚沉  
冥忘世之士徃徃與之酣嬉淋漓閉門沉飲連  
日夕不厭其視流俗之逐逐於富貴聲利之場  
者意蔑如也故余與唐子叔達時至其家郊居  
蕭然場圃竹木繞舍圖史充宇其童稚皆有自  
得之色殆宛然有似於東臯方山子之爲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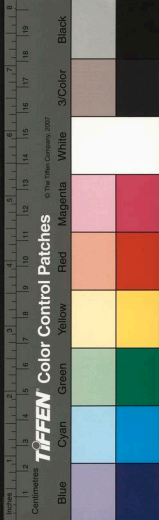


先世世服農至君父祖始兼什一居積起家然  
好行其德甲中咸目爲長者服長自少則思侯  
之先由汴宋徙居歷數百年而世次昭穆漫不  
可考相傳當勝國時誠子孫惟務力穡勿求仕  
宦故雖世有隱德而文彩湮鬱不少槩見意甚  
傷之於是搯贅踵門徧謁於吳中之名宿而老  
於文者丐爲著侯氏世略凡祖禰而下兄弟支  
庶竝列於譜將至於袒免同姓親疎粲然傳之  
無窮一時四方之賢人各爲之論次彙而成帙  
已凡若干篇而猶屬筆於余且請之至再三無

倦色噫自唐衰譜牒淪廢士大夫不講久矣今  
新安豫章山谷間故家遺俗其載籍猶有存者  
吳越廢著遷徙不常雖公卿鉅室亦往往邈然  
迷其所自出以余所知惟丘子成先生嘗手輯  
家譜曾使余序其後亡友徐女廉晚自著東海  
世界是外益未始一二見也服長甫自純綺之  
年而獨慨然倡舉於曠世廢墜之餘且能遺外  
聲利而猥叩於幽遐寂寞之士其不啻賢於流  
俗遠矣余不復贅紀其世而樂爲之序云

潘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代闡兵道



今上御極四十有六載德澤洪茂海宇康乂于  
時天下諸侯王之賢宗藩之盛不啻萬億類皆  
謹遺教修成憲垂恩儲祉儲儲黃髮臻壽耆稱  
祭酒者濟濟相望乃其所推俶儻瑰琦湛英華  
含道德簡在 上衷寵大褒美榮無與儷宜莫  
如藩王是年春秋七十冬十月吉王寔誕降凡  
自郡王宗侯文武僚屬官邸臣僕以至閭閻田  
野之阡山谷之叟無不懽欣謳吟歌舞舉首加  
額臺察大吏以下稽首致詞奉觴上壽無敢後  
先某少起家令榆次量移長治卽侍王宇下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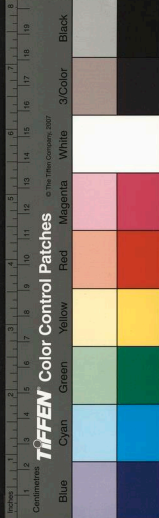
又奉簡書持節巡冀南分駐潞安前後望燕間  
之清光承道德之令儀舊矣躬際盛典習懿鑠  
率厥長吏以引以翼如考鍾鼓不知其音之發  
也粵維簡王以 高皇帝愛子分封于藩燾土  
潞安啟上黨之境踵陶唐之風首以忠孝勤儉  
崇貽謀嗣以仁厚兢業紹前烈以至憲王弘文  
尚賢聲被四海宣王純孝格天寵冠世廟是開  
今王履懿哲之統躬粹清之質教成於襁褓蒙  
養于主鬯含奠視學尊師尚齒修類宮之曠儀  
御東序之秘寶翔冊府覽書林孕虞咀商寤殷夢





周徵辭與義風渙冰釋弘音大章泉涌霞蔚由是尊三德循六行旁該九流覃思八埏故能以典籍爲苑囿風雅爲鼓吹騁蒐羅爲羽獵摘英華爲文繡用以榮鏡宇內仰稽遂古中述祖則躬奉天經錫類以廣愛惇睦以弘讓崇簡朴以勸風俗激賞賚以勵貞廉降詞色以禮賢茂乃若色養太妃大孝也竭帑藏以餉邊極忠也轉租粟以恤災廣惠也今上眷懷宗親奉公體國謂莫如王賢優降璽書煌煌制詞備載典冊榮莫與尚而王虔輩勞謙小心寅畏僂僂視

考父警戒師武公益簡遊宴減膳樂脩恬愔守玄默是以澤潤枯腊恩及飛走甘露時雨滋液滲漉嘉穀六穗瑞草三秀四時均調百昌遂茂神明若著蔡壽考弊金石此誠宗祏之洪業賢哲之極軌也自古彭鏗之流小山之徒方斯蔑如矣聖天子方議大官袒剖之膳頒尚方蕃庶之錫以展親親將齒德之尚達尊親賢之典並隆用以光施祖禰傳示後裔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王之謂矣某不佞不能揄揚萬一聊述觀記抒情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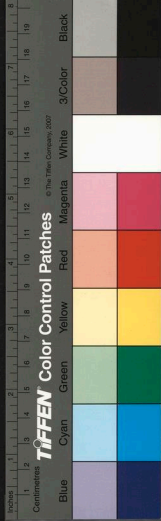


與康衢之童華封之民是頌是禱云爾猗歟盛哉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 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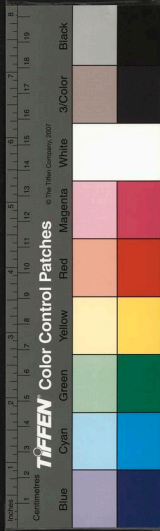
自古稱郡守循吏之賢莫盛于漢已自蕭曹以寬厚清靜民用寧一而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皆儒者明習世務以經術潤飾吏事多以郡國守相爲三公孝宣時俗吏類尚嚴酷黃霸朱邑獨以寬和爲吏民所愛霸賜爵爲關內侯炳炳烺烺至今言循吏必以潁川爲稱首先考之當時曹參之屬齊相曰慎無擾獄市而已黃霸始爲

廷尉庭中稱平及爲郡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而已史又稱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然則吏道之所尚可知已我郡侯滇南楊公以經術爲名進士由廷評陞大理正晉秋官尚書郎今年夏奉璽書剖郡符來守潞安潞安冀南各郡而太守秩尊職在承流宣化阜民興教行縣訊獄略如前代故事至推臺閣省寺之選爲之 朝廷特簡公于刑曹郎其視黃霸以廷尉出爲潁川意豈異也今世士大夫以經義制科起家往往不通習法令夫大



守吏民之本而法律所以輔行教化之具也  
國家律令大誥其巨者經緯萬幾綜攝六曹而  
其細周悉民隱無所不統貫顧其制非一代之  
典而其義非一家之言 我祖宗列聖之所詳  
定審克而行歷漢唐以來君臣之所參互折衷  
而成者也盖有三代欽恤明允之意焉其要在  
使民畏罪遷善而已帝之命臯陶曰女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然則律令法比之事非仁人君子莫能用也  
自州縣論訊用律輕重多致踈駁故詔天下重

獄悉移大理按覆以制天下之平公在廷尉時  
廉平公慎庭中號以不寃夫能司天下之平以  
臨視一郡其治固易易也然我公之來也咨誨  
旁詢委任參佐務先教化不動聲色洞燭吏弊  
而覆護小過雖箠楚之令未嘗輒施其煦育惠  
鮮吾不知于古淑問何如其視潁川之寬和如  
所云外寬內明之治殆亾以過也涖任之歲適  
當上計冬十一月將朝京師于是僚屬之賢郡  
丞謝侯司理胡侯偕來徵予文以贈行余惟故  
事郡國上計述職凡治行卓異者 天子召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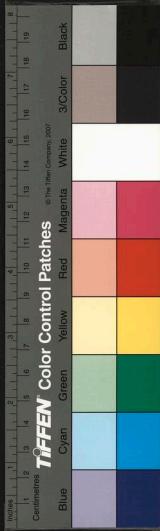




間民疾苦及治所繇因得與文學法從錫讖賦  
詩賜金增秩如漢唐之典焉 今上久不御正  
朝而公亦未當奏績然古者勞使臣之來見于  
四牡之詩其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是用  
作歌將母來諗蓋恤其臣之賢勞而叙其將母  
之情來告于君也公家滇南往來萬餘里太夫  
人方安家食公以是不能無晨昏啟處之戀余  
請歌四牡以送之所以志民吏德公之深而念  
公之私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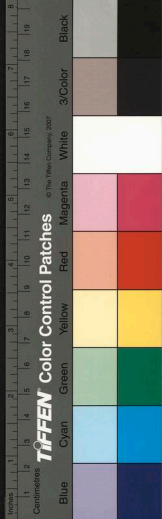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去年風雪中僑孫來上黨省舅氏既別之寧武  
將由塞垣趨京師已至寧武龍公有國士之遇  
遂留三月北陟清涼禮文殊叅各宿而歸因出  
共囊中詩文日勸余生遊焉憶出門時所親亦  
多云當一至五臺余笑應之曰會當以到時到  
耳盖余自知下劣各山勝師皆有前定人生可  
以自策進者惟有一事而老病已劫而留之此  
可痛已余顛固倍時語未嘗徇人僑孫獨津津  
向余昨寒夜深雪中語連夕不休盖其深心勝  
氣未見鞭影而馳顧屈首隨老馬至若爽然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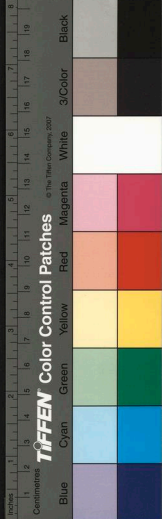
失者此殆有夙契未可知也今歸將遊成均南  
都人物淵海東南秀彥輩出在審擇而善交之若  
吾僑孫信如渾金璞玉不卽人而人卽之方將  
望影辨氣有泣血以相明者夫豈俟于人言哉  
亞中大夫 節鎮冀南叅知閻公壽序  
自嘉靖中置冀南分司建節潞安歲時屆其生  
辰郡守而下及州縣長吏皆相率奉觴爲壽咸  
有祝詞大夫閻公巡冀南之二年夏四月長治  
方侯偕七君者來謁余爲序余惟今之爲壽多  
引詩人壽耆福祿之詞乃詩之美者莫如南山

有臺其詞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蓋大臣以其身爲邦家太平之基湛恩  
濺澤浹于民心其下莫不歌舞詠歎思祝其壽  
考至于山谷田野之民亦皆躋公堂而稱萬壽  
今去古遠羔羊朋酒雖不可復覩然而閭閻歲  
時歌舞之俗其民一也則夫郡邑之長吏爲之  
修其文致其詞以導其情者亦烏可已也冀南  
統府二州縣二十有三衛所屯田遠跨洛邢磁  
衛諸州連制數千里奄有古澤潞河北之境卽  
潞安郡治在節下而宗藩列邸軍民雜居地險



而奢俗儉而悍非有文武德望周悉民隱熟察地利者莫克填撫之大夫閻公嘗令長治及守河內夙有遺愛于懷潞之間其視冀南山川土田阨塞皆可列于掌其州里民俗豐剋腴瘠勇怯皆若察其色脉其于按治抑搔譬若一身之痛癢隨其手足無不得其處公之始至宣布詔令務先德意鎮之以寧謐風之以廉讓推誠任下而守令丞尉皆畢効其材正已率屬而闢徼筦庫皆無所容其蠹爲之二年道化周洽于是益簡將領以練軍實罷供億以恤民力興學

校以育賢才泊然不動聲氣而百吏効職疆域安堵征行之夫屯戍之旅皆自得于河山千里之外桴鼓不鳴訟獄衰熄至治之理烝爲太和風雨時若田穀豐衍百姓懽忻道路歌舞中和宣布如考鼓鐘不知其聲之四達也 國家行省與政府並建參政猶古叅知宰相之任蓋入則爲 天子侍從卿貳出則問閭餽寡疾苦管賢如劉忠宣有志于安天下恤窮民者嘗願出居其職自官府睽隔政地樞府皆噤不得施設今日民心之所以不搖而 祖宗德澤猶得





以下究者恃有外臺藩翰之賢以爲磐石之固也然則吾民樂公之燕喜而祝公之壽考者不可謂非太平之基邦家之光已故事藩臬司道之臣有惠澤于一方爲民所愛慕者或至伏闕請留 朝廷賜璽書增秩累授節鉞督撫其地前後歷十數年始還內臺余意自今壽公以往吾上黨士民德公滋久私公愈深庶幾復見朋酒羔羊之盛其稱兕觥而祝公者尚未艾也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揚公壽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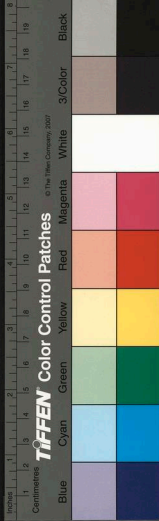
嘗誦周公七月之詩首言鹵俗山谷寒粟之候

農畷婦女耕鋤之事至于我朱玄黃以爲公裳羔羊兕觥以爲公壽申以祝詞故鄭氏三分其什以爲義兼雅頌而或以凡雅頌之言農稼皆可系之鹵及觀甫田諸詩如云旣霑旣足生我百穀而亦頌以壽考萬年如云以御田祖以祈甘雨而矢報以萬壽無疆是何古之田畷士女皆知祝君之壽考何也蓋王政莫先于稼穡故其耕耨斂穫皆上之所以私其民而其豐盈歌舞皆民之思以報其上則夫當其秋成慶其有年而是頌是禱以侈君之賜者固其情之發而



不可已也潞安治古上黨山谷晚寒無異函岐  
其原隰偏陜高亢苦曠雨集又易漫漲且歲多  
雨雹農之望歲艱于他郡我侯之來甘雨隨降  
歲乃大登七月揆公始誕時甫下車諸吏進觴  
而未有詞是冬瑞雪應時明年雨澤滂沛膏液  
滲漉盲風不興雨雹不作黍稷被野果實垂路  
庾廩露積囊橐至于入州之境千里之間  
不俟刈穫滌場而豐阜之象室家之慶笑語歌  
頌之聲固已徧于山谷溢于市廛而徹於堂皇  
矣七月壽公適維其時屬邑長吏相聚而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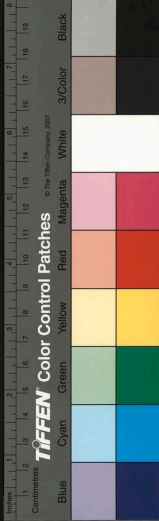
詞竊惟詩書善言天人之應莫著于洪範其曰  
敬用五事農用八政蓋民以食爲重而德以恭  
爲基至言庶徵則曰肅時雨若夫貌曰恭恭作  
肅貌之祇肅似未足以格天神而致雨澤載考  
孟氏謂恭者不侮人又言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爲哉而史臣之所以贊堯亦不過曰允恭安  
安蓋其好生養民之心不自滿假無敢逸豫自  
穆然介乎容儀之間固其所以格天而阜民也  
我公以中朝卿寺侍從之選出守茲土能不  
鄙夷其民躬進八州之長吏宣布天子之德



意藹然惠教之嘉與以惠養元元其不虛無告  
不侮鰥寡之意至于夙夜不懈日昃不遑雖三  
代恭讓之美何以遠過宜乎協氣旁浹陰陽和  
調風雨時百物成而頌聲作也夫七月之篇王  
業之本盛矣楚茨大田值周之季毛氏以爲有  
傷今思古之意焉方今邊陲多虞四方徵發齊  
魯梁宋之郊赤地千里聞多流離而上黨八州  
之氓獨熙熙然出作入息遊于堯壤五風十雨  
阜于舜時某與諸君皆得同寅和衷仰從事于  
公賴茲有年以免于戾而某又幸朝夕宇下則

其導民之情而彰公之賜者誠某之職已上之  
所賜于下者厚則下之所報于上者備詩人之  
愛其君不徒欲其富貴壽考而已必俾昌熾其  
子孫申錫其父母如閔官之詩是也其詞曰天  
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又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夫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與衆樂之之謂樂  
我公以錫類之仁成致和之音合國人孔邇之  
懷以聲善頌之文此聚順之養不匱之孝可以  
播之金石傳之無窮矣願以此脩公介壽之觴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 觀序





今上改元之冬天下郡國守令皆當入覲上  
黨夫京師千里爲肘掖右輔其視甌閩滇粵犯  
江湖涉梯航選舟易馬幅員在萬里之外者則  
山右猶之三輔也故吾張侯以十一月某日始  
戒行而諸屬邑父母咸徵文以贈某州民也又  
附公同榜遂以見屬比自建首稽誅西虜竊發  
凡稍沿邊州縣多留守宰以重保障卽澤潞之  
間免覲者過半獨郡守以方面之尊總群吏之  
計上之冢宰咨所殿最其任蓋至重已在 祖  
宗時元旦朝賀之儀雜用漢唐故事凡郡邑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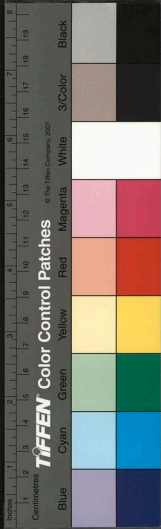
令治行卓異皆得 召見親問政理所繇與民  
間疾苦狀然後錫宴贈金至 天子賦詩以寵  
之 今上幼冲勵精勤政宵旰焦勞愀圖安攘  
頃續發帑藏二百餘萬勞郵將士軫念民瘼當  
悉修復 正朝之儀必見親 賜召問如 祖  
宗朝故事乎矧我公在 神考時爲廷評號無  
寬民遷戶曹尚書郎皆懋有成績以故出守未  
幾旋膺 璽書晉階兼蒙仁惠治平之褒今  
天子固已知侯爲股肱之良社稷之臣矣且公  
之治上黨也甫下車嘗攝分巡冀南矣其綜理



世三州之獄訟若聽諸堂皇之內遠制洛邢磁  
衛數千里之屯戍若厝諸枕藉之上公惟宣布  
德意用惇大寧靖以綏懷之故雖徵派輻集膏  
髓已竭而民無嗟怨之聲年穀豐稔汜以小康  
今茲躬執奠壤入覲 天子上計入州殿最豈  
徒膺上賞被殊寵而已哉必且上言疾苦爲疲  
民請命舉吾潞安數年以來杼軸空竭于 上  
供租粟殫耗于 藩祿以至加派搜括徵發閭  
左買牛解驪諸剝膚推髓狀得徹于 聖聰庶  
几 皇上惻然憫之亟需寬政以活元元固邪

本乎詩云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  
咨訊古之君子行道之際猶不忘周咨民瘼以  
入告爾后今公輅車所經皆河內畿輔根本重  
地閭閻雞犬屢警于亾卒之抄掠良家丁壯半  
盡于黠虜之鋒鏑公且耳而目之矣豈待問哉  
然則茲行也匪獨造福于吾潞民其爲 國家  
安撫畿甸計以鞏萬年磐石之安者將必由之  
矣敢以爲贈行之獻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沙廣隰松竹深秀桃柳始華時見人家隱林  
估客乘筏順流下悠然如行鏡中溪流曲折明  
滅遠水窮處爰有高山入雲黛色欲滴與叢林  
交青深溪合翠森沈蒼鬱警神沁目益至青山  
亭而道折背溪行山閒至十錦亭大溪橋乃復  
踰溪則已次臨安橋以石頗壯橋上四望皆山  
采翠翔翥誠所謂龍飛鳳舞者也馬首一山形  
若案上有浮圖爲石鏡山一曰衣錦山吳越王  
歸燕父老處山林皆蒙以錦故今有十錦亭道  
傍竹林中有化城寺會天雨急趨臨安邸按餘

辛卯二月丁亥夜發抵餘杭城下明日昇籃輿  
過城之西門道左見溪水甚清深間昇夫云是  
苕溪從天目來道逶迤隱起若隄右平田左陂  
澤澤中多蓮芰莖陂皆臨溪田亦帶山沿陂多  
深松美篠遠山色若翠羽時出松杪稍前竹益  
緜密路屈曲竹中如行甬道竹光娟娟襲人有  
溝水帶之或鳴或止與竹聲亂錄鐸可聽幾十  
餘里逕折竹窮復與溪會溪益深濶道行溪之  
右皆高岼溪流所激蓄多崩圻樹根時踞頽岸  
半迸出水上偃蹇離奇多桑多烏白溪左皆平





杭有大滌山有金堂玉室爲第三十四洞天又有天柱山居福地之五十七是日意於空際或一觀焉然昇夫野人莫能指其處也

臨安至昌化

旣雨宿臨安邸中明發遂行雲氣淋漓衣袂皆潤至九州山路綠嵒屈曲上下小溪繞山足苔溪亦相映帶而稍遠俯察水涯楓裡叢生溪得雨乍漲迴縈林間仰視嵒樹宿雨滴瀝數里外人家林木翳然晨煙如縷明滅遠上半入雲霧屢迴不覺旋至其地又前爲一泉山有泉懸石

上旁有石磴聞上有佛寺山麓犬牙迴互水木益攢簇至藻溪遂入於潛境水皆分流其中聚爲山市散爲遠村疎數出沒曲有異趣凡若干里道左臨溪故雙溪之下流也望見九里橋山巒岑秀松栢楸楠蒙籠其上人家倚薄其下危橋淺沙馬渡沙際人行樹間暮色曠靄宛在畫中又一二里抵於潛明日遊觀山亭午始就道時余霑醉輿中勝槩已失其十九至羅嶺不甚高峻然有關踞其隘其上逶迤旁見林塢其下陡陘迴俯縣邑山縣無城其大不能當歛之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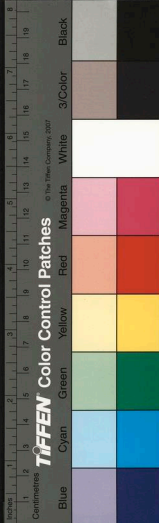


落然溪谷特迴合縣東石橋亦壯縣南隔溪小山岸峒上有古刹皆足寓目薄暮獨南行溪水  
上觀寺閣復東渡石橋讀山下古碑碑載縣沿革甚詳惜好事者未嘗至也故記之

自昌化至蜃溪

出昌化之西門門跨兩山之閒甃以石竇上有  
睥睨路綠崖行甚仄崖石崛疊俯臨大溪中有  
堰蓄水灌水春溪流上平若鑑其下濺沫沸白  
聲亦載路少前有村曰西峽隔岸一山峰石廉  
峭狀如英石皴剝甚麗其地多漆多棗多棕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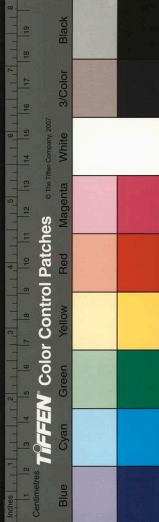
桃梨始華時照籃輿又前至瀨子溪下輿從板  
橋渡溪流觸石四送倒注泌澌軼越濛濛跳號  
橋爲之撼從橋隙望見驚掉心目其水間出續  
溪縣又前過柱溪橋其勢遂殺越華光三跳二  
嶺至泥脫渡乘小舟渡舟可受四五人時日色  
射水底晶熒的礫沙石五色如霞綺淘金漾碧  
亦異觀也又四望山翠萬疊如城近而脩者如  
龍蛇之飲於河或如駭獸臨河踟躕而却走遠  
者如連山之濤噴薄離漸千派萬落或儼若翠  
羽或澹若碧衣之蒙霧綉殆無以窮其狀既渡



乃飯於大柳鋪又若干里至五聖橋路綠崖斗  
拆下臨澄溪十餘丈路險又高下岸閒松檉瓊  
瓏蔭溪路時出其杪有廟閣嵌絕壁下臨崩崖  
橋所由名也橋已圯今從上流一二里渡橋下  
水激激石閒水楊蒙暴其上隔岸有平疇春華  
爛然遠山益層疊攢矗若回巧呈異於險仄之  
境者又前有大冥山十餘峰尤峭削如卓筆更  
薄暮過車盤嶺嶺高四五里在層山中不能絕  
出也二月壬辰記

癸淳安記密山諸巖

自淳安縣而下溪澗可四五里兩崖多巖岸高  
一二丈或時有小山臨岸遠者去數里蓋山夷  
水舒曠如也凡若干里而見兩山如關溪迴入  
其閒舟行限中其右一山皆精石嶙峋苔繡丹  
碧如霞峰首甚崒崒其後數峰泝流擁之從絕  
頂墮一峰俯溪溪有廟踞其上下爲澄潭曰羅  
山潭循山趾行可一二里馬石廟出焉廟前有  
石如馬藤蘿骨其上不知爲何神也又若干里  
而爲合溪浦有山壁立縣亘如城石半作鐵色  
其將盡一峰皺文具五采時方晝舖坐於閒觀





潭水如展鏡浸濯峰趾倒影沈碧菖蒲藤樹披拂涯涘悠然歷之疑非人間也其下有湍忘其名時溪稍折而右其左一峰高數仞衡倍之皴理與前埒而多草樹葦叢石罅間形正圓如月半出水上最奇其下復有密山巖巖嶄然嵌空其高可數百仞山形亞缺如朽株其理皆衡旋舟徐移其下山勢側出凹凸亦異狀中稍斷爲壑按山形如堂者曰密堂窪缺處形肖堂室與其石大都瓦裂冰坼參錯骨立或瑣碎攢索如鳥獸器物之形者不可勝計時微雨自遠至過

乳香潭潭壁亦奇麗晦冥不可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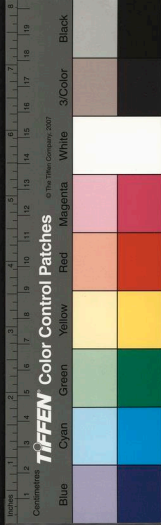
遊齊雲觀天門虎坼記

予幼嘗至齊雲蓋欲爲之記云又十餘載辛卯三月庚子與李氏表叔有事祠下攜一犍輿往其徑至桃花澗而始奇然莫若天門虎坼夫始入山路忽峻忽夷人前後歷歷蛇行樹中凡十餘折輒亭焉其峻絕處皆舍輿徒行猶蠡風刁于五六里而忽坦陀道左四五峰皆巋然如障有磨崖大刻又三四折而上過桃花欄路復險又行兩山中山夾峙如堵墻右峰尤崒崒特上



有亭當其隘入亭路繞峰稍折而下聯以石梁  
彌亘絕欄抵於岬壁壁閒路衝不踰尋俯視邃  
壑下注凡數十級沉沉無際洞駭心目迴視峰  
趾巖然墜壑底下仄上顏若壓若俯俯仰欲眩  
益縮縮循岬壁行又前數百步而有楠木迸出  
石閒大且數拱苔蘚如甲其崖曰楠崖上當天  
門所以名天門者崖嶺石壁如屏忽中穿一竇  
高可五六仞深平之廣又半之方如門闕其內  
石岬環周翕口窪腹如豎半甕岬嶺有樹木亭  
觀俯之泉如出甕口下注於池不絕如散珠名

曰真珠簾其窪處爲雨君羅漢大士諸洞路環  
曲歷其前予繞池俛仰者久之時有道士爲予  
指虎岬之勝石壁閒有虎跡如印泥淖岬與天  
門對復見人縷縷從門入逶迤樹杪真不自人  
閒來也直西復有懸岬石室閒由此可上香爐  
峰會道士來相迎遂折由石磴上有石坊曰天  
梯至巔平如臺卽虎岬之巔其表裏皆絕壑其  
裏草樹林薄尤豐蔚蔥蒨又望見帝宮琳宇金  
碧丹堊攢簇繁積如霞如銀矗矗林際地遙與  
椰梅庵對西南見三姑峯及紫霄岬皆巖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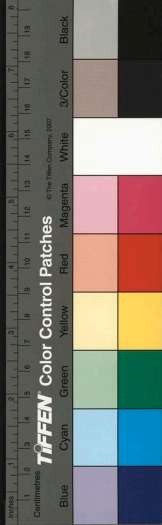


岑樓秀出於雲氣滲漈之間向所見俯嵒樹木  
亭觀乃在道傍至庵已昏黑因宿南極樓燒燭  
爲之記

至捨身嵒記

出榔梅庵之前皆石徑旁緣以石闌其低可俯  
下嵒壁陡絕行者如乘墉楓檉儲椽之屬飛舞  
懸攫上擁闌楯下蔽絕壑泉潺湲滙其下甬北  
嵒相距可百許丈樹閒見非嵒石壁如障苔蘚  
點綴爛若雲錦樹生其上若爭爲奇者人經樹  
中下上斗折卽前所躋天梯道也嵒石欲盡而

一峰突起四無所屬削成如臺違與宮對以鉄  
亭其上塗以黃金香鑪貯其中遂以名峰最奇  
由宮而西有二道其上出華林塢至三姑諸峰  
境甚遠其一曲折而下過宜男宮漸臨深嵒數  
十步而見石垣其卑略與前埒有石柱高二尺  
斗折碁布上刻爲列星之形嵒有碑刻已泐又  
雨溜不可讀過是覆以石屋時穴其壁以臨深  
嵒嵒樹亦時拂石竇中偃僂而入頗晦且濕數  
折忽洞然俯瞰石壁險絕百餘仞岌乎如層城  
之半摧爲捨身嵒旁窺嵒石參錯樹蒙羃瓊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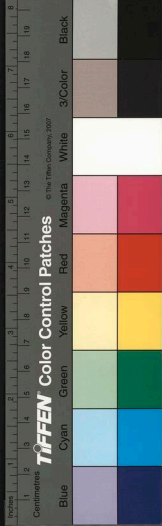


地有二池從者數以盃鄭水下傾皆散作霖霖  
良久至地已不可見流泉百折沸白如練黦流  
如帶近在崕底從者欲引予至三姑諸峰不能  
久於是爲之記而去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峰記

由宮之西稍折石級上數千百步而俯視宮觀  
金碧之麗其後三峰迴合如屏爰有翠羽之蔭  
虬屈之幹叢峰綴石蔥蒨鬱不綯而畫迴望  
宮前絕壑嶄然其前天梯天門諸峰參錯可觀  
石級十折人上下樹間共來也若徃其行也若

止迴盼睨視莫可一狀其路大氏西行時稍折  
而復上漸上所得境亦漸異未至徑輒若窮始  
一折而見石涯巖然相累而下者爲捨身崕之  
背至是已俯視香爐諸峰更上而見數峰頽頽  
若聆若倚若攜高出天際有泉懸注決決載路  
下石如破甌泉入焉徑緣山而迴其峰益高崕  
曰紫霄之崕橫亘直上皆數十百丈石理若一  
嶽空壓虛下因崕爲廣凡若干楹無甌甃之  
屬琢石爲闕爲垣爲疏牖曰玉虛其右有泉自  
峰下注屢着石而怒下噴如雨下濺鬻爲池池



上有樓承焉其山腰刻曰飛雨其泉石益奇仰  
觀周行者久之乃更折而路旁仰見三峰肩隨  
離列如髻爲三姑峰至是漸下忽雲霧四合咫  
尺不可辨但聞泉聲如驟雨千檐萬雷俱下地  
有文昌閣殊壯卽而麻焉道士指閣前有五老  
峰然瞻視莫可見隱几少需忽雲氣上升如輕  
緇之乍揭忽一峰見頃而皆見如漸出障中其  
近可攀也大略五峰若指中尊而旁庠峰形正  
圓皆卓地切雲峰杪有樹望之若簪髻巧若中  
規矩嚴若應綿葺石不甚斷齟皴裂紋理衡旋

如螺大抵類武康其餘散若填委咸若屨若幻  
滅沒於雲氣之間目不及審意不及領神恍兮  
其若游身邛然其若危良難以辭遂聊書其槩

冷泉亭畫記

魯生以此扇索畫畱余篋中年餘矣今年再同  
至杭長夏魯生泊松毛而余栖韜光時往來焉  
又時時致美酒酒酣輒與坐客揮灑一日魯生  
所餉酒特芳冽適雨過下至冷泉亭觀瀑經靈  
隱寺僧舍攜友人數輩先置此扇於案汲水拭  
硯及移茶鑿酒榼就澗底弄石掬水磅礴大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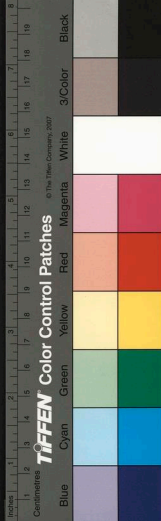


徑起入寺因憺魯生不共此作圖貽之其兀然  
欹坐余也對余飲者爲薛蕙光相向斟酌者爲  
薛更生張德新翹足仰臥者馬異甫羹爐煎茶  
爲鮑谿父濯足仰觀崖際僧者陳文叔也時煙  
嵐淋漓雲木杳靄雖未及髣髴而人物意態筆  
法流動衆客頗爲絕倒遂命記之

新築皇華館記 代方方石

古者以仁賓客爲政春秋所紀凡道穢實至不  
授館謂之失政君子譏之洛安雖岐於孔道而  
輶車使牡時或出焉顧賓館久廢使客之過者

徃徃弛蓋偃節止於逆旅余始至前太守豫章  
陳公議創建之而難其阨又二年乃得於城之  
西去關以尋丈計地故屬藩邸余爲請於王  
許之遂命工鳩材繚以周垣延袤若干步爲屋  
若干楹堂室門廡略備其制車徒儀衛各有所  
止三月而訖工用錢八十餘緡太守所遺充四  
之一皆余踵成之因名其堂曰四容以爲今而  
後士大夫之辱吾境者庶有所休而容度乎且  
以是役也費不參於財地不規於民而得以脩  
前政之闕失皆可書也刻而納諸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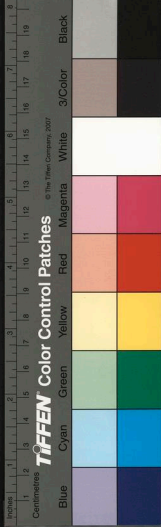




縣南雄山鄉有四貞祠立於正德辛巳安陽崔  
侍郎銑爲之記凡春秋二仲官師往祀祠下歲  
久祠圯鄉民請脩建之凡出私錢若干益予官  
縉三千踰月訖工請紀其事於石按志四貞者  
雄山王川妻平氏焦相妻程氏趙公賢之女曰  
閻兒袁佩幼女雁菊也正德六年歲辛未霸州  
賊流劫郡縣夏五月賊騎千餘突上黨居民竄  
匿山谷搜掠婦女數百人趙美而艷爲擄置馬  
上輒自躍投地呼曰我良家子死不受辱賊憐

重脩四貞祠記 代方方石

其美挾上馬以刃脅之復自擲踞地罵賊求死  
乃彎矢貫其眼卒下馬斷其右臂以死程氏爲  
賊所牽力臥地不起曳之半里許膚肉綻裂血  
流殷道瞑目罵不止殺之袁女年十六見程死  
亦力拒不肯行復好言誘之更大罵亦被殺平  
氏被駢衆中見路傍井笑謂羣婦曰吾志遂矣  
抱幼女投井死賊退有司以聞 詔旌爲四貞  
云當是時劉賊之黨楊虎趙鏃輩二十五人聚  
衆至二十餘萬分劫山東西河之南非江淮荆  
襄數千里漂忽震蕩如風雨之至殘破州縣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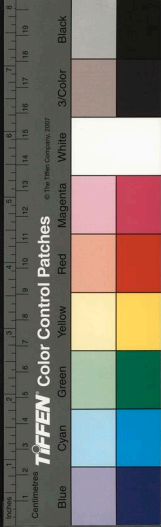
百餘城磨牙蝮血戕犯衣冠斬劉士女毒焰幾  
不可逼視而四貞者乃以婉孌荏弱之姿叱豺  
虎如狗豕嬰矢刃如芒蜚當其喋血委軀於荒  
墟榛莽之區豈復知有 朝廷之褒卹與夫血  
食祠廟至今若此哉迄今已百餘年而凜凜生  
氣如昨日事蓋自古史傳所書殉義死節英烈  
之蹟其精魄皆皎然動天地貫金石則夫四貞  
者宜其久而愈烈能爲民禍福使有司鄉人矜  
嚮畏敬而不敢怠雖百世以後聞其事者猶髮  
豎毗裂膽碎戰掉而不能止也去年己未雄山

松園何處身卷一

王自友妻牛氏以挑菜適野爲強暴所逼奮奮  
力罵拒賊怒以石盡擊其齒以死其事甚烈余  
讀崔記不詳著四貞之死慮其久而失傳也備  
記其事如志而附書牛烈婦以俟旌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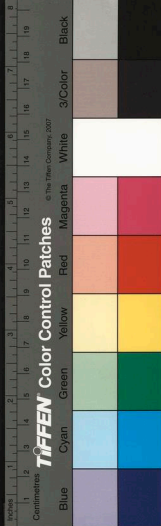
重登百谷山觀泉譙遊記

是歲之九月旣疏石得泉於百谷寺傍山僧汲  
泉來告事傳邑中此都人士及山谷之老舉譙  
然相語謂斯泉湮涸不知幾何年矣一旦溢涌  
以出意者山川効靈以爲人文開先之祥乎是  
時司勳大夫程公方休沐里中欲往設譙以落



之餘以山林泉原修復舉廢皆令職也敬卜日  
具主禮而要署儒學太原張君以相張君與司  
勳公同舉於鄉前遊實贊余以疏復斯泉者也  
先期戒除逕道具帝幔徙几席膳夫致具伶人  
抱樂溪芷可淪山肴錯陳將往之夕陰雲四合  
緒風颺颺虞爲雨徵厥明則朝陽瞳矐天宇澄  
肅早衙甫畢輕輿而往郊郭之閒壟無滯穗場  
有露積旣渡石子河入山逕石路犖确崕谷紺  
抱坡坳而上可二三里稍折渡石橋逕仄而峻  
仰矚翠微寺宇翼然僧行紅葉鍾出白雲日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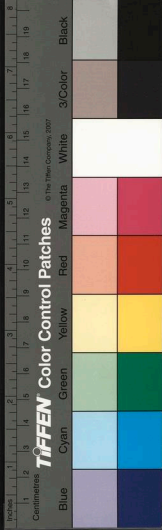
亭午賓皆不速相揖整衣入殿禮佛訖香臺之  
側鳴泉有聲如出侯客同造其地各以手澗泉  
以盥以濯真可以洗心耳濯神魄周視泉脉津  
流石閒按陸羽水品以山泉石池漫流者爲第  
一洵靈泉也由是而上百餘步爲神農廟墟地  
稍方廣可以布席帳飲設焉眺視層城萬瓦如  
垤四圍連峰千矗成障織埃不興毫末可辨煙  
林落木青蒼瑟瑟油幕褰於空翠玉杯行於青  
靄商聲激越發乎松籟金飈自流在我襟袖由  
是境非外適意不在酒乃復相携步屨而上藉





草而坐傾壺以醉千里一睫十步再憩指顧互  
呈心目相競躋於碧霞藂祠而休焉俯憑瀟氣  
洵與天黨尺寸而分野欲判顧步而景物若失  
日下濛汜夕嵐冒山陰晴屢移紫綠萬狀返景  
回照羲和不能竟其御藁青綠白少皞不能專  
其令短晷向晦清讌未終復下就酌於泉上高  
言如屑鳴泉轉清如和琴筑如曳環珮乘燭旣  
跋脩爵無算罄百觚以無量飲一石而未醉狎  
而不黷樂且有儀司勳大夫顧張君而言口茲  
山之神秀特饒名於遂古甲於上黨願去城甚

近而以郡僻俗簡遊屐罕至今賴賢侯之仁時  
和年豐體出泉涌乃以政事之暇脩遊觀之美  
與吾儕共樂於茲賢令君之賜也余謝不敏復  
念自有茲山以來斯泉之通塞廢興蓋亦不知  
其幾矣某叨令茲土於今五稔始一至山不二  
旬而復還舊觀殆亦不偶且行將朝京以去而  
張君方與偕會於南宮知斯遊之不可再也寧  
無眷眷於是乎不有貽諸後來則孰知斯泉之  
復自吾兩人發之又獲從大夫之後合讌以落  
之自今日始乎因載其事於石遊之日辛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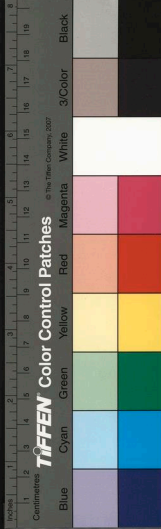


月晦前一日也

重建巡視厰庫科道題名記

今上三年某以工科給事中同山西道監察御史吳君某巡視節慎庫及盛甲王恭二厰見公署舊有題名碑立於 神祖初年吳郡湯掌科爲之記署且滿當更立石俯仰前後五十年凡名字之可考者若干人而其間政事之改革物力之豐匱蓋有不可勝紀者當 神祖初政寵任江陵治務綜覈天下時見爲操切後稍易以寬大而上下已日趨於因循迨晚歲 上滋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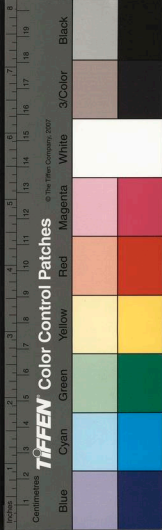
勤權釋政府章疏不時下科道不時補臺省之員充位者不數人事多兼攝夫以因循積玩之政而蒞以權攝代置之官欲巡視之與其職難矣洎 皇祖末命值遼左淪陷軍實嗷嗷搜括加派囂然有竭澤之憂 光考繼崩 今上卽位法 祖勵精廣置諫官顧於斯時外則日急軍需之饋內則繼起山陵之役於是司不得不已益廣設事例以規刀錐錙銖之末而於國體孝治罔知攸恤在事旬日擊帑藏空竭煩給後期已無復曩時泥沙之委豁密之盈故不當



復稽其所以出之者而更當簡其所以入之者  
遂與吳君條疏陵工事例二三不便者請於  
上而語過意直蒙 上寬仁姑從薄罰其所請  
得稍更議此於時拙力置雖愧無補助然亦仰  
思 祖宗委任之重而勉圖其職分也故事巡  
視三月輒更其爲時甚暫且非專任往往傳舍  
視之多以一時之徇而貽無窮之陋規繇一事  
之忽而致廢工之叢勝後將指曰是弊也自某  
也始此亦考鏡得失之林也敢不慎諸

時氏引約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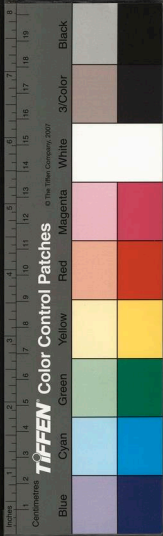
贈光祿卿侍御時公中歲免歸常角巾杖屨遊  
於非園歲時文酒之會某嘗攝衣從焉去年公  
之仲子聖昭虛園廬之半延馬子巽甫居之余  
因至其地顧瞻喬木蒼然低回久之頃聖昭旣  
襄事將葺其空宇之圯漏讀書其中而顏其堂  
曰引約蓋取陸士衡思親賦語也其詞曰存顧  
復之遺志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  
約而推豐夫履先人之園圃省厥考之堂構而  
懷焉懷思斯亦人子之常若乃書之戶牖見之  
几席期於刻苦奮勵績學自樹以不亾其親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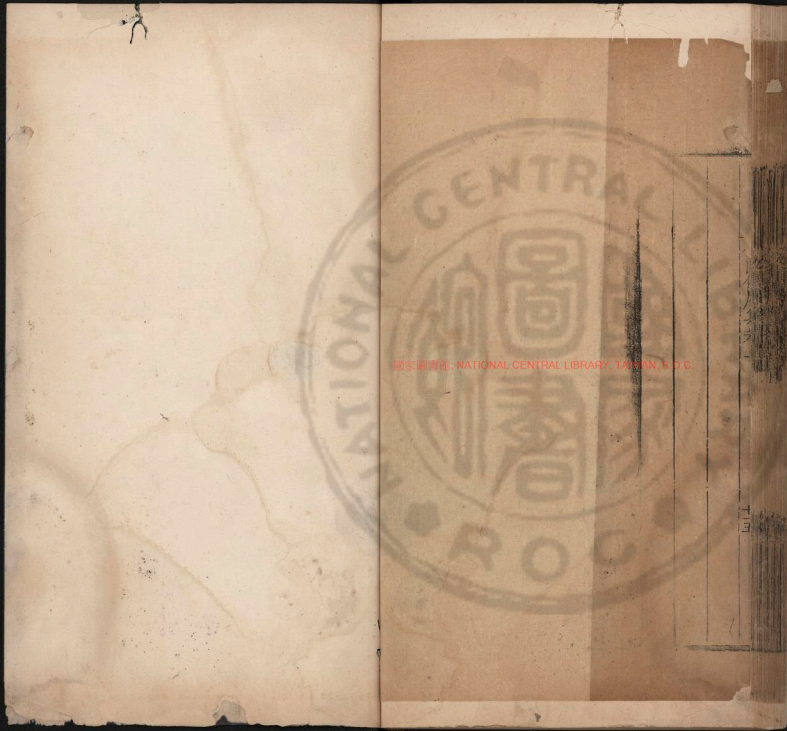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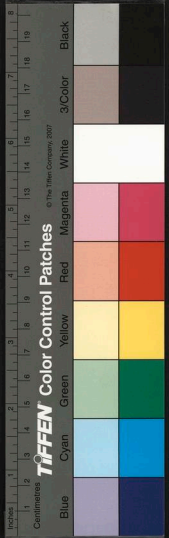
昭可謂真能思親者矣聖昭年少才雋機神穎  
脫方且芥拾一第以趾美踵武宜其志溢氣盛  
汰然自侈而顧焚燬不敢卽安若有意於攻苦  
食淡屏百好遺萬物杜門下鍵以求之今世選  
舉場屋之文類皆襞績摘裂之爲聖昭固已足  
以勝於人而取於人已而其發憤勵志如是夫  
沿其津流而不止未有不得其原者也苟以聖  
昭之專志一好博涉於羣言勤思於六經以求  
通於聖賢之意因以落其華而收其實彼視二  
陸之麗藻直猶土苴而況於其淺陋者乎苟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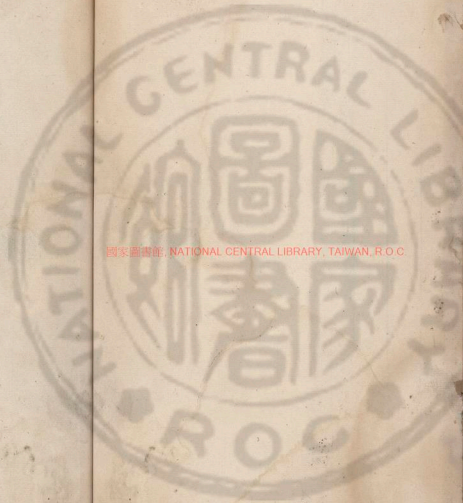
子曰學莫便於近其人學之經莫速於好其人  
余觀異甫篤學好古士也一時文學之士莫有  
能先焉者聖昭方將朝夕與之居則可謂近而  
好之矣余喜聖昭之真能思其親以善用心於  
學也因其請而樂爲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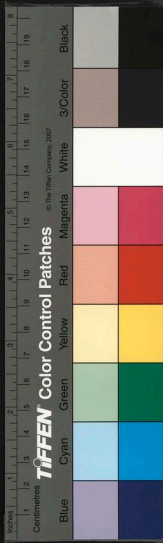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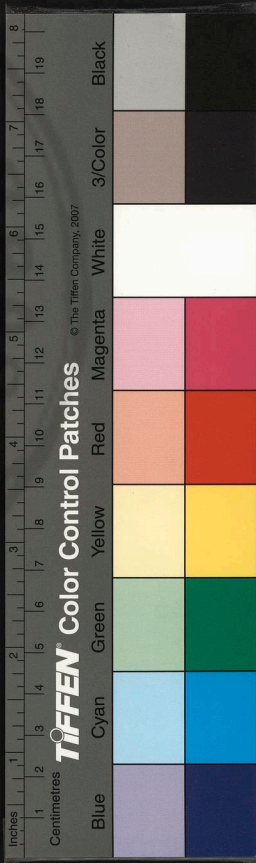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松圓齋庵集卷下目錄

墓誌銘 附狀傳

文川汪公墓誌銘

故處士程君墓誌銘

明處士方君墓誌銘

汪母巴孺人行狀

張氏孺人祔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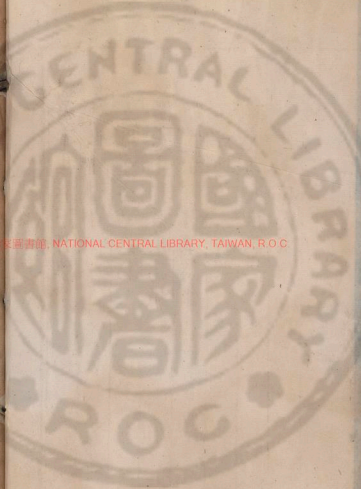
沈母李孺人家傳

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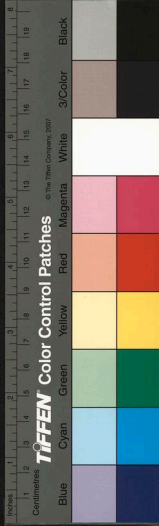
祭徐宗伯公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5921 v3





祭李茂材

祭丘子成五丈 同張茂仁丈唐費二兄

瀋王祭文 長治代作

祭任高平 長治代作

祭吉憲副 長治代作

祭婁翁文

奠婁翁文 代陳庚

祭婁母文

祭王辰玉

祭從表弟閔君

祭方蓋臣祖母朱太君

祭閔氏妹

祭葛師

祭張孺祖母文

祭唐君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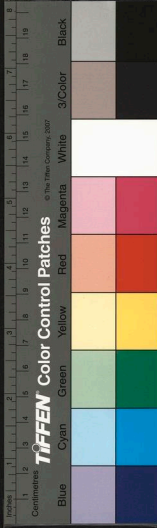
祭徐端銘 代子夔

祭仲防叅弟

祭張孺人 代張武仲

祭張孺人 代汪伯美

祭方羅山先生 甲子春



祭唐孟先

祭龔方伯

代子奂

祭龔方伯

代沈

唐叔美哀詞

祭傅太儒人

代表弟李受伯祭金毋文

代錢二丈祭金毋文

祭孫履和

祭鄭閑孟文

乙丑夏

祭方方石

奠李長蘅

書牘

與方季康

荅伯雨兄

瞿起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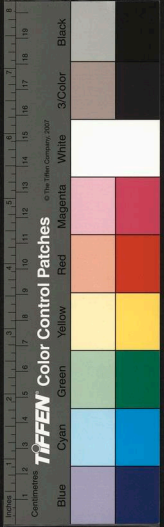
子柔兄

與長蘅兄

唐叔達兄

與子柔兄

寄比玉兄



公甫易集卷下目錄

二

寄鮑谿父

與錢受之

與鄭閑孟

慰瞿起田

宋比玉

啓

迎新潞安府尊楊啓

代方石廿二

謝鹽院王

候楊侍御

候祝工科

時祝公招長治牛秀才

通錢探花

張選部

迎孟節推

賀平陽宋推官

回孫武鄉

代上周冢宰

代方伯兩

謝劉按臺薦

代司道壽行省憲臺

山西撫臺

程吏部





戶部主事汪康譜

郭按院增光

梅大參

趙尚書彥山東巡撫

南工部郎中王道元

開德兵備周士昌

四川撫臺朱燮元

三邊總制劉敏寬

趙岡卿健

候福建陳撫臺代瞿學憲九道

回通州楊運同

賀王豐典生日

賀陳大參

賀史按院生日

年節謝楚藩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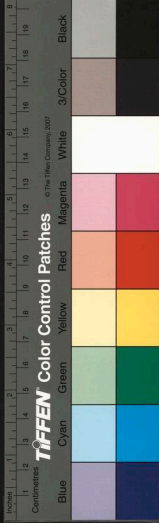
荅湯興國

荅同年莊長沙

回鄧分守

疏

一樹菴造像疏



募萬人緣買田施茶湯疏

照徽蓮花峯下結菴疏

虎丘鐵佛庵空谷樓疏

同張爾唯薦公友疏

松園偈庵集卷下目錄終

松園偈庵集卷下

新安 程嘉燧孟陽 著

墓誌銘 附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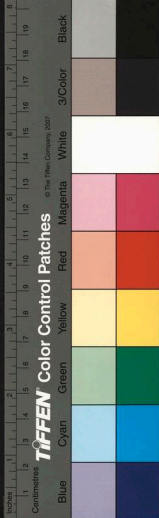
文川汪公墓誌銘

公之壻孫种余友也好學善射聞名江南壬寅春方再會都下不第公使人來吳中招之余歸適與偕因至公家時公已病不能良行猶共客食飲見其兄弟班白相扶持如孩孺未嘗離以爲非世所有也竊深慕之叵何公竟以是年卒年若干其子應臯以狀來屬余銘又二年乙巳



月日將葬公于其所孫君自六安復馳書吳中  
余留使者授之銘公爲人孝友廉直容貌清夷  
與人交詞色終身未嘗有爭而遇衆意之所欲  
曲附公獨介然自持自公少時方搽作自給其  
臨財已力爲自克不苟私常終歲縮衣食以致  
羸羨而輒罄以繕橋道好利濟人不少恡嘗與  
其族人約共販賣然未嘗合貲公先行會鹽壩  
無所售公悉假貸積若干已霪雨翔貴且數倍  
客咸謂公曰人未嘗以貲付公公可獨有也公  
笑曰吾豈忍爲是哉必推讓與共凡與人期公

必先會常恐負約公之誠信不欺蓋天性也所  
至人亦無不以此爭任公中歲漸用以饒兄弟  
卒同財業凡筐篋錢帛入無私藏米鹽器皿用  
無別儲雖子舍姻戚沓至其僮僕婦女皆不知  
有彼此厚薄疎數也雖公旣死而其內外臚染  
已熟莫知分異嗚呼公於是賢於人遠矣公姓  
汪氏諱子成字唯德別自號文川系出唐越國  
公華宋集賢學士曰敦信始居城南古樓里爲  
邑望族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累世皆有德望考  
諱璿繼叔父某後尤以克讓聞妣劉孺人公配





巴翁女幼有賢操一子二女應臯娶任氏能守  
公家法次女適蘇某亦爲士人銘曰  
愛敬揭兮民之常仁義缺兮時之傷財利蔑兮  
行之光金石列兮示斯章

故處士程君墓誌銘

程之先世以族姓高於鄉閭在國朝以本富不  
樂仕進而多士君子之行當成弘之間兄弟之  
卓犖相峙者至二十人於時君之曾祖諱泰安  
字某尤好爲德於鄉祖諱元俊字某少與唐太  
史臯爲布衣交通經術能文辭父諱泗字某以

敦茂忠信遊於江湖深目修髯人咸稱爲長者  
君其長子也毋潘孺人君資性警敏自幼耳目  
濡染世家之澤旣冠從其父商遊獨好書喜事  
其臨財廉取與讓所至樂交知名之士嘗涉齊  
魯燕趙之郊其後踰甌越至閩游歷漳泉與蕃  
舶貿易而還旋遭疫以歿年僅若干萬曆十年  
歲壬午也君材略敏幹與人重然諾又善飲酒  
通諧謔故人皆樂而親之久而見思旣不幸蚤  
世凡宗黨内外有難集之事其長老有識者必  
相顧歎息曰惜某也死無與任也事繼母恭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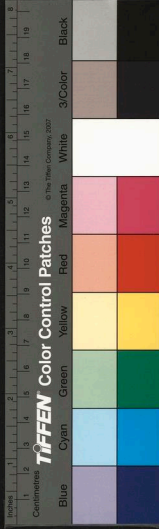
與弟棐尤友愛娶王潭王氏有賢操既少而寡  
勵艱苦之節侍老扶幼以勗二雛皆克樹立下  
逮諸孫咸率於訓人以君爲有子者孺人力也  
後君若干年卒君曾與先子厚善每過吳輒至  
余宅當其弱冠將娶婦矣偶誑誤君側君正色  
督教之幾無所容至今思之猶惕惕然今世雖  
兄弟伯叔羣居多爲好言輒語姁姁相狃孰有  
能以嚴憚救過其疎屬子弟者至於明明求財  
利乃士大夫皆公然爲之求其賈而士行嚮然  
不苟取予不侵然諾者其爲人豈易得哉君諱

汝槩字某二子榮耀娶方氏榮光娶 氏孫學  
二人士堅榮耀出士奇榮光出將以日月卜某  
地以墓余爲之銘曰

有賈而廉有士而黷胡爾沒沒不知其辱居卑  
行芳無忝令族式銘共藏以昭幽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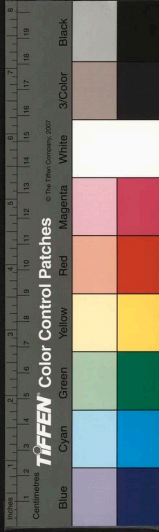
明處士方君墓誌銘

君諱文箴字之政別號憶白君少穎敏始入塾  
日誦累百千言十五失父寡母持門戶兄嘗出  
遊不歸君甫受室母屬之商遊遂往來販易於  
嘉湖之間十餘年賈輒不利貴亡耗過半君時



稱貸以給供養不令母知也晚迺賈於常熟卒  
用以饒常熟於蘇爲大邑居江海水陸之會有  
湖山膏腴之產凡魚鱉米鹽布縷之屬羨衍充  
斥閭閻富樂可以逐什一之利君乃占市籍程  
督其諸子歲轉閩粵之貨以與時逐業駸駸起  
不三數年凡致千餘金令三子脩其業自屏居  
里中君雖以織膏起常貶衣縮食如貧時而好  
供賓客歲時間遣酒肴之費豐腆不少爰始兄  
久外不知所在母日夕懷思君徧求之以歸後  
兄卒以客死君又跋涉險阻往護歸其喪撫兄

女過已子嫁時妝費視已出無厚薄兄私負某  
某若干緡後視其券悉償之累百金焉君悼祖  
妣以丁三喪滯淺上平居戚戚不自怡乃殫力  
各營吉兆以葶又議捐金倡宗人爲祠堂三族  
中外多有恩卹雖怨於君者君未嘗不收其孤  
發其好義樂施殆天性也故至於君旣歿而君  
之嗣人皆好行其德親親好賢有士君子之風  
焉方氏出河南咸通中從白雲源徙今臨河則  
自羽公始爲歛名族曾祖諱俊祖諱煥考諱謨  
妣程氏配吳孺人三子長惟瑚娶宋次惟璉娶





胡爲兄後次惟琇娶胡女二人長適程榮耀次  
適吳應祿君生某年月卒於某年月卜以某年  
月日葬於巖塘丐余爲之銘銘曰

古言仁義維士大夫庶人皇皇積著以居孰如  
務德乃在閭閻友兄烝烝克完其述赴義蹈仁  
忘飢與劬賁此高墳遣風穆如徵詩考德承爲  
世模

汪母巴孺人行狀

余少識江汝澤於孫履和家今年夏四月相值  
廣陵道中汝澤已種種見二毛時汝澤喪母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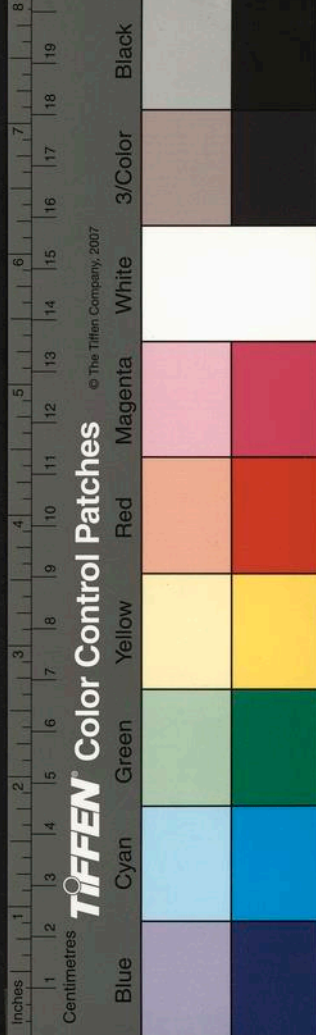
禫除俯仰聚散幾三十年若履和兄弟豪健壯  
武者已多病且死追念平管潛焉出涕履和之  
子介方展舅氏從君淮陰來因悲不自勝余與  
汝澤皆相顧而泣不能止厥明請余稽顙致幣  
焉曰不孝應臯將歸治二親窀穸之事管先君  
之歿吾子旣與之銘矣惟是先妣所以佐右夫  
子勤其家以貽不孝者圖所以光昭之俾不墜  
語未卒復泫然涕泣余自惟賤且陋不能爲諛  
辭曩者徒以履和之故獲以通家侍文川公因  
拜毋於閭中親見公兄弟白首相扶持如童稚





爲樂著其孝友之大節今去公歿又十六七年而中外輯睦少長孝慈肅肅雍雍如一日也無已則謹列其狀以徵於當世之顯而信於文者巴故邑著姓父諱某母某氏孺人生而明淑端惠幼未嘗知書夙通洽知大體年十六歸文川公逮事其舅姑姑劉孺人方病在牀蓐母始歸卽盡洗鉛飾日淪治湯液調食飲伺顏色扶持抑搔候病進退形於至誠能先其意之所欲至踰年不懈姑歿孺人繼持其家益務以勤勩率先其娣性莊懇恭於自將接人以禮使衆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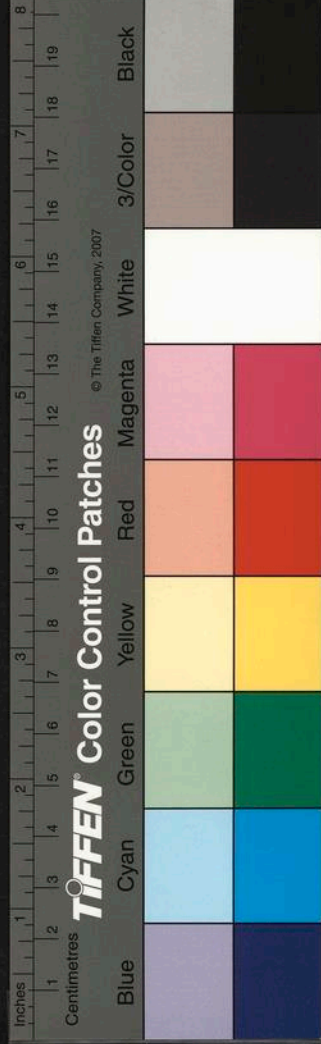
分任其事各視其力雖課僕妾未嘗輕有所譴讓而晨夜給役纖悉巨細各以辦集凡自中饋饗膳醲醴以至澣洒饌饌補綴之事毋手操作必精敏至於奉養供祭之具賓客之饌必躬以虔雖老未嘗倦勤傳及諸子婦諸女皆習爲恭儉無華靡之餘無愉惰之容者孺人之教也爲婦爲母前後五十餘年雖旣富饒常浣衣麤食蚤起晚息視世之勤苦纖嗇者無以過乃其用財周急先人後已則雖古賢士烈丈夫未易能也文川公固廉潔有奇搯爲小賈時方力致贏





羨嘗捐橐以行其意鄉里或至竊笑所親者皆有難色孺人獨悉力贊之於內當文川公急義讓財不爲妻子少計衣食方意氣豁如迺孺人聞之更相樂也娣姒之愛不啻若左右手若不能頃刻離者撫娣之子若已子哺之教之始終無少異人皆以文川公兄弟友愛之篤白首無間出於天性然於孺人爲尤難也其後鄉閭之間雖子姓疏屬無不愛慕巖事孺人者有貧窶不能昏喪多得孺人以濟及兩從子女日長且蕃婚嫁之事侈親戚問遺之費廣歲時供億酬

酢紛沓不可紀孺人主之翕然均調至於往來媵妾耳目濡染皆不知有彼此卒無閒言嗚呼可謂難矣汝澤之厚於女兄弟愛諸甥若已出有以也生卒年月享年七十有一以余求之史傳所記古今兄弟讓財稱義門同居者不恆有雖縉紳之家詩禮之士而內行時有慙德迺山谷之瘠壤什一之錮俗女子纖嗇之餘智孺人之賢一何偉也余幸獲書載其跡烏敢遏佚顧事旣踔絕恐近溢美不信則何以示遠復深自檢括務略而核俾副之家乘以貽其子孫庶采





於史氏永有所勸云

張氏孺人耐志

孺人之卒以萬曆戊申七月十二日享年八十將卒哭孺人之子堅爲狀以書來告曰堅卜以明年正月壬寅啓先君之藏而耐焉子爲之銘孺人少失母吳父張翁憐之十九歸婁府君時府君爲諸生有聲而家故貧方資教授以養又竭力以資其兄嫂多世之所難行者孺人獨以勞勩克贊之順於舅姑而於伯姒終無間言天性恭儉慈而能訓約而施老而勤居常被服雖

浣濯綴綻望之禱如餽餼以供賓祭必潔以豐終歲古蓄務令給於問遺必手劑之子婦每奉俯仰之羸輒以仁其所親及僮客之寔者卒不餘一錢教二女皆宜於家一時人士譚說所推閨門雍穆上下孝慈皆莫如婁氏嗚呼孺人之德遠矣堅雖久困不售而以行誼詞翰聞名當世所在延慕昭後之石顧以見屬曰寧質毋諛俾可信也用是滋懼踰月而始克爲之銘曰女子之德嗇以致羸執競於施以勤一生矻矻孺人君子是承內行用彰家用休成既耄而明



有孫甫嬰禱於釋氏以復聞名占其骨法後當  
以興厥嗣之賢不爵而榮光昭慈訓匪以吾銘  
沈母李孺人家傳

沈母者太學君公路諱弘正之室而毅似之母  
也先公路一年卒公路賢而哀之其諸姬多懷  
思之歲時房帷爲之輟懼以是知其逮下者厚  
已比公路以丁卯九月晦卒毅似卜是歲冬十  
二月奉而合窆焉以從於先君姑之兆蓋皆乞  
詞名人鉅公以誌諸幽矣猶以其淑身壽後賢  
智大節不宜徒掩諸地下謂當昭示於後更屬

余論次之毋姓李氏鄉進士諱士榮女母周少  
卽孝於父母歸而善事舅姑沈氏世以族望甲  
於江海之閒中外姻親皆巨室鼎盛閒習於禮  
家僮無慮千餘指又嘗卜宅徙居二邑之閒毋  
所爲視身軌物承上御衆雍雍秩秩咸得其宜  
公路雅負當世雋才有長者之遊多四方之交  
綽有令譽而母克成其賢公路中歲善病閉門  
下帷纂言著書無虛日雖賦入不給生產稍落  
而振人之急養士之賢無虛歲以是終其身而  
母舉能順承其意逮於公路歿而毅似夫婦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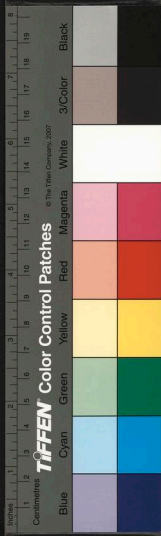
疾嘗藥憂勞毀瘠至於舍鍛之具棺槨之飾無  
不必誠必信又克以禮塋使四方聞者皆曰公  
路有子繫由孺人之賢也初公路未踰壯爲廣  
置宜子者而久未娠毋遂求顧氏姊子生甫數  
月親抱而子之曰是必亢沈宗延名師教之而  
躬以慈惠淑順訓迪之又爲擇婦未冠補諸生  
萬然鬱有賢聞公路嘗撫之而喜曰穀似實肖  
我佳兒佳婦殆勝於所生矣母晚從竺乾之教  
專意淨土臨終脩然而逝或者以爲得度脫云  
嘗觀王政始於內則二南以文王之化故后妃

夫人皆有關雎鳴鳩之德而其妾媵皆被椽木  
小星之惠今沈母之逮下均一何其賢且惠也  
且義莫大於繼絕賢莫大於識微孺人早識穀  
似於襁褓之初卒教之以成立使無子而有子  
雖詠之麟趾螽斯無愧矣雖世負恃怙寵以虧  
滅門戶者多不可勝紀余故論著之俾有所諷  
勸焉

祭文

祭徐宗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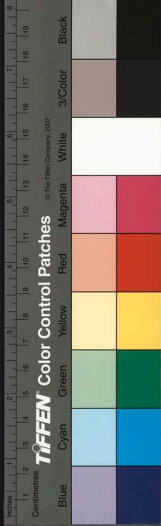
嗚呼國之元臣降神於天代不數公親炙之躋





高山其頽仰止或愆所以古人思爲執鞭此忘  
寥邈希濶莫傳噫余小子公顏是承公寔材之  
匪某則能知已之感欲吐靡曾今當辭公能不  
斯稱某後公生踰四十年迨公懸車望之神仙  
伏爲詩歌廢而自賢粵有唐生視等曩篇粵生  
揭來僉僉隨肩傳觀於公公謂勉旃俾從公遊  
退避莫前未嘗拜公忽侍公筵公問姓名言笑  
嗚嗚賢於中郎見彼仲宣公之恢闔煩苛是捐  
我始次且鄙哉拘孿有來翩翩成庇公宇丘子  
遺老展也貧窶公使繼粟日借燕處張仲是友

戲謔爾女惟唐暨婁禮則小友某何人斯亦容  
鮮拒良時吉日命儔歡侶或陳酒肴或值雞黍  
榻無襍賓公恒是主竹林之墅華生之渚或泛  
輕舟宵言藝炬厭厭無歸媚茲讙語匪直飲醇  
亦飽儀矩前言舊章公日克舉嗟哉高風來者  
孰踐我管從遊請益葢鮮蒙求之義於公未展  
日旣知我我賣斯淺公之欣賞見輒稱善至獨  
謂子惟子歛產公言過矣令我慚愧疇管之春  
衆譁於堂再候公顏見公於廂公顧晏然冥彼  
誇狂自夏徂秋歸歛自杭公遊後園某入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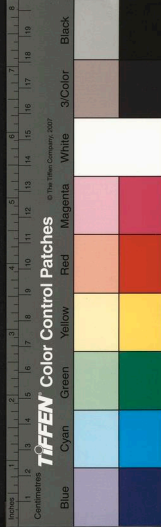


公力稍憊其言琅琅笑指其腹屬予而瞪某昧  
公指迄今莫量既退徘徊斯別難忘公殆病矣  
會將靡常心之隱憂宵見於夢越春徂冬我始  
來東逢此邑人遂訊我公憶公逝矣維暮之冬  
趨拜堂帷攢塗爰封弔不及哀涕之無從公生  
知我實忝文售將舉一觴宜以詞侑願畢其誠  
荒寒莫就覃思累月拜辭孔後車過之語寧不  
予咎冒昧一陳敢避蕪陋於乎哀哉自某見公  
四載於茲生之晚矣猶獲同時管在公門說禮  
敦詩遊於數公是友是師今者之來惟公莫追

酒食之會靡不興悲願爲執鞭舍公共誰於乎  
尚饗

祭李茂材

萬曆二十有一年歲癸巳五月二十一日吳郡  
庶吉士茂材李君卒於京師其年九月柩返嘉  
定是時其友人程嘉燧以事滯歙越明年春三  
月復來茲邑始克致辨香束帛之奠爲文以弔  
之其辭曰子之伯兄我叔中表子我同庚識自  
少小提孩戲嬉莫如子巧繁子九齡受治一經  
自作成囊揆筆無停五載就試譬刀發礪郡邑



有司目子寧馨宿學傳觀鍛容有類湖之鉅公  
踵贄於庭識與不識聚觀竦聽余時愧之寔穉  
而冥泊歲甲申於郡之闈同舍待試浹夕與晨  
參子令曷出入旣旣君有遺篇漫滅厠塵余拾  
韻歌疑出古人偶舉示子子笑爲新及聆子詩  
旨其清真子郡試交莫子能企孰子巧鈍而我  
拙利爰適陽羨同汎攸濟仲冬之月湖水零翳  
明星晦雪竝坐鼓枻樂我善謔忘子踣躄子以  
薦入余乃擲棄子獨偏嗜嗜楮與艾作歌太息  
不我慢易我嗟人事倉皇反覆子之巧心屢嗤

拙目我盍放情志取爲腹逢子揭來館於近塾  
偕子猶子下帷誦讀予雖廢學寢食信宿必子  
觀止以展心曲越三四年歲次辛卯我送叔氏  
至於京口子試京兆歸會於道艤舟接筵江水  
清濁焦山之麓蹙銘共討我驚君顏非子之舊  
灼然離塵如璞斯剖鄉貢之選子焉是取將子  
偕計飲子杯酒熾炭蕪燭集我良友子多苦言  
攬涕盈手孰云斯出遽見歸輶嗚呼哀哉子上  
春官遂成進士又中館選競爽並峙華播京國  
過子之始人之營營豈惟附子以余子友亦莫





敢訊尋枉尺牘晤言可埃我再遊常梁溪之涘  
陽羨百里有山如砥念言同舟時遠迹邇邇非子  
來晤孰謂勞只其時維何孟夏之初唐子京邸  
寓余以書稱子幾殆戰汗而蘇發函申之三復  
驚呼念子神骨闐然充腴孰是彌畱元精已滌  
承子計來遶屋歛歔思子尊人將子室家啓行  
之京觀者塞途計子歸省益光輿徒豈子淪沒  
後期則無雖被章服未耀里閭夢寐見君大布  
繒疏嗚呼哀哉我行至歛值子還匱豈不懷歸  
訟言宿畱平素之誼哭死則後陳詞叙哀兼以

自攻纏綿寡端子神與通嗚呼尚饗

祭丘子成五丈

同張茂仁丈唐婁二兄

嗚呼士難獨立人難相知唯獨之難舉世若遺  
唯知之難匪阿所私千里一人曠世一時吾儕  
與公並生於斯少長殊年敏速異資乃其中心  
庶無磷緇謂我友生公實我師雖同濶疎視公  
爲卑生於仁義老於書詩以歿元身終寒且飢  
公日泊然矢與道期公於死生談笑而揮吾儕  
涕洟哀公何爲悼此哲人千古之悲况瞻平管  
靡日弗隨將酌一觴痛莫致詞忽焉渝時中心



弗夷公神如生夫豈謂遲尚鑒此言喜見於眉

瀋王祭文 長治代作

自古帝王之胄神明之嗣其誕生也莫不降靈  
光岳毓德圓儀流虹貫日電遶星馳出常秉籙  
去或乘箕炳燿圖史班班可稽矧我 賢王上  
纂 列聖之文武下承累葉之雍熙當兩儀孕  
精百神效靈而又加以太行衝漳山岳之雄崛  
地脉之神奇宜其光明雋偉魁傑瑰琦神異變  
化而不可知天人眷宇龍章鳳質嶷乎山河之  
明秀胸羅萬彙手雕三光氣吞百瀆粲乎列宿

之陸離其甲宮菲食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儼神  
禹之微戒其平康正直無敢作威無敢作福卽  
箕疇之訓彘 神宗壽考四十有八年 王翊  
戴始終返醇還醕而躋國運於黃義當其五風  
十雨出作入息擊壤而歌鼓腹而嬉已相忘於  
帝力迨夫蠲租發粟卹災賑飢竭帑藏以助軍  
國又不畚解澤之沛時雨之施人見其綖冕桓  
圭建幢擁麾鐘虞琴瑟不去宮闈而烏知其排  
空御氣吸風飲露期汗漫而追鴻蒙嘗泠然崆  
峒之上宵然汾水之澗又徒知 王夙夜之佩



服几席之箴規不忘兢業不越精微蹈儒行以  
遊衍率名教而委蛇而詎知其清淨毗尼三  
六通超人天而絕言慮已圓脩乎八萬四千之  
總持然則世之頌賢王而道盛德者曾莫測  
至人之溟滓而徒跡濁世之糠粃然而咀其土  
苴望其涯略已令人没世感慕而悲歎孰謂  
王今往矣奄然棄羣臣百姓而莫予遺試觀其  
啓佑夫邦家者維藩維城屹爲磐石之固其褒  
寵於朝廷者爲綸爲翰昭回雲漢之垂故雖  
有無生滅倏忽去來猶之二曜晦明於晝夜而

扶輿旁薄亘古今塞天地者常如四時元氣之  
淋漓夫豈霍然雲消塊然星隕猶且散爲和風  
凝爲甘雨調爲玉燭而嚙贊聖人億萬年太  
平無疆之基嗚呼尚饗

祭任高平長治代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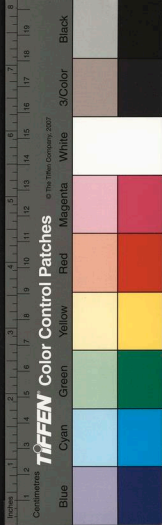
壬子之捷君奮高陵名亞元魁升於帝廷雄  
文四馳士咸式矜凌雲軼塵玉樹金莖及在丙  
辰君擢登第垂天之姿負風彌厲慙予欸段亦  
忝附驥同宰百里或艱初試君之神明所最輒  
異始令襄垣遽騰嘉褒靈襟爽奕明悉秋毫神





無滯用響皆奏刀量移高平號稱雄劇先聲所  
加姦豪屏格恢其遊刃洞矣破的稂莠日鋤嘉  
苗用植如風如霆匪徐匪亟二州錯壤相望南  
北河潤九里沾丐爾德來謁大府時復我卽談  
讌之好匪朝伊夕憶當入計及同分棘賢豪滿  
前君好愈暱奇文共賞疑義並析鎖院累旬公  
暇退食雜以諧笑分曹覆射意氣淋漓崩岸決  
澤同心之堅誼貫金石豈期中道頓成永隔嗚  
呼哀哉方茲孟夏班荆於塗時同手板折腰以  
趨君顏少墨形神不愉繼聞在告攝養旬餘有

加靡瘳事所不圖已來召醫丞令往視聞君臆  
眩神識猶治候書再馳君已長逝千人失聲百  
城隕涕嗚呼哀哉干將之鋒光芒屬天刺犀斷  
蛟所用無前延津一躍忽沉於淵騷駉乘黃脩  
駕方聘玉禾天開清蹕斯警歸神房駟滅沒駒  
影嗚呼死生夢幻脩短瞬息古今共盡奚足傷  
盡惟其令名有永無斁皎於日月莫可磨蝕桐  
鄉之民愛君如子置祠樹碑曷不干祀哀哀孤  
嫠縣縣道里素車之還孰與經紀賴有伯兄原  
隰哀矣緘詞洩哀往訣筵几奠不克躬誠胡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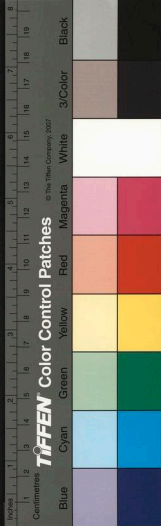
弭君如平生鑒此酒醴嗚呼尚饗

祭吉憲副

長治代作

神宗在位垂四十年晚倦於勤侍從之選家家  
數公如星旣晨公於是時振紀飭綱表於臺臣  
惟彼甘肅漢之燉煌酒泉張掖茶馬之利設爲  
羈縻以制絕域公舉時巡審官察吏姦邪屏息  
及公竣命上曰汝諧爲名御史惟彼貴竹其往  
監察以肅風紀煌煌繡衣持斧戒行俄更外轉  
王言如綸勅已中降胡復云返凡今在位當茲  
外補或萌偃蹇公視陳臬罔擇內外無不黽勉

分巡東昌京之喉咽實司漕河旱魃爲災河身  
龜坼萬艘莫過奔泣訴公公爲指麾轉之清波  
躬視畚鍤暴露風埃爲國受瘥於時漕臣以及  
兩臺暨大司空交章頌言疏淪之勤幾於禹功  
在鎮彌年四民歌呼百貨阜通庚申之秋公以  
聖節奉表入賀鼎湖龍髯攀號上升宮車晏駕  
公當休沐還於里門如在洛社冲皇踐祚收召  
老成旁求一德議均內外如公勲名宜衛社稷  
威鳳九苞方期翱翔遽茲鍛翼嗚呼哀哉公於  
人倫不爽妍媸水鏡之光公於才猷所當無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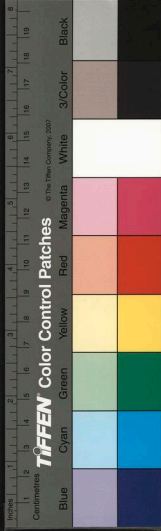


其鋒干將挹其閭憚散爲卿雲膏雨春暘時其  
奮發迅如風霆烈日秋霜開濟之姿幹以忠貞  
夙夜靡遑天將中興胡不憇遺擢此棟梁某以  
淺才授茲大邑實艱初試乃辱公知每事見稱  
如蘭之契方公抗節往撫東人宿餞於郊迨公  
言旋逆於里門素車蕭蕭公爲加邊終宴示慈  
庶以不怵俄聞寢疾謂宜勿藥天錫純嘏豈期  
奄忽騎箕上升聽輪風馬旬日之間哭公於帷  
執公奠犖邑有利病竊効末議連篇累牘賢豪  
避之謂當有禪用以灾木公許爲文序以玄晏

有稿在腹云胡一管公遽已矣民之無祿展伊  
人兮九原可作百身匪贖嗚呼哀哉尚饗

祭婁翁文

嗚呼婁翁實古豈弟視余先君翁少一歲令子  
視余不鄙謂弟袞濯瑕垢灌薰德義豈獨朋儕  
文翰之契當翁淪沒情曷自致維管之秋翁謝  
朋儕塊然闔扉厭邇喧啁凡我同人心懷隱憂  
中亦少間言泛輕舟南邁阡隴省其梧楸庶幾  
復康以樂優游詎謂徂春溘焉彌留余友令子  
中踰一紀深知其心淡於榮仕時復怏然投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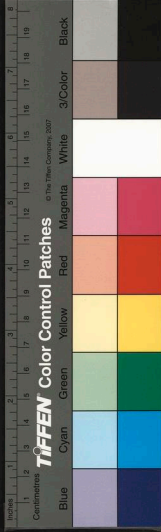


而起安得微祿以爲親喜斯言一出含涕有泚  
嗟哉孝誠而今已矣翁歿之日有車煌煌入門  
失聲來哭於堂曰此先友恩何可忘聞其始孤  
主爲盜戕翁也仗義縛就斧斯蓋翁爲人恬辱  
與寵屹然端凝不疚不動及其奮發仁者之勇  
翁之居室克儉克勤瑣細米鹽寸縶銖分至其  
大節不受垢氛悠悠江河我懷斯人哭奠一觴  
中心若焚嗚呼尚饗

莫婁翁文

方吾儕之幼少與令子子旣觀先生甫其踰壯

顧予髮其垂脰洵輩行之非及日仰沃乎醇酎  
雖賢子之莫當比芳蘭而爲臭厠明珠而覺穢  
譬孤鶉於羣鷄久席珍以待賈韞璠璣而未售  
虛廟朝之鍾鏘淹膠序之領袖爭加璧於束脯  
亦交轍於圭竇歎良田兮晚歲翁少啜其饋饈  
始函丈兮方輟俄家乘兮云授耽戶庭之蕭寂  
玩花木之幽茂迨衡門兮稍闕及文軒之乍構  
閱暄春之晨朝與涼風之永晝樂嘉賓之情話  
非酒食兮釘餽彼擔爵以紆朱嗟危機之所轉  
孰衣冠之峩峩靡拜謁而趨走矧佻肥而被輕



靡鉞磬而屢漏取伏臘之云饒豈封邑之爲富  
彼三公與色養詎一日以寧就亦冉冉兮二毛  
始遭閔而承疚信生人之所難宜抑哀以自宥  
知孝誠之罔極煩言詞以相叩顧日月之已淪  
躬莫觴而恐後嗚呼哀哉

祭婁母文

代陳侯

余長斯邑始來自閩將事其賢兼矢友仁乃得  
令子寔邦之珍 皇網闕疎遺此風麟閉門垂  
帷蕭然韞真聞其先子寔古之人嗟我來暮壘  
木載春哲哉孺人母儀則存旣訓而慈之老彌

勤嫻睦之美仁及比鄰雍穆之風豈唯閨門令  
子久詘未克國賓菽水以養慈顏忻忻旣毫之  
年懽然弄孫胡遽奄化曾不頓呻世之榮親或  
多冠紳洵美哲嗣令名貽親我式其廬求瘼於  
民藹如之言有懷畢陳况綜羣藝詞翰輪困尤  
工於書筆殫千鈞視彼磨滅富貴埃塵承母初  
歿匍匐靡因屆茲祖載爰及令辰素車翩翩自  
遠咸臻我往薄奠中懷酸辛靈庶降止鑒伊芻  
芹嗚呼尚饗

祭王辰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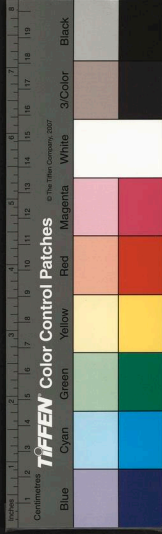


余慙疎頑困而失業中有微尚庶幾不屑用是  
獲交頗盡材傑尚論前古於焉心折其始識君  
亦幾廿年君枉見余喜余詩篇晚而稍暉惟友  
之賢君之遊世表裏矜然自忘其家唯益之延  
交道浸喪世喪已久吾儕數子素風斯守君來  
折節瞻與彌厚迹雖闊疎亦從其後我於數君  
覩顏有愧况君之賢吾友所畏朝不謀夕猶耽  
醜藥孰生貴富晨夕惕若見君孺慕仁孝忱忱  
履貞服義不踐垢氛敷文揆華超軼絕塵翰墨  
之工尺牘必珍人有其一古人爲徒君兼衆美

有而弗居尤不可殫忠義之志有砥屹然狂瀾  
未試不當磷緇孰識堅粹嗚呼若人而止是耶  
自遭奇疾不瘳有加每進候君相顧疑嗟孰云  
歲首遽尼龍蛇天之眷眷福善則差世之無良  
醜正怡家是喪國寶殲此無瑕人之云亡遑恤  
其他嗚呼歿而不朽所存者長金玉毀棄不掩  
其光臨歿之音期不永傷愛孝易子難使親忘  
以解悲思以侑醪觴

祭從表弟閔君

予初見君年未二十君齒更少秀眉玉立弱冠





魁梧瑩然八尺赤螭翠虬莫就剪剔予雖儒服  
窘猶束濕君之侗宕中心所急既稍習君內行  
尤飭雖居肆屢遊於櫺拾君心洞然細故水釋  
顧予雕蟲自娛楮墨君復欣然愛之十襲我屨  
君豪每見逾暱大呼五白小飲一石亦既醉止  
終以溫克時狎拳勇尤賦絕力折筴流輩輯柔  
爾色展伊人兮百夫之特憶在甲午過余舊宅  
山中花時爛爛照夕君馬在門集我佳客引滿  
說劍挽強鳴鏑與酣氣盛崩岬決澤一時諸豪  
罕有匹敵三十年間事往陳迹昨遊楚還衰髮

滿憤君視余歎相悼失職君尚賈餘醉拓金鼓  
可謂烈士壯心伏櫪於時令子已露頭額掉鞅  
遊庠頗逢賞激予久滯吳相望偏側雖無尺書  
中心有懌逮茲夏初始泛輕鷁駕言渡江冀展  
良覲值君之孤袒跣號擗哭君於帷庭戶晝閒  
衣冠儼設樽學塵幕管我來思歌笑有啞今我  
至止君莫我卽撫影自驚投箸累息嗚呼干城  
之豪隱於質殖時平沒齒遠器詎識世無大賢  
傳此奇跡予方羈旅莫陳酒食告以素詞以道  
傷盡嗚呼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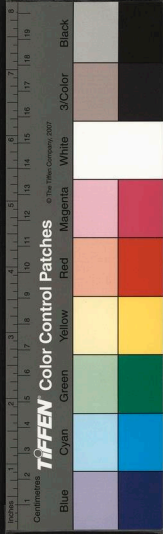
祭方蓋臣祖母朱太君

於維太君婉變淑美夙夜敬恭克相夫子毓於  
儒門濡染圖史性閑內則德優女士余妹之歸  
稱母則奴用相觀廟庶有譽只管我伯氏其德  
溫溫篤於友愛視我弟昆悃悃其儀綢繆其文  
會合晤言匪朝伊昏孺人於時內尸炷燔羅列  
精旨除潔酒尊如蘭之洽衍樂相存飲和飽德  
終以無諼俯仰廿年故交零替奈何郎君奄亦  
蚤世有孫象賢舊好克繼我時登堂潸然欲涕  
猶有慈訓日奉砥厲甚口而文羽翼豐蔚其子

顯榮力可自致曷不百年遽爾捐棄予久索居  
旅食吳中道路之隔音計莫通予不及哀有涕  
何從聞且卜兆萬山之中水深泉香松栢丰茸  
將以日月啓茲幽宮從子偕老窈窕攸同常有  
褒揚寵賁其封敬酌一觴聊寫哀悰尚饗

祭閔氏妹

萬曆丙辰夏四月十八日扇閔氏亡妹百日兄  
嘉燧銜哀爲文授弟嘉然男士顯士正過江至  
期莫而告之曰憶自壬寅孟冬妹來歸寧余送  
之行而妹之迹不復反於庭自去年杪秋余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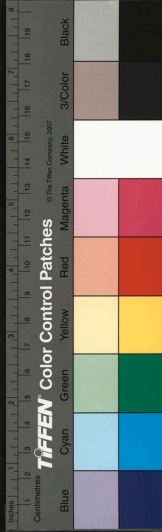


歸里妹曰勞止而妹之音不復接於耳嗚呼妹之賢明克肖考妣妹之和敬刑於姊奴妹之云亡哀動鄰里況我同氣誼則知己形徂氣分神荼心死妹之末年敝心慈氏薦止葦菽奠絕酒醴屈茲百日情曷有已母妻崩號遣仲與子嗚呼尚饗

祭葛師

萬曆四十四年冬月日我師霽懷先生歿需日月之良踰月未墓門人程嘉燧率其二男士顯士正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之以詞曰我遊師門

憶自童蒙授我章句訓義是攻逮於離經年踰三冬師方盛年孝養太公室有姬姜賢母尸瘞上逮王姑閨門肅雍師也食貧脩脯以供時有酒肉色養融融管我先子好之由衷曰此孝友古人之風往繼粟帛佐其鮮醲數與晨夕晤披心胸俛仰卅年事如夢中里閨之遊孰追高踪嗟予斯弛喪家之傭師之中年淹薄婁東績彼季姜往饁於農旋僦市南半畝之官伯也承顏困於衣縫伏而未飛有才疇窮師亦泊然忘其屢空唾棄膏腴顧我蒿蓬飲水飯蔬許我子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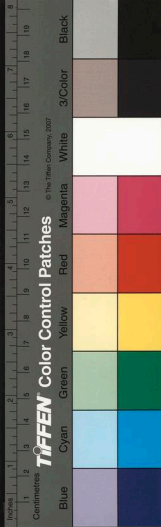


追念疇管孩孺成翁謂我穉兒亦知敬恭手葺  
方書精求博綜授諸鈍頑可起疲瘵易篲之晨  
候師房權一笑而訣氣如星虹委運儻然無忝  
令終富貴塵埃已矣何恫盡茲一觴鑒我哀悰  
尚饗

祭張孺祖母文

茲邑之南喬木森如膏田膺膺古屋渠渠族大  
以蕃散爲村墟成弘以前俗朴而疎維張之先  
擊鐘鳴竿代有聞人勝流自居相城衡山翰墨  
文儻時來嬉遊眞賞是娛古屏壞壁殘蹟模糊

尊爨之藏照映里閭爰及正嘉簪佩芬敷厥有  
隱君洵美伯孚鄉里之英磊落瓊瑤夫人小星  
寔相其家婉孌小心夙有聞譽丈夫子三依仲  
以居乃有長孫恂恂若愚能學好事世其田廬  
匪朝匪夕有琴有書花木秀野池沼環紆親交  
之誼不渝其初凡我同人樂與之俱時携壺觴  
過其村隅古木荒園俛仰嗟吁緬想管人遺風  
穆如夫人尚存典刑是模升堂拜之其顏渥朱  
蕭然布荆雖耄而劬相助中外課及僮奴豈無  
兼珍甘御菽蔬顧惟孫曾蘭徵久虛迺者冬季



始毓鷓鴣夫人撫之中心則愉謂將百年局不  
須史春夏之交奄然而殂通家之分匍匐以趨  
日月遽遷克致生芻一觴寫哀而詞孔蕪

祭唐君朗

我老出遊子必來送臨分戀戀愁我屢空口雖  
不言有無矢共昨爾郡城潦倒倥偬聞子室家  
多罹疾痛久未還書相念昔昔六月之初夜臥  
心動及聞子訃乃踐惡夢念子克家孝謹出衆  
中寔溫文外則凝重宜有後福永克嚮用豈謂  
不祿使我長慟子之孝誠終違侍奉卮酒告哀

神其來降嗚呼尚饗

祭徐端銘代子奕

壬午之秋忝厠同門綴名南宮誼猶弟昆癸未  
之捷賢兄飛騫余久雌伏廢於丘樊兄之文章  
豪健卓犖宜掄史館宜次講幄日月之際霖雨  
可作將踐論思俄罹巧詆世所側目乃在雄傑  
宦途之艱鮮不蹉跌雖遭青蠅不污玉雪始登  
三事終位九列兄之在朝鑿坡金馬兄之在野  
東山洛下崇勛懋碩誰可望者士論攸歸朝著  
莫舍俛仰同薦幾三十年升沉之濶雲泥茫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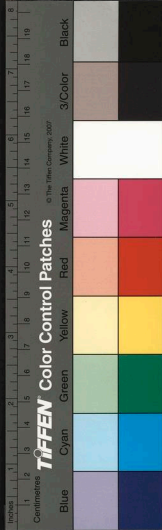


何圖會合接迹聯翩迺者座師適捐賓客往哭  
師門用展疇替方舟往還聚首日夕曠然好懷  
視我莫逆如蘭斯馨如醪斯醇春秋佳日翩然  
來卽商較奕旨從容酒德豈惟臭味矢託金石  
終期雲臥顧我三益如何一出遂成永隔鄉喪  
典刑邦殄平格況我衰暮徒此傷盡蕪辭告哀  
以侑酒炙嗚呼尚饗

祭仲防兄弟

天啓元年夏六月旣望兄嘉燧時客長治縣絨  
詞付長男士顓同士正具牲酒庶品以 月

日致祭告於亡弟二官仲防之靈戊午四月別  
汝京口去年書來聞移新居復同栖止我心稍  
慰云汝病喉痛得灸小愈以汝素強無疾望且  
平善胡遂不起同氣弟妹吾最羸弱煢然獨存  
荼毒何甚聞死之後記汝初生及父初亡撫汝  
童孺晨夕夢寐拊憑汝柩妻啼母哭如聞其聲  
嗚呼汝任真率情逾壯而歿吾優游誕漫垂老  
勞生無力濟援愁病以死生死狼狽天寔爲之  
聞喪以來未滿百日緘哀致祭汝尚臨之當以  
吾子爲汝後承汝祭祀供養汝婦不使凍餒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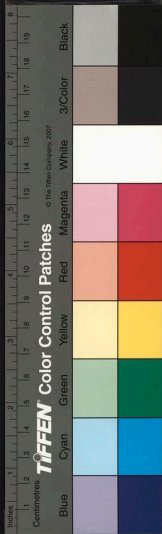


歸謀歸汝柩墓之先薰之側精靈有知竟氣往  
來時在吾傍汝尚聞之乎嗚呼痛哉尚饗

祭張孺人 代張武仲

嗚呼父兮母兮一本所生而賢愚苑枯脩短異  
趨或支離而僅存或方榮而遽徂維我同產後  
先衆雛賢姊之生少婉而姝媿於德門逮事王  
姑夙夜敬戒綽有令譽克相夫子策名 皇家  
方其蕭然布荆拮据茹荼俯仰終年而儻然能  
忘其劬至於煌煌翟車導騎前呼觀者塞塗而  
夷然不見其色愉自奉之菲不言惡貧若夫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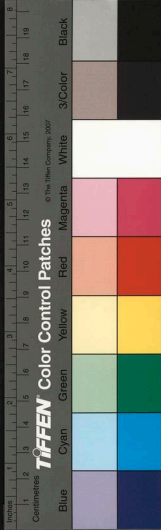
睦任恤何有何亾不難劄皮而傾儲自持之肅  
不見喜怒及視臧獲功過無小無大不爽毫髮  
與錙銖事母盡孝事兄友于而至於不肖之稚  
昧則未嘗不勗以正而憐其愚是宜偕老而棄  
捐中道宜享 封詔而未服乎瓊瑤神兮何辜  
天可問歟嗟余喪宗門祚艱虞長兄不祿莫殫  
馳駘仲兄失明病守田廬弱姊早寡備極凶孤  
惟恃賢淑是匡是扶老母伶仃望姊以娛百身  
可贖何有捐軀紙遺穉頑何以枝梧我痛斯甚  
號天以呼靈其戾止鑒此嘉蔬



祭張孺人 代汪伯美

某生不辰七歲生母見背年十二而先府君棄  
二孤熒熒伶仃靡所恃怙外舅以生死休戚之  
誼故寘家塾撫而教之孺人憫其孤露愛同已  
生思斯勤斯分則外姑也情則母也母之愛我  
不以姑息時而融融時而嗃嗃蓋無一事而不  
望以成人也及稍長受室主持門戶某列各成  
均母時時申以敬戒虞其宴安教以節嗇防其  
敗度亦無一日而不勗以成家也母氏賢只母  
寔勞只丙辰外舅成進士踰年之官母強就道

而形神悴矣抵任之明年召某來命守而主而  
母疾作矣不兩月而遂不起矣母之中年皈依  
佛乘精進持戒攝心淨土屬纏之際神識不亂  
問以後事皆無所言而猶以不肯未克成立爲  
念是母雖逝而所以愛某者無窮已也嗚呼痛  
哉夫以少失怙恃伶仃孤苦之人而孺人撫我  
鞠我其慈母也義方則母而父也譬之覆巢遺  
卵翼之哺之以成穀雛甫知飲啄羽毛未生而  
天遽奪之嗚呼痛哉母家不必贏而心常周九  
族惠不必博而仁自感異類娣奴奉以龜鏡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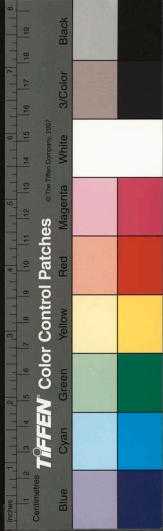
黨仰其沾丐故方其病也里間聞之而徬徨童  
豎相聚而飲泣其在官也囹圄私爲之祝釐坊  
巷爭爲之禱禳況以某少失父母煢煢孤露獨  
爲母哀憐之人而卒然承諱百身莫贖乃徒與  
斯役道路同哭而共歎也某尚何以爲心哉惟  
孺人告終之日令女皆不及訣而某得親承遺  
令奔禭含斂之事及奉遷南還惟冢嗣扶護而  
某亦得躬執引紼雖於罔極欲報無所聊藉此  
以慰令女終天之痛少貸萬一而已形歸丘壟  
神返室堂中外族姻親疎具存明水嘉蔬崩號

洩哀嗚呼痛哉

祭方羅山先生

甲子春

嗚呼前客上黨曾絨小詩兼畫墨竹寄候先生  
先生答詩二絕仍期歸日重尋舊遊及留京師  
先生從孫每道與居輒云強飯方究壽考胡罹  
凶裁傳聞之日將信將疑歸次淦陽驚噎廢食  
平生行誼高於古人學優而人不知材大而時  
不遇莫逆之契與余獨深福善降殃天道何爽  
嘉燧束髮締交今亦垂白俛仰閱世情好之篤  
言何可殫酌此斗酒聊展平素矢陳荒詠以洩





哀誠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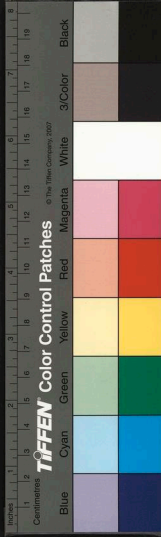
祭唐孟先

維天啓五年歲乙丑秋七月丁未

日新安

程嘉燧謹持炙雞酒茗奠於亾友孟先唐君之靈而告之曰管在戊午將遊上黨過君告行君隨入城止余樓中臥起晨夕以視余發傷其遠別又當病餘嗟嗟孟先此意何厚胡期一別永隔死生余自少通家第長一歲及爲同舍且逾三載其閒觴詠之會風雨之夕鏗然賡清言爲鼓吹忻然秘殘墨於筐篋相得之深衆莫能測

莫逆之契口不能言匪獨聊以樂飢亦可終焉志老自漂零數千里潦倒六七年凡足跡之所經耳目之所閱心手之所營驚魂洞目之觀滿志會心之際靡不思君在側期君抵掌今雖森焉欲吐誰爲聽之聞君疾革亟思余歸及余將歸忽承君訃今來哭君庭草再宿生死濶絕天實爲之嗚呼君有文而時不逢賈志而年不貸內行之美肖其祖父聞譽之譽愧其朋友顧惟子之叔父賢而知子是能志君之幽永君於後余雖後死將從無生攄詞洩哀聲淚俱咽不知



所云嗚呼哀哉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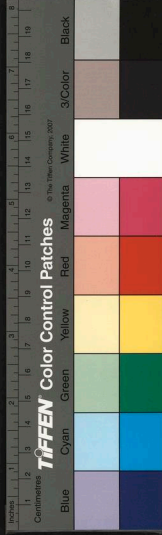
祭龔方伯代子翼

於維司空助在大常居三達尊巋然梓棗啓慶  
於公累葉重光方岳之賢元精所降薰然其和  
嶷然其方拔藻摘文雲錦天章動容吐詞佩玉  
鳴璫才氣無前湛盧干將悃悃無華菽帛稱薌  
當其响噢春雨冬陽時而彈壓烈日清霜初宰  
巖臣旋登望郎建節南海擢藩大邦百城肅清  
勢擊披猖一辭歸休鳳儀朝翔平泉之圃聯白  
之堂公所遊息素園墨塲公之逍遙鄭圃濂梁

晏處榮觀蝶化鹿藏游於無何帶適屨忘嗒然  
以居爭席避場翛然而徂化宮帝鄉憶余童年  
公遊膠庠舊第久虛託庇偏廂通家之好時折  
輩行五十餘年俛仰在亾公之外孫謂余舅章  
弱息賢孫嗣爲僊伉公督甫着徵詞奉觴文肅  
之文厥詞煌煌今老而傳矢祝陵岡故帝之言  
將道批糠曷不旬日溘焉降喪更賀以弔入門  
帷幄爵告几筵有涕淋漓嗚呼尚饗

祭龔方伯代沈

邑之仕族冠冕唯龔祖孫後先蟬聯鼎鐘第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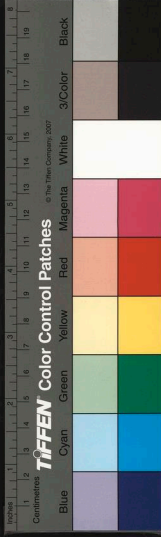


歸然甲於城東過者必式肅焉敬恭維管尚書  
掌邦司空玉帶袞衣婆娑里中伏臘嬉娛洽  
鄰翁相望百年俎豆儒宮爰啓方伯接武鉅公  
承宣外藩薇垣比崇玄髮歸來翛然冥鴻幅巾  
林園商略叅同斟酌道德遊心淵冲折節寒峻  
降顏牧童某之先祖方伎是工傳之三世逮及  
愚蒙叨庇鄰宇承公下風獲侍童年笑語從容  
嬰穉疾疢召相治攻逮諸郎君惠好日隆託借  
阜廡以息微躬如依芝蘭如蔭椅桐傲福先人  
仰玷華宗眷此兔絲永附喬松嗣爲婚姻忘其

織洪期公萬年比覆始終賀者在門忽焉承內  
典刑遽頽邦國殄空汎黍葭苕曷任憂忡酌醴  
寫哀庶其鑒衷

唐叔美哀詞

孰志意之果邁兮而顏之輯柔孰智識之蕭遠  
兮而力勤以周孰年命之不將兮而行能則脩  
爲善未必福兮遽掩諸幽嗚呼憶與君飲兮維  
仲之秋於城東隅兮水木脩脩桂華團圓兮枝  
葉相樛上有鳴蜩兮下有遊儵與子鼓掌兮錯  
觥交籌或蒲與奕兮將去而留期茲蕭爽兮晤





言相求俄子伯兄兮養然有憂謂子遘病兮幸  
且少瘳曾不幾日兮溘焉彌留吾徒寡偶兮靡  
薰與藉惟道之合兮中心綢繆念子之嫩兮終  
難匹儔朋友道喪兮舉世悠悠當其嘯杏兮微  
逐嬉遊競指天日兮誓同戚休倉皇中路兮掉  
臂夷猶更化險巖兮破轅推輶或轉入室兮反  
操戈矛視爲故常兮謂能沉浮孰子之義兮慷慨  
同舟蹈河拯溺兮潛泳與泗觀者膽裂兮潏  
然汗流君視爲恬兮不避艱尤孰子之勇兮赴  
義糾糾妖夢是踐兮孰知其由夢經廟孺兮有

物見收豈子婞直兮俾司察孔抑天夢夢兮廉  
貞是仇來舉斯觴兮我無牢羞歌以虞殞兮送  
歸山丘

祭傅太孺人

嗚呼憶余童年師門周旋獲與令子肩隨後先  
俛仰如夢三十年間於時太君始罹百艱恩勤  
操持茹荼如甘以勗令子爲時豪賢家以熾昌  
如至之川我管未髫今且華顛歲時登堂壽母  
踴然旣耄敬恭履豐若淵人遲令子久閑飛騫  
晨夕色養所得已偏況也令德嘉聞翩翩匝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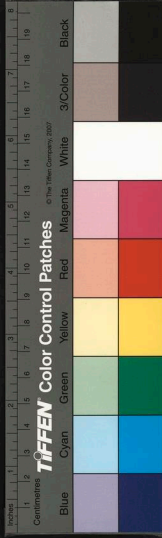


人爵刺肥策堅晚乃弄孫秀眉便娟含飴以哺  
其樂嗚嗚胡方百祿遽此災躔自夏徂秋屢損  
食眠我適行役中心有愴及我言歸丹旆在懸  
匍匐以赴握手涕漣已卜時日往祔新汗我反  
傳信俾銘諸玄屬我書石以副雕鐫親好之故  
忘其螻蚋妍潔此一樽告哀堂筵

代表翁李受伯祭金母文

嗚呼惟我兩家自先大父與尊府君皆締好於  
未遇之時蓋已五十年於茲不肖生晚且遲不  
及見其遊從之密與夫嬋婉之盛而其風流則

宛然可思及余先子之敦世講爲兄弟也內出  
肝膽之相副而外斥形迹之相疑雖極今世之  
所稱膠漆者而皆情莫與夷故繩之兄弟之事  
太夫人也不待稍有知識耳承其淑德而方在  
髫髻卽已拜炙其容儀雖其內則之備慈訓之  
深不可以悉紀而殫知庶幾乎織則酒食之議  
而鉅則門戶之持居盛滿而祇肅履阼危而透  
迤有豫不怠有盈不弛雖歷順逆踰衰髦而罔  
或闕虧故不獨稱其大節卓爲賢達之母而迹  
其細務猶鬱爲女士之師是以年躋八十條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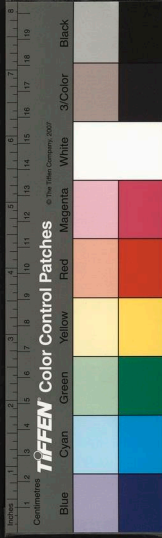


厭世而人悼其速有子休顯未卽祿養而人歎其遲承夫人之寢疾而憂形於色猶冀其少瘥而卽安也而喜見於眉固宜天之所助神之所福逾大蓋以期順而胡亦止於斯追惟先大父母之不祿與先子之奄棄而視太夫人之壽考也則已不啻朝菌之速謝而槿華之夕萎此繩之兄弟尠哭堂下莫此一卮不能不痛心於木風之感而聊以寬孝子之悲

代錢二丈祭金母文

管輅伯謙少而歡焉兄弟之好匪獨姻連知有

賢助內治則虔上逮尊章得其懽顏以睦族媼人無閒言吾兄卓犖賢豪滿前文史之暇閒以長筵孺人咄嗟貫醇擊鮮及其織嗇節縮米鹽婦職之共豐約靡嫌義方以資慈訓寔兼伯氏早世形影煢然朝夕拮据弘濟其艱以翼令嗣趾美於先堂構靡虧旣美且完葺有新廬雖有新田母於斯時旣老而傳方萃百物日承母歡毋屏弗御縉粟是安肅肅敬恭罔逸罔愆陶母栢妻圖史炳焉今古所稱方茲詎賢壽考令德亶得其全將屆耄耄耄耄焉上仙尚惟孝誠曷不





百年時日之良祖載而遷里閭興悲行道辛酸  
豈伊親舊有涕汎瀾抒詞寫哀以侑豆籩

祭孫履和

維萬曆歲丙辰秋八月五日功服友弟某銜哀  
緘詞遙告於亾友履和三兄之靈曰前兄書來  
云病未差欲令兄子介歸侍而未得父命恐病  
且有瘳而輒行非兄意也執意不三日而兄已  
歿於寢耶郵至無別函寄余知兄之病而怠也  
而終無一字以相訣耶兄之倜儻忠信強志足  
藝美不能盡書與兄之卯角燕好出入遊處死

喪患難相卹情亦不可盡言獨十餘年來子容  
我處子勞我窘子病我老尚思得常聚首杯酒  
言笑如往時以暢其心曲且商畧其送歿養生  
之事有無通共田廬相依而竟已矣嗚呼尚何  
言哉四月朔余與令子介留郡候院試而生外  
孫余喜題詩寄兄由六安達兄喜而張之壁倉  
黃困頓之中想於此一破顏而已兄之次子會  
已畢婚亦孝友而慧又賴其舅氏爲兄經紀存  
歿兄恃此少慰矣自顧區區頽然未歿既貧且  
懶其於後歿者之責無少可自矢承兄之計哀



不能涕秋冬歸計未可自由撫棺一慟未知何時聊屬令子介爲余奠一觴以告余哀而已搵淚舐筆猶若平生作書報子而幽明永隔兄之神明尚必能鑒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鄭閑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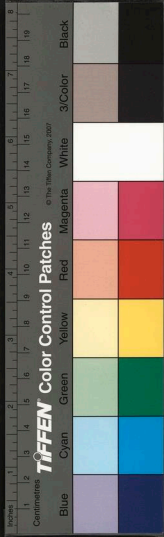
乙丑夏

昔聞好學賢人所難兄日孜孜終始彌厲博文篤志後已先人遭時晦蒙幸以坎塲人士歸心遠邇流涕余與兄交時甫童非爾汝之好久而見親當予遠行兄亦就試相送執手學宮之旁孰云此分遂爾終古聞兄疾革望余之還嗟我

流落久在維繫兄雖尚殞草凡五宿過兄之居心疚腹痛適有旨酒酌而告兄輯君遺文傳君懿行矢無過軼是在後歿於乎幽明已殊精誠匪隔九原泉路盡此交期嗚呼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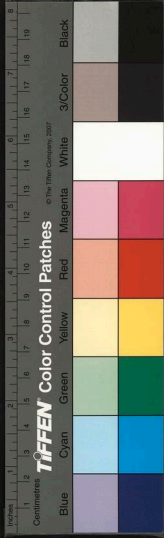
祭方方石

天啓七年歲在丁卯冬十月十有九日壬子通家弟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西壘叩頭授詞遣男士迪致祭跪告于亡友方叔兄方公之靈其詞曰維茲八月之晦江行次燕子磯泊舟登寺遙矚江山撫景興懷言念昔遊悼伯雨平仲



二兄之亡悽然欲絕何甫入都城值承叔于途  
遽執余手卒然謂兄以是月廿三日疾革彌留  
信至仲子奔喪行矣遂相視失聲徬徨決句悅  
若有失每經聞計之地心焉若抽傷哉天乎何  
奪我良友之酷耶某始識兄於弱冠之年繼而  
逾親相與莫逆者三十餘載晚從兄於官周旋  
晨夕六七年追隨冰雪數千里休戚之誼等干  
同氣膠漆之分殆有夙緣乙丑四月余方東行  
亦既展別偶遲入舟兄坐小輿觸嵐雨暮山徑  
復來款語林色向晦猶戀戀不能去兄雖不言

余知兄心意者憐其老而難其行念其出而望  
其歸余促之駕再三始去詎知此別遂訣終古  
億當瀕行雨中會於僧寮草請告之既兄益目  
擊時態仰天叩心以爲危身昌言無救于事在  
位緘默非心所安是以寧斥逐放廢而不再計  
也及乎身被削奪名麗黨藉兄遺書慨然不忘  
憂國之忠且聞居家神日舒形日愉飲酒不少  
衰宜有厚福胡遽長夜嗚呼痛哉我有急難誰  
爲營之我有妻孥誰爲卹之我具酒食誰與娛  
之我歸遊息誰與共之嗚呼孰無朋友疇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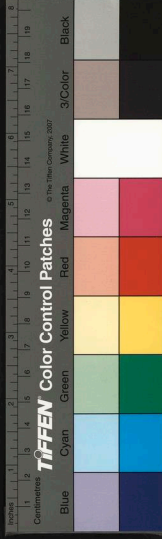




歿兄今棄我我生何依嗚呼痛哉兄志業修于  
弱齡德猷茂于強仕有經世之文章而自視若  
虛有犯顏之直節而守之若怯浮雲榮祿確乎  
不移方俟公論之定庶幾直道之行而奄忽殂  
謝人亡於瘁龍馭上賓遺弓夕殞匪獨平生遊  
好所爲私慟實天下有識之士所共痛惜者也  
然公雖云亡其遺愛在潞民正論在國史公議  
在天下後世于兄自可以無憾也兄之令子遠  
信計告屬述公行狀責在後歿敢有遺墮兄實  
臨之第念昔人千里赴弔束芻磨鏡獨何人斯

躊躇狼狽生歿虧恩中心如焚聲淚哽咽九原  
不昧交期如日遙酌斗酒神其聽之嗚呼尚饗  
莫李長蘅

維崇禎二年歲己巳閏四月三日戊午亡友李  
三長蘅之歿既百日且卒哭矣山中始致新茗  
中表新安程嘉燧乃復率男士韻拜兄靈几瀟  
而薦之自君云亡累欲致詞百憂攻中若焚若  
抽有語在臆有稿在腹開口操筆茫然失之嗚  
呼朋友之道貴相知心所謂惟識真者乃相知  
耳余既寡合猶好盡言屈指交契殆不數人求



其文字之知俱通繪事志尚之外同誓皈心少  
而權焉久而彌篤素交之內唯兄一人凡世締  
之好相益相劇相護相恤過於同氣幾如一身  
舉不足言方當視疾余出苦語勸子解脫至乎  
末訣子唯正念戒我遠離務相提撕期出生灰  
思與吾子多生歷劫夙有勝因君之神識今焉  
憑依叩之不聞蕩蕩嘿嘿嗟乎風流一逝襟期  
窅然人心之懸迴若蒼素雖有克家罕追夙好  
惟兄胤子於我臭味如兄平生余與忘年矢無  
少替兄之文章手所編削刊刻初就醉瀋殘墨

盎然元氣英英堂堂長在世間至於修短常期  
或生幻化又何深悼惟自顧凡劣愚惑沉錮未  
有脫期臨歿之言恐負良友以此耿耿日夕毋  
忘會將抖擻言出肝鬲兄尚聞之嗚呼

書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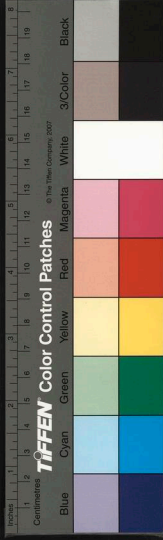
與方季康

維揚邸中得與仁兄及諸君子聚首信宿差解  
征夫牢騷之懷別後復一登焦山曾題小像讚  
屬瓜洲僮賫上矣初一日江行至京留宋比玉  
齋中一宿途渡江至南滁少遊瑯琊醉翁諸山



徑石拳礪斷齧如狼牙劔戟意非此中蹄跡弗  
習者決不能厝足也上關王坡南望兩三峰出  
白雲中疑是嵩高二室問道中人無能言者至  
天井關則所見齒萃卓雲諸峰峰杪盡碌碌墜  
谷底仰望峻坂盤曲窅窅如無道境瞪眎微覺  
人馬轉動耳百餘里至澤州又前次高平卽古  
長平人潞州境似漸夷實太行之巔天下之春  
號稱上黨不虛耳昏曉寒燠與中土異暑舍疏  
敞高寒便夏晝無蟬夜無蚊六月雜衣單夾正  
如三四月在兄寓時風氣耳以此知古人河朔

卽短衣蹇衛兀兀風塵中半月而達汴比渡河  
陟太行抵上黨則閏月晦矣賴庇筋力差可支  
吾未至委頓幼兒鞍馬上下更輕矯少休署中  
夜與兒子追叙所歷跋履險絕便如說夢又恍  
惚如隔世事可知眼前憂喜色陰器界無一真  
實可一笑也當未至黃河百里外望見太行如  
黑雲亘天際吁駭突兀始疑其非山也行二日  
抵其麓峰巒森列齒萃皆拔地卓雲觸目盡茫  
寬荆浩障子前人多產關隴蓋圖所見也初上  
山十餘里羸馬皆悲鳴不前其徑皆羊腸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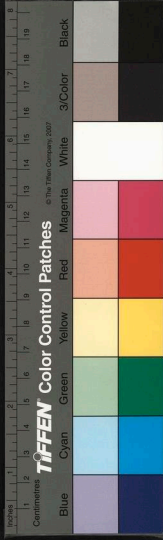


無暑可豪飲非逃暑也此中多名酒嘗之略偏  
羊羔白如乳泉但微甘風骨似襄陵爲勝惠山  
珠麴殊不可忘登頓之餘幾亡飲情未幾而主  
人有安仁悼亡之戚因茲索莫兩月以來覺百  
念灰冷雖筆墨習氣索然嚼蠟淡境亦自有味  
但無由策進耳方叔近爲按君首薦有治冠一  
時村堪大受語討邸報中兄已見之前廿七日  
赴省克房考今方在事南場主司到日或尚不  
至更期此時若淵行先諸君事已大定矣別後  
不知宅眷何日取到敝舍畢竟居停何所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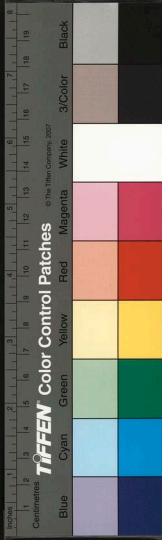
之利更稍裕否淨業益精進否閒居孰與往來  
有以爲樂否風便願聞之也

答伯雨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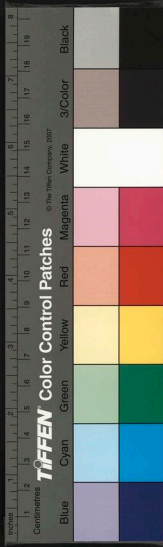
月首便郵南還計仁兄當已北上遂不附書及  
奉手教詢來役知屬各安善爲慰弟蒲柳之  
姿昨歲一病萬念灰冷猶以業深累重依投故  
人平生習氣盡如嚼蠟閉門靜思四十九年之  
非舉非真實雖饑寒切膚憂患灼心無一在者  
以此隨事照了以自調伏以當策進而已臘下  
畏寒已不復入京握手眇然無期惟枯坐暑齋



聽兄捷音兄名理遠勝僕乃思與之晤言兄豈  
爲是貌言者耶弟姑妄言之夫以高世之才而  
屢困于尺牒者非文之不工識之不精而或者  
氣之不振也氣之不振則其利害得失有以攫  
之已雖以黃口學語小兒苟視其言以爲榮辱  
未有不索然者惟正吾之所以浩然者而其神  
暢其光燁矣卽佛氏所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  
者倘亦是耶非耶吾兄一爲印可之當不呵其  
妄語耳使還告速不及作詩奉寄郎君不及另  
東隆冬加意保膏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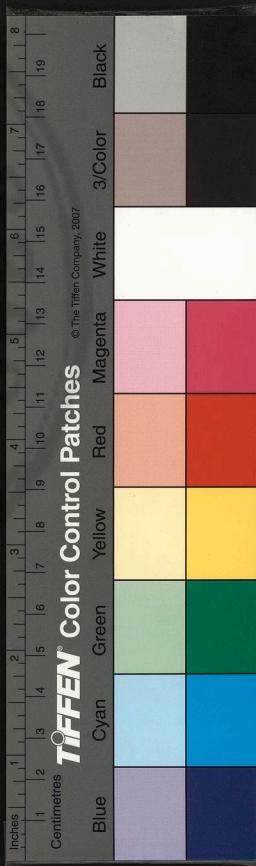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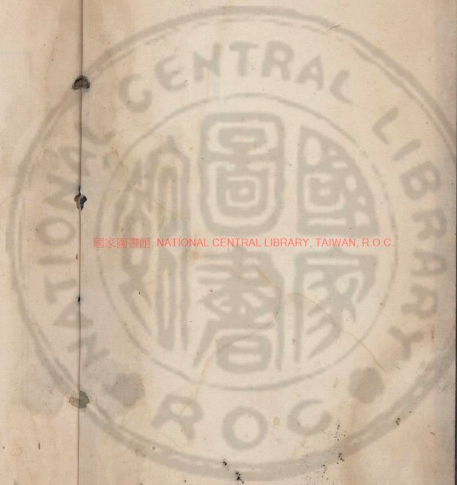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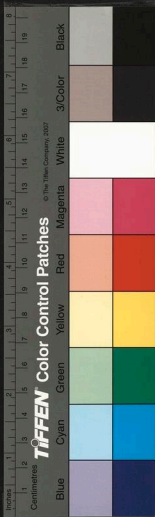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65922 v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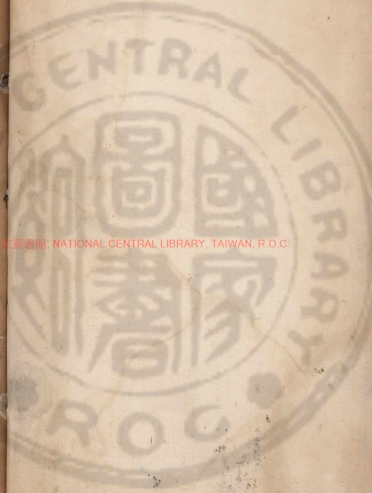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枉顧敝居正屬秋暑無由少淹車從旣行唐棣  
達兄走謁出城值小童悵悵而返是日聞行期  
在廿九羽明兄在十九本擬過貴城更一握手  
項長蘅郡城還知旌旆已在閩門豈兄行元十  
十九而僕聞之誤耶悵然悵然計追送猶或可  
及而下體患癘頗妨行立且秋熱尚可畏遂復  
齟齬念足下行矣會面之樂杳然無期感兄虛  
懷相知之雅思咥狂夫之愚託于贈言之誼不  
自慰其迂且踈也平日私心愛兄簡於人事恬

瞿起田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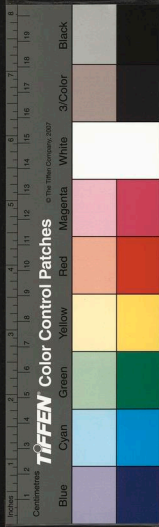


於嗜欲專好讀書敬禮賢士此數者所謂好善  
優於天下者也今將奉簡書出宰百里其超軼  
時俗而追蹤前哲當易易耳但世道久喪流俗  
浸壞其不肖者固以鹵莽苟且相爲波靡而其  
號爲賢者亦多踔厲搯切以矜氣作之以充心  
乘之雖足皎皎一時而于道終未光也僕以爲  
君子之善爲政者莫若愷悌老氏所謂鎮之以  
無名之樸務月計不足歲計有餘之政存之勵  
精而行之簡易其事上也恭而有禮其御下也  
法而有要使百姓實被其澤斯真濟時之賢而

無忝于民之父母矣其他南北風土異宜廣狹  
煩簡異途以兄之通敏淹博其弛張盈縮必能  
各中理解獨謂兄之恬淡寡欲和理靜深可聖  
以太上之治故輒忘其愚聊吐狂瞽以冀高明  
采擇也臨楮揮汗不及宣展覽畢幸置之勿令  
不知者相詬詈到京暇中還書時惠好音長途  
自加珍調以慰馳想

子柔兄

三月曾從瓜洲奉書何日始達左右中及錢兄  
田價曾有處分否近即報已推起用望兄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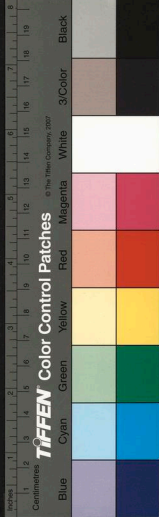


周全之以濟家下空乏弟賴庇在此粗適獨經  
歲不得家鄉一字兒輩固駭不及事亦何至此  
老母病妻時一嬰懷此外只念平昔追隨語言  
之契如二三兄弟一時風義不可再得今冉冉  
皆老矣唐四兄明年便已七十許人及此便發  
歸興道路阻遠衣食乏絕且復耐此譬行脚頭  
陀還都自撥置耳今子想已學行文筆資天付  
何如今秋歲事佳否山右徵發搜餉騷動閭閻  
若東南積逋併徵恐民不堪命奈何東虜猖獗  
朝論章皇朝廷漫無可否邸報新聞皆可傳笑

吾儕久擔杞憂今更不可言矣新令公莆田到  
未新政何若東方君錫三谷子魚諸兄仍時會  
否長蘅時入城否行之近况何如相知俱不及  
書見時道意

與長蘅兄

二月得兄手書及詩喜慰不可言男兒墮地行  
藏苦樂要皆前定然觸目時事如此衣食粗給  
養親課兒與賢從諸故人杯酒情話但能胷中  
度世便翛然可自老矣閑孟意頗不自怡彥逸  
述花時極相念非老慵恐情戀棧正學隨緣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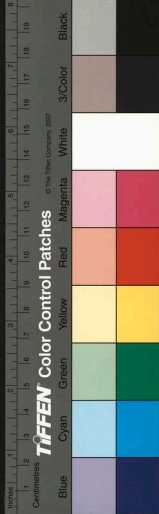




順耳去冬得交光師楞嚴疏於舊聞稍覺豁然  
又讀大報恩心地觀金光明諸經於中得未曾  
有第餘習難盡世累難遣恐終無抖擻日也兒  
子志俱下劣石甫差強人意云兄有意造就之  
則大幸矣大兄近來情興如何相知雖不在書  
疏有無得略寄別後詩篇便足慰意無際聞欲  
買宅東家不知成否緇仲與何人同事子石時  
在里中讀書否無垢家令郎後生想翩翩來韻  
頑矣子薪養生時相過否客中惟以忘懷任運  
取適  
多作書見時俱道此意

唐叔達兄

得冬月手書喜慰不可言舊年終歲無家鄉一  
字討家下必有不可知之事至正月六日始得  
夏間家報幸且平安東坡所云豈世間因緣故  
以此相調伏耶老兄生朝春物韶麗遙想親知  
賢從之樂酒闌啜茶當復念弟遠客每思齡年  
追隨以至皓首中間觀劇之切風義之篤宜稍  
見之敘述一時文字苦未能盡客中時有酬應  
遂未暇作舊年寫經曾自畫佛像亦欲寫一軸  
奉寄須長夏齋月爲之遇的當郵信方可寄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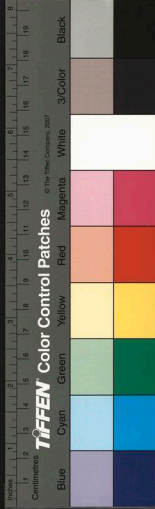
耳路遠易致浮沉也紫石英藥肆無大者學道  
按臨時集中覓之當必有可架筆者伯安君會  
君立俱不另作書顓兒正兒時時教督望諸郎  
君相與扶助之

與子柔兄

正月六日先得夏間手書及詩數幅喜慰之極  
人日曾有一詩前稿寄歸顓兒曾以呈覽否續  
又得季冬還書兒輩俱下劣信無可奈何相知  
父執勿棄絕之猶望于萬一也舊冬因上司來  
刷印五大部經因而讀大報恩心地觀諸經又

得見交光楞嚴疏似於知聞稍能豁然即欲窮  
覽卷帙多無由卽致耳兄行時欲教除習氣以  
東坡子由喫麵事相勗飲噉時便思一種平懷  
雖遇佳酒不甚愛戀兄冒寒少飲固無害然經  
云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豈可更自放逸也行之  
兄已抱孫子魚家亦可望此俱不及作書令耶  
作文寫字想日進益閑中臨寫稊帖此處刻手  
不草草榻得一紙寄覽雖近見戲稍有合處幸  
一二示之

寄比玉兄



松園復齋集卷一  
舊年終歲不知家下消息正月初六日始得兄  
十一月轉寄小兒六月書中始得釋然後又續  
得長蘅諸親舊書益大快長蘅云望比玉過吳  
相會不知曾一往否今歲雖不得比玉書近日  
求仲緘十月與渠一札正爲區處家下缺乏之難  
爲悠悠不開痛癢人抑掄然而吾儕委曲緩急  
周恤之誼則無所不用已夏間雖兩遣阿堵接  
濟一從瓜洲一從臨清然尚俱不知到否想爾  
時必有一達以此知人生饑窘困乏各有前緣  
解救自合早晚都非可置力也生事寥落然料

兄應不至困甚但彈指又是科舉兄能謝人事  
少飲酒單精賈勇爲背水一戰否此却人事應  
爾非謂富貴反可力致也僕精力稍健于往時  
爾日酬應筆札頗冗作書不能悉愛女尚留侍  
老嫂否潞紬一端奉用乞檢到

寄鮑谿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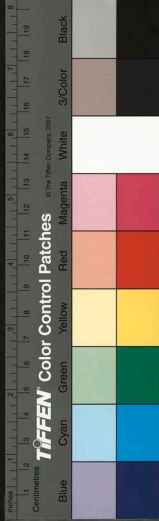
春間得報書及新詩累紙反覆之忻然移日終  
年與迪兒俱粗適七月閔湘之至云兄曾惠書  
塗中舟破以淹滯失然相聚談兄娓娓如同  
起居者不翅數矣聞籃出門動經旬且能隨





俗沅應甚佳吾兄天機清發可謂有遠神兼以志節何患不精諸古人方書流傳至今其人皆虛靜無求以高韻輔精理妙於觀物而特寓物以發其辯者也閒居讀梵策道經轉有入處每清夜平旦廓然無營時自覺累心處難盡耳杜少陵詩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千載達人猶不免爾况於吾儕頃相知書來云次兒稍勤苦思治生然總之早卑儕俗略無志尚以吾言之大兒雖迂情多疵病識量差較優耳前囑子柔頻視勸兒輩頃還書云究竟全不由人

不獨成虧有命卽是非亦有命善乎斯言非見道不能爲此語蓋草木臭味區已別矣雖造化莫能使之—聖賢域外之觀正不以此累心至於磕着撈着未免嬰懷皆是世情我相極蠢極陋之見可一笑也吾鄉山谷迫狹性多耿介罕融通雖知學道者無廣大心迺者聞兄家居與吾同病姑縷縷及此非聊以相寬直是至理苟不如此所謂大惑者終身不解宜時時以此自破其障礙耳歸期似在明冬形神若佳或隨緣一至都下水至渠成都不作隔日計也續刻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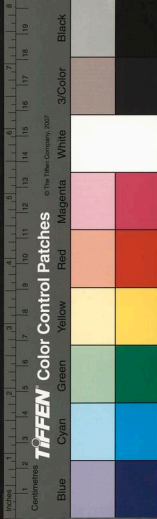


丙午以後詩寄一本奉覽欲作季康震甫書適  
手懶會中先出近刻示之尚當致全册且爲道  
意

與錢受之

去冬得兄還書日望鄉郵南來遲兄得雄之報  
頃見家書尚未分曉初冬邸報知已入都君奉  
太夫人舟行起行當在夏春之交矣前示以汪  
君序文又教方叔以收養豪俊勉以當世之務  
懃懃懇懇足令人感奮迨者朝廷一新杞憂未  
已患在廟筭不預師老不休士論紛而民力困

耳欲與兄哆口橫議者非一事轉復自笑姑且  
已且如有言醜虜不足煩天下全力但宿重兵  
境上聚積穀京師可坐致虜首有能不河漢其  
言者乎非獨罕工于策敵者殆亦鮮忠于謀國  
者知高賢同此歎也長蘅書來言明年將奉母  
移居西湖似欲忘懷進取念其貧尚當資祿養  
柰何總之出處不盡由人出門四年宜作歸計  
意尚欲一至丑臺已老不復出遊或隨便一至  
京師俱未可必兄來秋定出典試會面未知何  
時言之愴然近偶見徐青壁扇頭書畫有高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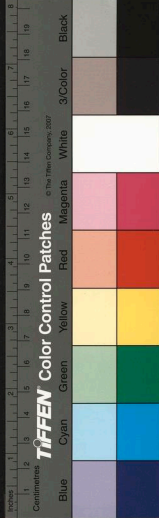


大似元人是兄同門訝居常未見亟稱其人何也刻近詩三種自丙午後多無意爲文者寄兩册暇中聊與同調共之外少作仍千餘篇共十五卷時有所點定名之曰浪淘集俟見兄與起田相聚時更出之相與絕倒無意於身後人耳目也一笑

與鄭閑孟

每得兄書必媿媿竟幅瑣細曲折真當面談去冬聞飲量大減情興蕭颯并不得兄一字固已懸念夏間正叔長蘅書中乃聞兄病漸損眠食

久欲奉訊前發家書時偶一慟遂不能執筆大抵吾輩多屬情癡少年志猛氣盛又不自愛今各半百垂白衰病豈非應得屈指交舊入鬼錄者僥倖已多若論五濁惡世陽燄空花本不足沾戀兄是有信根人越此病苦當勤精進如救頭然平日信服不論僧俗勝友導師得其一言半偈自求解脫懸崖撒手明了一大事所謂朝聞夕歿正在於此纔不枉却平日些子聰明也身方在二千里外循方乞食巴吉家口作法語相勸勉豈不可笑然正可見世緣如惡又聚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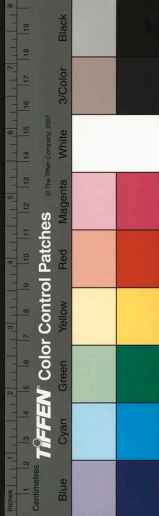


網極卷殺好漢兄比我女無子省却大半累  
碍勿作世人有子萬事足蠢語頭灰見識下尋  
求也懇親近明眼人求出頭路千萬千萬吾鄉  
旣無國醫宜謹慎調養少進藥物彥逸友愛極  
篤當用吾言不更作字

慰懼起田

別後無日不懸念九月二日宅報至尚云平安  
續後漸有訛音不謂遂得計報尊公精神骨力  
十倍於僕而奈何遽止是耶痛哉昔先君之終  
亦僅五十有九易簣之際手書示不孝以二子

俱在身傍爲幸以爲再活二十餘年或于不在  
傍亦無取焉以此知兄之晝夜兼行抵家依回  
牀第含笑永訣不可謂非天意矣僕迂拙無比  
而尊公辱知之方有卜鄰東臯相依終老之約  
縱兄亦不我遐棄而哲人交期永託之泉路今  
羈孤衰羸之夫不幾長慟欲絕耶臨行同臥起  
見兄中夜苦嗽私心懸懸晨夜跋涉頓懼此茶  
酷氣力何以堪處僕不敢作尋常唁慰泛語然  
母以毀滅性聖經所戒兄賢者胡可不自省自  
抑也千萬節哀強食僕附方石兄行李冬月定



惟照管  
可到家卽當匍匐几筵以雪一慟茲不遑多及

宋比玉

客中得兄書屢出苦語望僕亟歸只期一會面  
便還閩中不復更出語語悽斷至不堪再讀僕  
七八年羈離幸而未死去年冰雪經塞垣輿疾  
抵故山去死無幾矣白度形骸不能更支吾數  
歲欲於旦夕間爲兒曹營小窠穴以養子孫守  
丘壠然心計愈迫促事情愈踈慢終年碌碌荒  
居歸橐已罄尙未能發足東嚮不惟親知相訝

相怪而自驚自笑至通昔不眠亦可憐矣本謂  
吾兩人襟契隔濶之久非千里命駕十旬對榻  
卽滿束累幅不足傾寫遂不欲寄一緘而亦詎  
知縷縷苦懷至於此極也去秋見黃像之除歲  
見方若壑皆細訊兄或言神王如昔或云酒戶  
少減憶每興發痛飲不止行吟達曙不寐卽使  
減損亦未必不佳中年宜澄懷觀妙時讀莊老  
養生之言務令神怡志滿乃佳也前年失隱峰  
師唐孟先去年又亡一雨師今歲又死徐汝康  
早晚東歸觸目傷感何以自存猶幸唐妻二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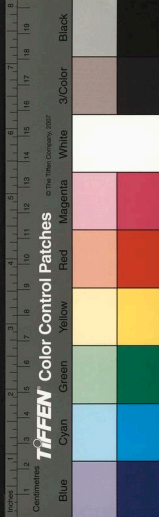


兄健在耳僕久絕筆不作詩雖強塗抹應酬亦  
多惡道惟旁詢博訪諸好事家造墨之法已自  
造得數百丸售之可以資生藏之可以傳後正  
欲乞兄古篆八分小書爲製銘贊之類鐫勒印  
式與松圓墨共垂遠耳今略寄上一二種先與  
賞鑒家共之秋間稍暇當至白下見兄及會季  
康像之諸親知過維揚將公之于通邑大都正  
月已緘數笏寄錢受之京師矣長蘅近有書至  
云嘗復遊湖上約過杭日覓之適若壑行草草  
附此柬是後吳中便郵望示我近况顛兒廸兒

俱在此早晚仍携大兒侍行有小冗不令作啓  
啓

迎新潞安府尊楊啓 代方石廿二

伏以渙號鷓班疏榮虎竹朱幡熊軾拜庭知天  
府之尊丹筆鷄香出守借型郎之重指麾屬吏  
歌舞編氓恭惟 某官鑒宇清明量陂閱霽玉  
衡水尺人物莫先其占裁金馬碧鷄文章共推  
其卓犖冠兩京之吏而緣飾以儒總九流之長  
而研精于律釋之洗天下之獄黃霸號庭中之  
平舉臯陶爲士師方詠歌于九德命召公而聽





訟將流化于二南唯河東一郡之股肱尚煩卧  
治謂上黨天下之春背宜屈撫循暫出入于承  
明夙便蕃于睿睠進丞兩寺不踰朞歲而再遷  
出守一麾豈待三年而後召某親民作令以吏  
爲師欽承師保之臨叨侍幅員之下天垂燕厦  
人託龍門騎竹而迎細侯願備前駢之趨走舍  
榮而蔭南國敢希後効于桑榆

謝鹽院王

伏以竣命臺驄駝榮薦鸚監臨河山都運之權  
兼稟察于六條主司文武綜覈之權遂不遺于

一介豈期孤拙冒此殊知竊惟山右鹽監之饒  
係天下軍需之重領以轉運使監以御史臺隨  
所灌輸悉行節制九邊之蜚芻輓粟半倚度支  
三省之吏弊官衰總歸澄按持斧而肅憲綱者  
不下五千里綰符而聽彈治者何止數千員每  
盈舉薦之常額而未盡收豈有州縣之庸才而  
蒙濫及若某者考宜書下才不逮中比及三年  
之資竟無一長之効幸逋計典已荷優容謬被  
甄收更隆恩造茲益伏遇 某官兩臺端望三  
晉隆權與日月爭光代山岳巡狩激揚清濁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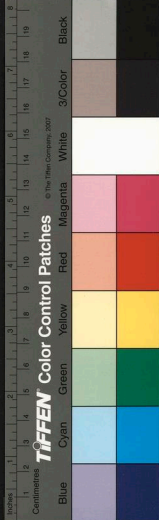
陸海珠寶之遺調燮陰陽作商鼎羹梅之用謂  
汲賢乃所以肅吏用人斯可以理財下采葑菲  
之微上厠薪蕕之列某敢不勉圖後効益勵初  
心戴鼎呂之片言奮鉛刀于一割齒牙措納莫  
申銜結之私頂踵捐糜永矢獎提之報

候楊侍御

正笏南床抗章北闕臺榭嚴斧質凜增重手朝  
廷廟算合機宜感懼傳于中外恭惟 某官代  
川岳巡狩與日月爭光九重簡在于眷知四夷  
想聞其丰采清霜烈日朝陽升而鳳凰鳴凌雨

震風節候凝而鷹隼擊踞犯顏而陳力上指斥  
于乘輿事引繩而批根首糾彈于樞柄務在肅  
紀綱以伸敵愾多方飭防衛以戢民訛忠言足  
以慰灰士之寃公論足以褫驕將之魄遂當大  
書于史冊豈獨傳播于摺紳某州縣下僚簿書  
賤吏幸緣座師之末契得通介紹于下風伏觀  
昌言竊增懦氣當聖朝岬師損威之日恨無報  
國之籌颺臺臣安內攘外之謨矢効得賢之頌  
候祝工科時祝公裕長  
治牛秀才

儼以金鍾在東序應霜節而山鳴玉帛來上台



望夕垣之斗氣幸值招賢之曠舉益深仰德之  
秘衷恭惟某官宇內大名省中首諫獻納光華  
日月斟酌呼吸風雷正色立朝出王魏陽城之  
右中興補闕在方召山甫之間朝論爭注意于  
安危明公獨兼資于文武以爲天明地察曾無  
依憑城社之大奸會茲雨震風凌適有麼膺門  
庭之近寇方厖廟筭屢借前籌選銳抽鋒合會  
猝之幾宜集餉繕兵悉老成之石畫目擊小醜  
剝膚之勢心分至尊拊髀之憂遙占寶氣于斗  
間俯聘席珍于幕下某雖備員小邑曾厠跡台

階奈是塵埃之姓名莫致寒暄之候問偶逢命  
使特訪儒生某已心壯其請纓顧力無由而推  
轂共看青芝赤箭喜並採于藥籠自惟俗李龔  
桃敢獨踈于門仍敬加手額聊布腹心

通錢探花

側聞霜節降而豐山鳴陽律吹而寒谷應自昔  
名賢上關氣運皆嘿宰化鈞以致微物亦妙感  
通竊各從臭味神交域外感泱私中恭惟某  
官天上見龍雲中鳴鶴人倫三吳冠冕文章百  
代宗師自首傳香案之臚音已心懸板輿之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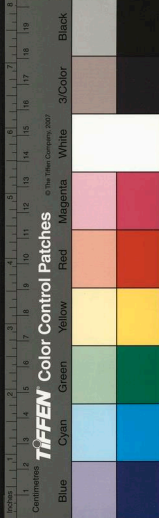


養于是道遙道山蓬萊之海娑娑詞源竹素之  
林絀蘭臺藜閣之藏啓副墨名山之業力窮蒐  
採手自編裁上下國家三百年勒成金石數千  
卷豈徒以備累朝不刊之典實將以正後人無  
缺之謨蓋心嘗先天下而憂志已任斯世之重  
浮雲富貴日嘯傲乎羲皇夢寐哲賢時訪尋乎  
屠釣悉宜召李泌于南岳何得臥安石于東山  
某章句陳儒簿書賤吏卽欲通名而未敢豈獨  
親炙之無階非有紹介之緣大出平生之望許  
齒牙爲羽翼期耶獻以翺飛蓋爲國育才不求

其備取人以友不待其交仰恃大賢爲依歸敢  
云模範俛矜小夫之局曲尚愧梯媒

張選部

側聞明鏡當懸德無疲于屢照洪鈞在播物有  
賴于曲成故吹律回寒谷之春而鳴鍾應豐山  
之候理神感召誼豈徵覲伏念某擁腫枯姿蹒  
跚鈍質晚叨榮于一第坐糜祿以三年雖有烹  
鮮之小慈殊無宰割之長技敢當匠石之顧妄  
意躍台之鳴值茲閭閻推髓以剝膚公司捉衿  
而見肘在小吏幾無自全之策而大賢尚弘觀



過之仁恭遇 某官銓鳴九流權輿庶品人倫  
月旦言垂褒貶之春秋天府文昌手酌國家之  
元氣區分涇渭罔匿纖毫器任梓材不遺菅芥  
幸承桑梓之餘廕竊陪桃李于公門屢奉清塵  
嘗蒙潤色更少回于未照便可望于地恩敢不  
俯叩丹誠上于玄造庶金徽叶奏庭無半額之  
桐珠暈含暉岸有不枯之草

迎孟節推

伏以首奉宸綸光贊麟符之重掌推郡節佇凝  
燕寢之香敢後騶迎祇先雀躍竊惟漢官約法

吏感循良虞典陳謨士資明允迨秋荼之密布  
須藻鏡以高懸而况波涉未流境臨上黨土風  
懍怯市獄繁滋勾稽領一郡之股肱風采司兩  
臺之耳目是稱劇任妙選鴻材恭遇 某官闕  
閱高華文章魁傑玉衡水尺鑿裁鑿鑿以纖毫  
巨闕湛盧遊刃恢恢于肯綮屢騰薦鶡三兆祥  
鱣是能飾吏以儒遂用引經斷獄福星按部占  
貫索以夜虛化雨隨車解繁霜之夏集某恭聞  
除目喜備屬員未緣負琴以前駢聊輒沐函而  
稱賀歸誠六察曷勝燕厦之棕仰庇二天如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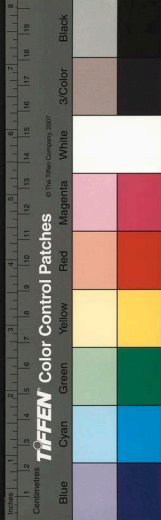
下列宿已懸于天上聲光行冠于斗南響奏桑  
林特妙恢恢之技和慙巴里敢希颯颯之音猥  
荷傾懷過蒙揆翰一函信榮于十部什襲已重  
于百朋某芻牧無能寶鄰是幸方困塵埃之役  
未遑雲霧之披喜垂露入懷臭味已沾于草木  
將高山仰止庶庶永託于桑榆

代上周冢宰代方伯雨

冲皇踐阼隆簡任于大僚元老掌邦被麻光于  
寒峻敢自忘其僭越輒上叩于台嚴恭惟某  
官銓宰九流權輿庶品久隆碩膚于赤舄重愛

顧命于綴衣遂馭八柄以釐臣工總六典以治  
邦國雖刀筆堯庫之材而畢錄豈文學掌故之  
職而或遺益大之則爲作興人才小之至于搜  
揚側陋太陽一照詎希降燭之光廣厦千間無  
復向隅之士某少遭坎壈久困科程頃就教於  
滁陽日拜塵于孔道折要斗粟雖久隕其家聲  
矢志一鳴尚思奮于場屋倘賤子之僥倖蒙真  
宰以王張庶流覽生輝荆璞免道傍之盼洪音  
斯賞朽材收爨下之功

謝劉按臺薦



爲國孰大于薦賢感恩莫先于知已當主上宵  
衣旰食正側席以需才在小臣露肘捉襟如履  
冰以救過敢希薦揚之典矧叨特達之知寵極  
若驚感深欲涕伏念某冒恩一考蒞任四週歲  
當羽書徵發之類仍日見膏力催科之不繼息  
肩無地擢髮何辭豈朽才可望于梧枝非大力  
孰爲之提拔茲蓋某官誕膺神考之未命洪  
贊冲聖之不基簡擢中宸監巡右輔全聖賢至  
大至剛之浩氣秉王道無偏無黨之至公如大  
冶之鑄人而妍醜不遺如止水之鑑物而纖毫

畢肖儔敢飾以掩言蠟貌獨兼收于馬渤牛溲  
猥以匪才誤茲盛舉愧沃焦之無術何有甘霖  
懼止泊以未涯敢云舟楫緣權宜于濟時之急  
着遂姑借以破格之品題片語不移仰注陶鈞  
之重小才難副恐虛銜鑑之公某敢不策勵駑  
姿勉酌鴻造雖齒牙拙訥難宣私感于私衷而  
頂踵捐糜誓竭報恩于報國

代司道壽行省憲臺

帝輔四星元老呈祥于南極地維五岳上台誕  
降于崧高繫茲不世之賢真爲應時而出恭惟



某官網緝毓秀翕闢資華手調玉燭之和身  
贊寶符之重召公以父師之德保釐東郊方叔  
壯文武之猷作蕃右輔致雨暘寒燠之時若俾  
昆蟲艸木以得宜休徵爛五色卿雲和平協八  
音琴瑟仰茲高厚宜爾熾昌歲俾有千當繼億  
公而獻頌福陳嚮五式符箕子之敷疇某濫領  
節旄阻陪賓綴適恭逢于燕喜遙助祝于兕觥  
長依日月光華天祚黑頭公相屢見蓬萊清淺  
地行白日松喬曷整揄揚祗增忭舞

山西撫臺

伏以挺器曲成仰荷大鈞之力高文下賁式昭  
華袞之榮載當貺問之匪頒益覺慙惶而罔措  
恭惟 恩臺霜明日瑩地負海涵山甫不剛不  
柔申伯允文允武如泰山喬岳之興雲雨而物  
不知其功如麗日和風之散陰霾而世莫名其  
瑞際三朝鼎新之會正萬方渙汗之初羽檄縱  
橫日聞秣馬厲兵而獨軫閭閻根本之計戎車  
朽鈍久沿銷烽臥鼓而申嚴室家桑土之防手  
揆趙營平籌策枕籍過師胸藏范老子甲兵擅  
裘落膽諱屋無向隅之泣朝廷釋西顧之憂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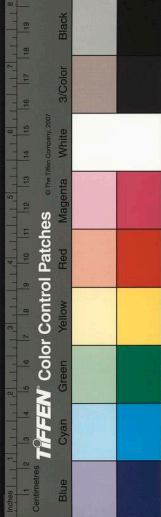


一夫不獲爲已辜撫四時成功而勇退此誠元老之功衛社稷大臣之澤被生靈者也某一介豎儒三年屬吏功深塊圮造埒生成樹彼高岡之梧桐植自公門之桃李方矢懷于報德更游被于寵光儼然十部之臨渥矣兼金之貺捫躬曷稱鏤腑難忘龍節虎符日切衮衣之戀黃扉丹閣佇需芮鼎之調

程吏部

伏以弱質無庸冒踐伏蒲之地大廷多闕深懷補袞之慙適貺問之遠加益兢惶之并集竊惟

六科之職百責攸歸朝廷方廣開言路以弘濟時艱人臣當亟圖治安以仰酬殊遇以書生而浪籌邊事以庶品而僭議樞廷深慙才識之疎有負獎成之厚恭惟 台臺德基麗峻量宇清明汪洋若千頃之陂覆露同萬間之厦嘗銓衡庶品選隲九流協王道而無黨無偏體大臣之不如不吐胷中懸人才之鏡妍媸莫爽于織毫筆端鼓造化之鑪頑鑛悉歸于陶鑄人倫月旦言垂褒貶之春秋天府文章手酌國家之元氣某感深噓植誼埒生成猥蒙溢喜之詞荷切匪



頌之賜益重增于蚤負莫仰副于鴻私徒有祗承未知圖報聊沐緘而陳謝拜首屏營佇夙駕以趨朝齋心踴躍永藏之好非面曷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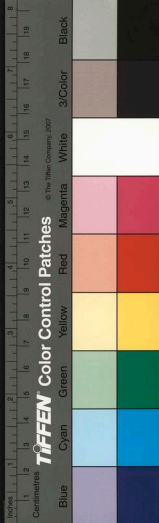
戶部主事汪康謠

伏以禁掖冒躋方懼素餐之誚台函寵賁遽蒙華袞之褒情已溢于分涯愧適增于感次恭惟  
台臺風猷卓偉資望宏深白雪陽春之調高朱絃踈越之音古當脂韋成習之日而強項著聲值楷模道喪之餘而抗顏自若遂踈榮于宸簡爰晉命于版曹使節牙籌掌許于蜚挽禁喉

之地綸巾羽扇指麾于戎馬槍攘之衝卒資方略之奇旋觀蕩平之績豈獨璽書之褒美將虛卿鉞以疇庸某叨列班行愧無補塞惟奉職之無狀卽通候以未遑猥辱眷存寵之貺問比百朋而匪重何由報以瓊瑶同十襲以爲珍可但藏之懷袖

郭按院增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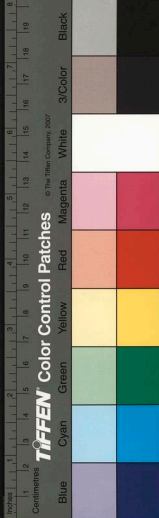
伏以小器曲成仰荷大鈞之力高文下賁式昭華袞之榮載當貺問之匪頒益覺慚惶而罔措恭惟  
台臺霜明日烈地負海涵輟殿中法從



之尊按山右監臨之重山岳動搖于指顧草木  
咸被其威名協王道而無黨無偏體大臣之不  
茹不吐持衡如明鏡止水妍媸莫爽于纖毫容  
才若大冶洪鑪頑鑛悉歸其陶鑄亨衢有掀雷  
奮蟄之勢向隅無震風凌雨之嗟旱作甘霖雲  
膚寸而成澤日躔法宿陰見現以日消某力借  
栽培思同塊坳方矢懷于報德更浡被乎寵光  
儼然十部之臨渥矣兼金之賜捫躬失措捧領  
何堪盥手魚緘恍綯鄒雲之麗翹瞻驄繡長依  
卿月之聯

梅大叅

伏以言路弘開冒占久虛之選昌辰再覲未懷  
攸伏之賢承脫問之遠加覺兢懷之總集恭惟  
台臺文章卓犖資型閔崇千英萬傑才名四  
友八元門閔羨漢卓矣巖廊著蔡八年疏鑿方  
遺隱然林壑夔龍卓矣巖廊著蔡八年疏鑿方  
深于禹功一德誠通尚虛于說命書之竹帛如  
班史之傳河渠賴以灌輸卽劉晏之利漕挽豈  
特望高華使久已福被蒼生某近臘禁垣夙欽  
風渠愧奉職之無狀卽通問以未遑猥辱高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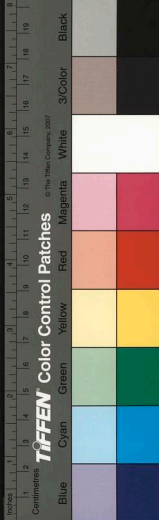


先之存貺比百朋而匪重何十部之足榮華袞  
爲施徒切銘藏而永好緇衣托詠尚思推轂以  
颺言

趙尚書彥山東巡撫

伏以蘭臺雄峻職亞于中台槐級穹崇位高于  
北斗朝廷特加賞功之典班行共推戡亂之奇  
選邇騰歡中外傾慕切惟尚書之貴視古之三  
公本兵之權卽今之兩府惟論道經邦之佐乃  
克擢居非安民定國之功詎容驟躡是僉明德  
用允具瞻恭惟  台臺命世人豪爽那駿詰忠

貞亶其天植文武協于時施以畢公保釐之尊  
當祈父爪牙之任執干戈而衛社稷力張暉暉  
之師奠疆宇以策勲庸躬履堂堂之陣當妖民  
之煽禍率王旅以徂征卒定潢池復全安堵傑  
鯨鯢而築觀無遺織芥之憂銷刀劍以歸農大  
起瘡痍之色豈惟三齊奏蕩平之捷頓令四夷  
華窺伺之心實建元勲宜隆異數乃君子卑以  
自牧大臣美而弗居益厲匪躬之忱將有無窮  
之問承謙攜于翰劄續晉賀于轅門首叙保魯  
之功奄龜蒙與鳧繹載造攘夷之烈竹虎拜干



昕朝踴躍之誠手額以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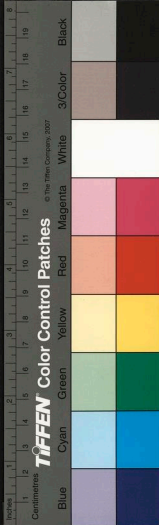
南工部郎中王道元

伏以袞職常懷愧乏一絲之補尺書遠賁忻逾  
十部之榮適貺問之駢加覺慚惶之總集恭惟  
台臺天才卓犖大節瓌琦德業夙稱于楷模  
勲庸久高于敷歷典四門之胄監儼乎韓氏之  
斗山司一代之垂工煥矣虞廷之制作乃文章  
遠齊水部簡命已晉台司繫浮雲于太清俄急  
流而勇退貞玉一磨而愈瑩精金百煉以益剛  
適當國論之昭明允愜士心之歸向某午辭簿

領冒踐班行徒深仰德之懷愧乏推賢之力乃  
蒙謙挹遠辱眷存華袞榮施矢珍藏爲永好緇  
衣託詠將風佩以無忘

開德兵備周士昌

伏以翌崇臺臬佇膺內召之榮恩浹葑簷久切  
去思之詠眷深綦履感積佩銜恭惟 台臺德  
宇淵澄英猷開濟風采上傾于宸極羽儀夙表  
于巖廊雅愷俾以宜民允文武而爲憲當載馳  
于華轂藉式遏于危衝郊圻免震風凌雨之虞  
藩維有磐石太山之固角巾羽扇妖氛靖掃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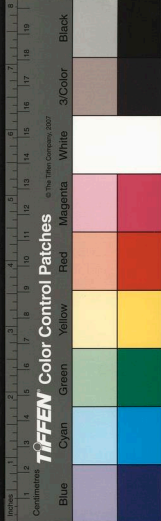
指麾玉節牙旗風紀肅清于廉按豈惟璽書之  
褒美將虛袞鉞以疇庸某叨蔭部民備員諫列  
愧奉職之無狀思通問以未遑猥辱記存寵之  
緘睨徒馳神于英蕩恍屬搖旌爰拜手于郇雲  
真同拱壁銘衷未矢占謝曷宣

四川撫臺朱燮元

伏以天生碩輔外統藩維帝冊崇階內兼樞柄  
朝廷特加端右之任中外共倚安戢之功恭惟  
台臺蔭宇恢弘英姿開濟吉甫文武爲憲方  
叔克壯其猷肆超拜于中臺允宣勞于全蜀秉

貞倡義在險愈彰應變出奇臨危益辦感激而  
風雲動色指麾而草木皆兵用能保乂生靈攘  
祛兇醜遠敷聲教克奮皇威枷脛牽頭駢戮闕  
廷之下推心褫鬼坐制尊俎之間特晉貳于本  
兵畀專隆于督府佇觀有苗舞階之來格旋加  
文臣疇邑之真封某備數省垣紆籌疆畫喜屢  
聞于凱奏承懋賞于褒綸方缺慶函遽蒙存貺  
仰惟大臣勞謙之美居然昔賢公遜之遺龍節  
麟旂願切銘勛之盛袞衣赤舄載深瞻詠之懷

三邊總制劉敏寬





伏以名賢上開氣運尚虛推轂之誠高誼藹屬  
雲天遂有誨函之及兼施寵賚曷克欽承恭惟  
台臺氣貫扶輿神鍾河嶽允四朝之耆德係  
一代之宗臣風采遠振于華夷勲望兼資于文  
武范老拜龍圖而鎮西夏克國臨金城以制諸  
羗皆身係安危功伴造化顧風猷之克壯胡雲  
卧以自安名常赫于龍庭心每勤于王室噉兼  
十肉非遺矢之廉頗馳且兩銜寧據鞍之馬援  
坐挽強而破的閑秉燭以治青洵哉龍馬之仙  
姿巋然熊羆之王佐某夙叨隣邑久渴下風思

求舊以折衝念昔賢之補牘乃蒙覲問適用棟  
樑詔几杖以造昕朝盛事佇追夫郭令錫衮鉞  
以行邊面膚功行邁于周宣想望之誠踴躍無  
任

趙同卿健

伏以衮職常懷愧無功于獻納台函鼎及慚缺  
候于興居顧謙挹之過情覺祇承而罔措恭惟  
台臺三朝碩德間代宏材膺冲聖簡懷之新  
當老成登庸之會勲望素高于敷歷羽儀卓冠  
于中朝久居薇省藩轄之司晋掌銀臺啖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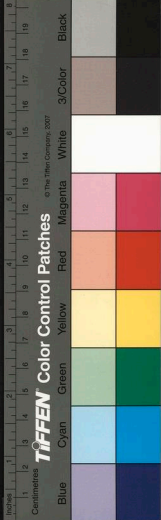


地精神折千里隨所向以無前風采播四夷綠  
去思而彌切拯生民之阽危而加之膝推異類  
之心腹而輸以誠乃角中勇退于林泉綸帛特  
疏于宸陛亶惟求舊濟此多艱宜紆叱馭之忠  
復上懸車之請載敦召命趣對斯朝某忻覩新  
除雅懷高誼曲荷情文之被彌慙候問之踈所  
冀勉慰蒼生亟起東山之臥少紆素尚徐庾泌  
水之歌瞻企之誠屏營曷旣

候福建陳撫臺代瞿學憲九道

伏審輟班內殿總制外臺烏府風清肅紆繩于

銅墨龍門翌峻標領袖于搢紳 某官道覺天  
民學優王佐文武萬邦之憲禮樂三代之英天  
下宗韓愈孟軻高名齊于北斗國中目曾參顏  
子雅譽冠于南州居至尊耳目之司在天帝喉  
舌之位皆身爲玉雪手擊風霜歐陽起一代支  
章回狂瀾于旣倒常袞總七閩連帥宴滄海以  
無波久煩鎮撫于崇牙尚屈調鈞之大手龍鱗  
鳳翼誰不慕于板綠魚目鼠乾獨早蒙于甄拔  
某自惟恩同吹萬誼切在三顧質朽難雕姿頊  
莫化自違墻仞逾缺寢興豈惟碌碌風塵之類



愧自通于丈席亦以悠悠寒暄之態匪圖報于  
師門頃承甲令書忠銓曹奏績將峻膺乎寵拜  
益邈絕乎攀瞻輒冒尊嚴瀝茲誠款庶青芝赤  
箭曾見收于藥籠楚芷江蘭尚容羞于釜錡

回通州楊運同伯兄同寮

帝鄉日近望崇權運之司鄂渚春還寵拜翻簡  
之貺瞻故人于霄漢傳芳訊于江湖申紙含情  
置懷增歎某切念夙叨維梓重忝通家緬追過  
從奉教之緣皆爲俯仰消竄之地自經紀于家  
故遂竭慶于王程旣履會城忽更年籥都無游

戲翰墨之暇徒有拜典案牘之勞將戒輶軒式  
親校閱懼目力之易竭計足跡以難周言念平  
生恍懸夢想 某官雄材蓋世偉望匡時昔展  
麗驥于治中嘗輓蜚芻於西路爰資繕國籌邊  
之略付以沿京煮海之司予以管幹轉輸考稽  
贏積用清牢盆之禁遂搃衡石之平信儒者能  
治五材俾王政孔修六府詎獨運鞭能箠抑將  
調鼎是需敢圖遠惠德音曲敦舊好寵踰素分  
獎溢情涯侈堂構之家聲祗慙負荷叙門闈之  
競爽適痛摧傷兼拜方書特存抽引敬當公之





好事庶幾共揚仁風惜無玄晏之品題益愧葛  
洪之博物占裁云遽悚息曷勝

賀王豐興生日

伏承自天生德維岳降神猗歟社稷之臣巋然  
藩宣之望屆茲初度喜切深衷 某官王伯大  
儒公卿元冑江左雅推諸王之盛天下共欽元  
凱之賢蔚爾鳳毛居然燕領管飛揚桴鼓之際  
笑談筮策之間動九地之竒必資前箸决千里  
之勝輒伏中權能推異類之腹而置以心卒關  
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乃功高而弗伐亦有大而

能謙恂若書生退如處子某惟槐堂仰止夙願  
登龍蓮府載趨卽叨附驥望踰疇昔歡過平生  
周僕射巖若斷山高風屢折王安豐目如巖電  
英矜常流豈惟厠瓊石而增寵光葢已挹汪波  
而祛鄙吝顧自達德宇遽閱春陽序屬清和辰  
逢降誕遙掇响嘯以崇俎近勺雲夢以添觴願  
對揚天休于萬年嚮用皇極以五福申伯式是  
南國兼爲慮于萬邦畢公保釐東郊更弼亮于  
四世然後追黃石而侶赤松拍洪崖而凌白日  
難老之慶善頌莫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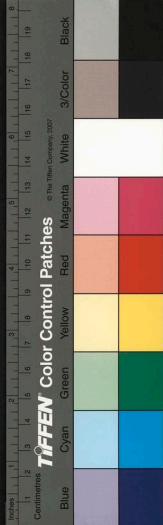
賀陳大叅

伏承顯膺宸制進秩大叅仍借鎮于節旄兼隆  
施于藩屏忻迓自天之寵獨沾雨露之私萬倍  
恒情同聲竊抃 某官冲德不盈大材莫器備  
經文緯武之略而歛之若虛處綜繁劇劇之司  
而鎮之以靜龍文函牛之鼎升斗詎能量其藏  
干將莫邪之鋒宰割豈能盡其利雖十旬累命  
未是殊恩一月九遷于公何憊惟是任之劇者  
居之自難其選而政之最者繼之益罕其人故  
賢者常綰通銜而國家特需久任况武昌一道

控制全荆山川總形勝之區人物居風憲之表  
承平既久備禦尤難守文則疎防虞繕甲則傷  
民力欲宣中和之讖無踰老成之賢江左得夷  
吾始安北門非寇公不可豈獨寮友之私願特  
繫朝議之簡知將需賢者可久之功以應中朝  
不次之位某自惟稚昧夙荷知憐庶幾始終獲  
出庇賴適勤較事獨遠登門鳴燕賀之私莫傾  
筆舌從雀躍之後恨乏羽毛

賀史按院生日

側聞楚江萍實光疑若木而增華荆南寘靈年



齊大椿而滋永是皆草木之瑞可介松栢之齡  
某官鎮世元龜鳴時威鳳完五岳三光未分  
之氣毓九河二華間值之英仁比騶虞表靈文  
囿直同屈軼指佞堯階予以綱紀臣鄰敷維皇  
錫民之極主張威福協上帝好生之心益在天  
爲星辰特與時作霖雨昔老聃居柱下史浮紫  
氣于秦關方朔侍金馬門隱歲星于漢殿不離  
法從之列卽是神仙中人何必鴻冥蟬蛻之流  
更假熊經烏仲之術皆列于信史徵彼前聞豈  
伊異人直惟時哲如天壽平格五臣四世以亮

周三壽作朋萬有千歲而保魯洵乎令德壽登  
有若詩書所稱詎云列仙荒唐敢侈見聞之陋  
某躬逢燕喜遙祝兕觥伏願長依日月之光華  
天祚黑頭公相屢見蓬萊之清淺地行白日松  
喬

年節謝楚藩啓

辛盤栢葉願陳樂語以稱觴綵勝金花先寵宜  
春而拜賜際千齡之希覲極一介之光榮捧領  
知恩撫躬奚稱 殿下綱緼降秀翕闡資華大  
道合乎自然至仁侔于陰陽如歲星所燭人盡





壽康化人之居物無疵癘騰文煒色九光連合  
于貞明合穎殊莖萬寶駢滋于藝植猶法江河  
而舍下象天澤之廣施或賞雲夢之田或設宜  
城之醴敢圖蕃錫輒被小儒篤眷寵于皇華儻  
榮懷于行李園珍爛爛後浮日之奇寶墨煙煌  
表屬天之氣屆茲徂膺餉以迎年狙如嶠而酒  
如澠無恨周南之留滯魚有鯢而鳥有鳳莫酬  
江海之高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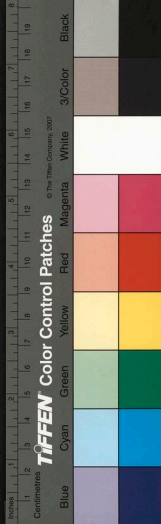
答湯興國

九秋直幹千頃澄波遵所聞以守官耻曲學以

阿世自書道州之考雖公論未臧于朝紳爭傳  
盛山之詩願私幸已鄰于宦轍朝犀切玉方共  
欽百鍊之剛截肪照車疇不賞萬金之寶某正  
思藉在先荷眷存兩喜之溢何多一字之褒已  
過適勞淹薄莫悉占裁

答同年莊長沙

某官經術閎深人倫高妙昔騰紙價于洛下嘗  
標文樣于省堂助教四門大學頌陽城遽去司  
農九扈南都稱劉晏復生庸登岳牧之尊臥護  
星沙之郡精金百鍊孰可擬其光華廣厦萬間



誰不資其覆露幸骨板鱗而附翼庶幾抉贖而  
披聾少寬失士之憂尚賴得朋之助懷清風于  
一鶴縮地爲遙奉芳訊于雙魚二天非遠第多  
君體貌似未知乎故人令我覩顏不幾同于俗  
吏

回鄧分守

竊惟岳渚江山助燕公之手筆零陵泉洞待柳  
侯以發揮自古湘灘之交粵多名賢之跡某自  
源江千里竊已懷芑二天方隨入部之使星適  
候東行之真氣于時褰帷按節暫駐光華托乘

載寶並叅英雋泛沉五齊自酬公瑾之醪華宴  
百金爭奉高陽之會攀仙人之飛閣追雅興于  
南樓陪侍讌言推鄭僑之博物摧揚風雅欽季  
札之賞音披霧仰天曠如發覆飲河測海浩矣  
無涯自謂一時可當千載而聚星易徙合璧不  
停明月再茲玄冬改籥軫歸軒而結想撫離從  
以消寬日親堆按之文行迫脂車之役未由趨  
步恐遂顛隕歸向之誠筆舌難旣未逢楚乙詎  
寄攀瞻雖寫吳綾徒傷閭澗 某官猥敦舊好  
曲委眷私追黃鵠以雙飛祇令心折附蒼颯以



千里益愴形分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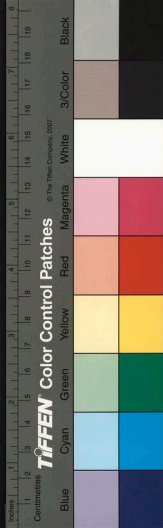
一樹菴造像疏

阿彌陀弘開誓願於五濁世接引衆生善男女  
專持佛名卽一念間往生淨土須見光明之像  
其成觀想之因自蓮池和尚力倡念佛化導有  
情值普門大師身坐道場興隆末法由是人始  
得聞希有難信之事咸知供佛及僧所在成就  
最勝功德之緣皆如憶子見母於時一樹菴兩  
沙門者飛錫雪山同衣天井并餐半粒小坐十

年松濤鼓萬壑鐘鏞多于七重行樹鳥音奏六  
時和雅宛若共命頻伽旣有居士捨宅半山豈  
無宰官書錢百萬普請大檀那衆同發四無量  
心金銀貲財稱力贏餘相好光明等佛出現是  
莊嚴非莊嚴八部人天無如此莊嚴之勝無福  
德是福德四維上下莫如此福德之多謹疏

募萬人緣買田施茶湯疏

顏巷半瓢千憂水釋虛家七椀兩腋香生况乎  
長安陌上日炙風吹卽鄴道中車煩馬殆孰五  
漿之先餽洵一滴以難消普光上人者不解文





字禪惟求真實法可謂花中薝蔔品外醍醐爲  
多生種福田與凡夫除愛渴骨貶衣縮食負水  
擔柴累功行垂三十餘年施茶湯及百千萬衆  
積杯勺成大海水沃焦腑如甘露漿仍爾顏齡  
發茲弘願將未燭熱惱廣破慳貪普請善男女  
各解纓絡寶珠要與大檀那共買祇陀金地還  
使勝因相續傳爲不盡之燈直教愛水乾枯同  
證無生之果謹疏

照徹蓮花峰下結庵疏

灰心覺五十九年之非未離火宅覲面叅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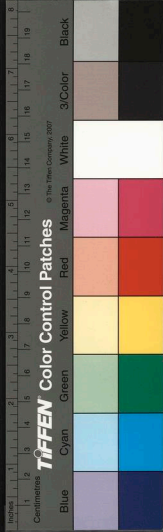
六峰之勝初見普門豈愁蓋頭一把茅何惜出  
手千金筵適有照徹上人者棲雲跂石立雪餐  
松道骨堅凝禪心自在得法于蓮池開士常住  
作臯亭主人偶邂逅成松谷幽尋便彷彿記靈  
山舊會方欲緣巖跨壑架竹編蓬酸措大總倒  
囊無半貫青銅冷禪和牢縛肚止三條黃篋他  
日還思向毗耶分座六時都將與彌勒同龕老  
人安知非贊歎自己之緣敢辭饒舌大衆要信  
是莊嚴當來之福卽肯發心泉石實聞此言草  
木同諸我願謹疏



虎丘鐵佛庵空谷樓疏

余嘗遊鐵佛庵其後爲樓九楹椽瓦龕覆墻堵  
初屬上雨旁風都無所庇今七年偶再過之且  
就圯矣庵主正元合掌向余曰是所謂空谷樓  
乃吾紫柏可大師所爲之頌偈而剏構焉者也  
請余讚所以落成之余未究紫柏師語而戲爲  
之難曰夫空本無谷而有谷皆空有樓非空不  
空非谷然則空谷之與樓其名得無障且碍耶  
僧笑而不言而余自爲之解曰子未觀夫谷耶  
夫天地間窪焉爲谷而空生焉觀其出雲氣而

納景光延清風而荅遠籟以至草木之霍靡而  
鳥獸之号音人物之遊處而金寶之伏藏夫孰  
非谷耶構樓于谷而在谷盈谷在樓盈樓谷與  
樓其空固無二無別而烏覩所爲障乎况斯樓  
之朝鍾夕梵卽空谷之煙霏足響也樓之埏埴  
榱桷卽空谷之土木塵礫也樓之金碧彩飾卽  
空谷之丹砂金礦也而且烏知所謂樓由此以  
談彼谷之空性不壞而樓之真體無作是故乞  
士當知谷性本空雖日庀材如山鳩工如雲譬  
則以穴貯風以掌承影挹而不積以無所受故



檀越當知樓體非實卽輦金若流水相帛如垢  
穢譬則覆木於海噓氣歸空捨而不繫以無所  
着故廢幾大慈氏之不住相而空谷樓之勝諦  
出矣正元合掌作禮請題爲號

同張尔唯薦于友疏

蓋聞孔語朝聞夕灰道本貫于幽明佛云夢有  
醒無心妄緣于生滅匪皈大覺孰拯沉迷伏念  
于友都察院司務沈公修福多生降材間世眉  
宇朗兩高之神秀心源濟三浙之澄陂少搖筆  
以成文早懸鍾而待叩漱酬芳潤吐納風流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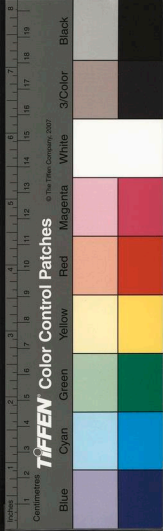
領聚鱣之堂乍轉棲鳥之府聊褰裳于宦路真  
脫屣于浮雲瓌璋襟靈遠追高竒輪囷志節方  
首修塗篋存乞米之書門有載醪之客當其毫  
奮紙落絲激肉飛方丈十旬頃刻千載名理譚  
居士之法應身現宰官之班詎意宴咲一昔之  
間速嬰陰陽六沴之疾俄相失于交臂空懷痛  
于百身攬遺墨以未乾循餘音其在耳嘉燧方  
戢形草土匍匐靡因學曾徒執手牀帷醫藥罔  
救信哉無常之迅速酷矣五濁之哀纏旋屆七  
辰投誠三寶仰仗大慈父之願力普作良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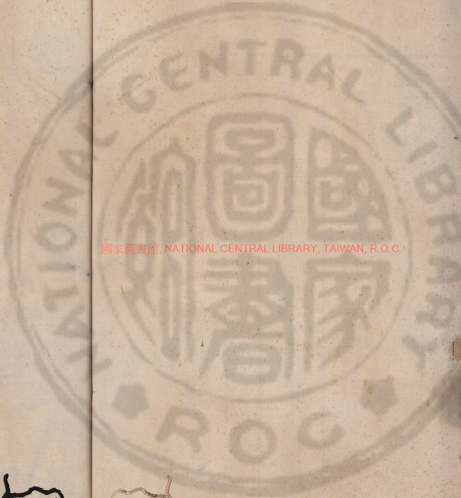




之證明盡洗綺語結習之緣依常樂我淨弘宣  
法華了義之偈入無餘涅槃一切見聞未離生  
灰謹疏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